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八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劉子

北齊劉晝孔貽傷已不遇天下婆娑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為劉勰又謂劉歆劉孝標作非也王應麟能海云北史晝著箱壁言高才不遇

精神

王世貞神清則明明則物不至矣

人不照於昧金（金外明而內暗）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瑩則妍醜自別）不鑑於流波（水流則不清）而鑒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靜而清則百物皆照）

防慾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八卷

從吾　焦　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劉子　北齊劉晝孔昭撰

蘇轍稱晝言高才不載北史

精神

防慾

人不照於昧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鑑於流波而鑑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

閑者情慾之路啓於好大者也目愛色令人致生大患

縱則生亡。未有不身為慾縱盈則害於情慾先亡其目口其生

抱慾則遷負累其身慾而得自害致盜賊則木折木過其技則慾

所以神者慾放之也若使人身之有慾寡欲而樹之有蠹也木

木以火勝故木之性以招焚火主本火誨之入以焚

火山煉。

明而情慾不能染也故林之無蠹而所以動火焰輝火出行

而火煙性息則情性微則性淡是以珠玉寶則應以不能附性

煙生於火而運於火木生於木而火過火故煙微而火盛木本

耳目以致一生主於離心

蕩入心以身以心一要於中中

呈傳曰養生所以養性養性所以防慾慾斷不傷其生矣

萬人彎弧(彎弓以射)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雖有不中者)萬物眩曜(眩人心志曜人耳目)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雖有不為慾傷者)煙生於火而煙鬱火冰生於水而冰遏水故煙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貞則情銷性熾則性烕是以珠瑩則塵埃不能附性明而情慾不能染也故林之性靜而所以動之者風搖之也(老子云風入山撼木入水揚波)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渾之也(土渾之則水濁)人之性貞所以邪者慾眩之也(慾能使人邪其性)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蝎(蠹木虫也)樹抱蝎則還自鑿身抱慾而還自害故蝎盛則木折(木遏蝎則傷其枝)慾熾則身亡(人身慾盛則未有不亡者)將收情慾先斂五關(耳目口鼻身謂之五關)五關者情慾之路嗜好之府也目愛綵色命之伐性之斤(色者戕害其性)

焦竑曰有心不若无心有情不若无情之為道

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淫声是以蕩心志 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味是以壞腸 鼻悅芳馨命曰熏喉之煙。煙能燻人之喉 身安輦駟命曰召蹷之機。安逸是以召蹷 此五者所以養生亦以傷生。

蜂蠆螫指蜂之尾能螫人則窮日煩擾蚊虻噆膚則通宵失寐。漢文曰緊數故成害 蜂蚊小害。指膚外疾。人入山則避蜂蠆。昔卯嵒傳云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在于懷袖勇夫為之驚駭 入室則驅蚊虻。皆吳猛不驅故 何者以其害于體也。

去情

魚不畏網而畏鵜。詩維鵜在梁鵜去食魚也 復讎者不怨鏌鋣而怨其人。網無心而鳥有情。鳥情在得魚 劍無情而人有心也。操劍者有心 使信士分財不如投策探鉤。使廉士守藏藏去声藏貨財者 不如閉局全封。閉其鐵局

劉子曰士之处世不以己之間々受物之汶々寧以己之饒々受人之誠々者乎物且如此人亦類然

而固封文何者有心若之於平不若無心之不平也有慾之於蕪不若無慾之不蕪也

韜光

翠以羽自殘羽毛綠用之以為飾龜以智自害龜可以卜人鑽其殼用之丹以含色磨肌石以抱能碎質此四者生於異俗與人非不隔也托性于山林寄情於物外非有求於人也然而自貽伊患者未能隱其形也若使翠斂翮於明丘之林則解羽之患永脫解其羽龜曳尾於賜谷之泥則鑽灼之悲不至仲尼曰龜去夢于元君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未鑽无遺策不能避刳腸之患丹伏光於春山之底則磨肌之患永絕石亢體於玄圃之嵓玉生于玄圃則剖琢之憂不及故竄叢曲岫之梓櫟雜木名生於

陵約曰亦頗所遇之时何如耳

積石巔貫青天根鑿黃泉分條布葉輪菌䃂硊曲也音奔足[illegible]其下。鵷鷟遊其顛浮雲棲其側清風激其間終歲無毫釐之憂。免刀斧之害者非與人有德也能韜隱其質故致全性也韜其質故主全其性路側之揄揄柳一名揵人採其條匠者伐其柯餘有尺蘗而為行人所折者非與人有讎也然而致寇者形不隱也不能韜其形也周雞斷尾獲免于犧牲周時賓孟边刻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為牧也出左傳山狙見巧終充招害唐昭宗播迁隨駕伎藝人有弄猴者猴頗馴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号孫供奉后朱全忠篡位取此猴令殿上起居猴望殿陛見全忠径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由此言之則出處之理亦可知矣。

崇學

雖不琢則不成器不磨則不宮（室）滅不可已也

樓昉曰教語從荀子助字篇脫味

夫蠶繰以為絲織為縑紞續以黼黻則王侯服之學爲禮儀緣以文藻而士人榮之蠶之不繰（治蚕者每以手繰練之）則素絲蠹於筐箱人之不學則才智礙於心胷海蚌未剖（若蚌生珠又吳都賦蚌蛤珠胎與月虧全）明珠不顯崐竹未斷則鳳音不彰（昔黃帝使伶倫伐竹于崐谿斬之作笛吹之則鳳凰[illegible]）性未鍊則神明不發蘊諸金木金性苞水木性藏火故鑽金則水出鑽木則火生人能務學鑽鍊其性則才惠發矣（才主知惠主達）青出於藍而青于藍冰生於水而冷于水寒使然也（青出于藍四句原出荀子言北史李謐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鏡出于金而明于金[illegible]使然也戎夷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語教使然也山抱玉而出木潤焉（玉蘊山含輝）川媚珠而岸不枯焉（珠藏澤自媚）口納滋味而[illegible]

心受典誥而五性通焉故不登峻岑（峻岑高山也）不知天之高不瞰深谷不知地之厚不遊六藝不知智之源故吳簳質勁（簳音敢箭竹也吳越詢伐謀因之竹為矢百餘万）非筈羽（筈箭鏃也羽矢翎也）而不美越劍性利非淬礪而不銛（銛利也歐冶子作劍必藉淬砺而利）人性譞慧（譞音旋智慧也）非積學而不成也夫還鄉者心務見家不可以一步至也慕學者情纏典素不可以一讀能也（讀音竇非一句讀可去盡）靈珠（人人握靈蛇之珠）如豆不見其長疊歲而大（歷歲之久）銑石如指不覺其損累時而折（以用之久也）懸巖滴霤終能穴石（太山之霤去穿石）規車牽索卒然斷軸（大車之索去斷軸）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然而斷穴者積漸之使然也故宣尼臨沒手不釋卷仲舒垂卒口不輟誦有子惡臥自焠其掌（有若讀書困卧以刀自焠其掌）蘇

海岳曰夫斈不可有所雜也杂則功不純而德不就故圣斈亦为要

注意雖親錐其股（蘇秦讀書欲睡以錐自刺其股）以聖賢之性。循好學無倦。矧伊庸人而可怠哉

論專學

夫兩葉掩耳。則冥然無覩。雙珠塡耳。則寂寞無聞。葉作目蔽。珠為耳鯁。二關外擁。視聽內隔。固其宜也。而離婁察秋毫之末。不聞雷霆之聲。（以專於察故也）季札聽清角之音。（昔季札觀樂知四國興衰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不見嵩岱之形。（以專於聽故也）視不關目而目不見。聽不關耳而耳不聞者何也。心溺秋毫。意入清角故也。使左手畫方。右手畫員。令一時俱成。雖執規矩之心。迴剞劂之手。而不能者。由心不兩用。而手不並運也。弈秋通國之善弈也。當弈之思。有吹笙過者

下而聽（心雜于鴻）則奕敗矣。非奕道暴深，情有暫闇，笙猶之也。（[illegible]其奕惡也）隸首（黃帝時人）天下之善算也。有鳴鴻過者，弦弓擬之。（思弦弓激而射）之，將發未發之間，以三五則不知也。（心雜于鴻也，非三五難算，意）有暴昧鴻亂之也。（鴻鵠恍亂其算法計也）瞽無目而耳不以察專於聽也。聾無耳而目不以聞專於視也。夫蜩之難取而粘之如掇，卷耳易採而不盈傾筐。（詩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專與不專也。是故學者必精勤專心以入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諷誦，雖入于耳而不諦于心（諦視也，即明也），譬如聾者之歌，效人為之，無以自樂，雖出于口則越散矣。

辨樂





五帝殊時不昧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礼各緣勳德應時之變故黃帝樂曰雲門（周礼以樂舞教子国子雲門大巻大咸磬夏濩武注雲門巻黃帝樂）顓頊曰五莖帝嚳曰六英堯曰咸池（莊子咸池九韶張于洞庭）舜曰簫韶（舜樂總名）禹曰大夏（夏大承二帝也）湯曰大濩（濩救也救民也）武曰大武（武王樂）此八樂之所以異名也先王開五聲播百音非苟歡愉心蕩耳聽其鏗鏘而已將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協律呂之情和陰陽之氣調八風之韻通九歌之分奏之圜丘（古若祭天于圜丘）則神明降（天神格）用之方澤（祭則播地于方澤）則幽祇昇（地祇降）擊拊球石即百獸率舞樂終九成則瑞鸞翔（奏一樂為一成至于九成書曰簫韶九成鳳皇来儀）上能感動天地下則移風易移俗此德音之音雅樂之情盛德之樂也明王既偃（風俗[illegible]變）

雅樂殘廢而淫音競興故夏甲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殷辛靡靡之樂始為北聲鄭衛之俗好淫故有溱洧桑中之曲楚越之俗好勇則有赴湯蹈火之歌各詠其所好歌其所欲作之者哀聽之者泣故哀樂之心感則燋殺嘽緩之聲應濮上之音作則淫泆邪放之心生故延年造傾城之歌漢武思靡嫚之色雍門作松栢之聲齊湣願未寒之服荊軻入秦宋意擊筑歌于易水之上聞者瞋目髮直穿冠趙王遷于房陵心懷故鄉作山水之謳聽者嗚咽泣涕流連此皆淫泆悽愴憤厲哀思之聲非理性和情德音之樂也

履信

訶宜曰信若國之大寶以卿之季路立信足以取重于世則信安可不重彼盟[illegible]然若視此可愧死矣

齊桓不背曹劌之盟。晉文不棄伐原之誓。吳起不虧移轅之賞。魏侯不乖虞人之期。昔齊攻魯求其岑鼎（昔禹鑄九鼎左傳云鑄鼎象物九與圖之之物皆鑄之于鼎）魯侯偽獻他鼎（不以真岑鼎與之）而請盟焉齊侯不信使柳季云是則請受之魯使柳季柳季曰君以鼎為國信者亦臣之國（魏公云在信不在鼎一言而鼎重万鈞柳季之謂也）今欲破臣之國全君之國臣為難也乃獻岑鼎。小邾射以邑奔魯（帰魯也）魯使季路要我君無盟矣乃使子路子路辭之季孫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何為而辞不為之盟）子路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不義也由不能矣夫柳季子路魯之匹夫立信於衡門而聲馳于天下故齊魯不信千乘之盟而重二子之言。信之為德。豈不大哉

海岳曰勢有順逆，人類人皆有順逆，之耳引牛操劍之喻足醒古之瞑冥行者

思順

今使孟說（音悅即孟賁古力士也）引牛之尾尾斷膂裂不行十步者[illegible]之條以貫其鼻（牛必穿鼻焉必貫絡）縻以尋綱被髮童子騎而策之風于廣澤恣情所趣（馳于廣澤之野惟意所適無不順其度）何者十步之行非遠於廣澤被髮之童非勇於孟說然而近不及遠强不如弱者逆之與順也（孟說引其尾則逆童子從其所之則順之也）司馬蒯聵天下之攻擊劍者也（精于劍附）令提劍鋒而掉劍觚必刎其指（即太阿倒持希不割矣意）而不能以陷腐木而況金甲乎（刎能與金甲爲敵）若提其觚而掉其鋒（持之順）以離則凡人可以陸斬犀象水戲鮫龍矣（二句出莊子）順理而行若執劍觚逆[illegible]而動如執劍鋒歟無傷手其可得乎后稷雖善播植不能使[illegible]

凌約言曰慎獨之一字最難審矣

稼久生逆天時也禹善治水鑿山穴川不能廻水西流逆地勢也人理才藝卓絕不能悖理成行逆人道也。

慎獨

蘧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句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于垌野夫婦之敬不虧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李白見而異之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

貴農

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民恃衣食猶魚之須水須用也言相賴為國之恃民如人之倚足魚無水則不得而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國失民亦不可以治先王知其如此而給民衣食[illegible]

許盃元曰農桑者衣食之源成国家之精神為脉其貴在王之人貴而重之此篇與晁家令論貴粟一書並行於世矣

穀旦正辰集嫉嘗陽氣憤盈土木脉發天子親耕于東郊躬桑于北郊國非無良農也而王者親耕女非無蚕妾也而后妃躬桑上可以供宗廟下可以勸兆民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后妃親織以為天下先是以雕文刻鏤傷于農事錦繡纂組害於女工（有用紅字）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源也饑寒並至而歇禁人為盜是犹火而歇無炎（火揚之盛矣上而不可歇）挠水而望其静不可得也（水挠之則清濁不分方員莫辨矣）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礼節故建國者必務田蚕之实而棄美麗之華以穀帛為珍寶比珠玉于蚕桑何若珠玉止於虛玩而穀帛有實用也

洪衍曰至此又歸並于食民食在于蓄積多蓄則民安即有水旱兵興可无害矣是一篇肯綮奏疏

假使天下瓦礫悉化為和璞。（下和把璞並玉）砂石皆變為隋珠。（隋侯□大珠□□治之後蛇銜珠以報故曰隋珠）如值水旱之歲。瓊粒之年。則璧不可以禦寒。未可以充饑也。雖有夸日之鑑。代月之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歸於無用也（以無益于用）何異畫為西施（刻畫其貌）美而不可悅。刻作□□□而不可食也。衣之與食。唯生人之所由。其最急者。食為本也。□□□□嚴苦。盡不可以代寒。室如懸磬。（如磬之懸言空虛也晉師襲謂晉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然）草木不以當粮。（草木非粮稷之具）故先王制國。有九年之儲。可以備非常救災厄也。堯湯之時。有十年之蓄。及遭九年洪水七載大旱。不聞饑饉相望。捐棄溝壑者。蓄積多故也。數之所以不滯者。在於遊食者多。而農人少故也。夫虹螻秋生而秋死。一時

茅坤曰仁以愛民民必懷之人

倪思曰此先王正順時布令仁愛之意未嘗不寓乎中

然而數年之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其為螟蟻亦以甚矣以先王敬授民時勸課農桑省遊食之人減遲役之費則倉廩充實頌聲作矣雖有戎馬之興水旱之沴国未嘗有憂民終無害也

愛民

水濁無掉尾之魚水渾濁而魚不遂土埆無威蕤之木土瘠埆而木不茂長政煩無逸樂之民故足寒傷心民勞傷国足溫而心平人佚而国寧人安佚而国未有不寧者先王之治上順天時下養萬物草木昆蟲不失其所獺未祭魚不施網罟豺未祭獸不修田獵鷹隼未擊立秋日書史勅曰鷹隼始擊當從天氣取奸惡以成嚴肅之誅不張罻羅張罻羅所以掩禽者霜露未霑不伐草木草木有生而無識鳥獸有識而無知猶識仁愛以及之矣況

王偉曰天下之式沿于相習成于積漸而挽回之机係于上人習尚乃棄太甚徐轉乃晋與患俗尚安得不端也哉

在人而不愛之乎昔太王居邠而人隨之仁愛有餘也風以之君而人背之仁愛不足也

從化

齊桓公好衣紫闔境盡被異綵（而境服華綵之服）晉文公不好服羔裘群臣皆衣牂羊（牂音臧○牂羊乃毛褐賤者服也）魯哀公好儒服舉国皆着儒衣趙武靈王好鵕鸃（鵕鸃鳥名一名白鳥鷂其毛美其色鮮明五采煥赭趙人用以飾冠）国人咸冠鵕冠紫非正色牂非美毳儒非俗服鵕非冠飾而競之者隨君所好也楚靈王好細腰臣妾為之約食餓死者多（史云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越王勾踐好勇而揖鬪蛙（楚越王憂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為之式從者曰奚敬于此曰为其有気故也）于是勇士聞而歸之国人為之輕命矣死者衆命者人之所重

吳兕曰或謂以下又移以效問太式兔伏頭地讓意如飛象

死者人之所惡今棄其所重重其所惡者何也從君所好也
堯舜之人可比家而封其俗善也桀紂之人可接屋而誅其俗惡也○漢王莽傳云
堯舜在上而比屋可封桀紂在上則利口𨷄非堯舜之人性盡之淮謂風俗之醇醨不自上人以握其離散
仁義而桀紂之人生輒奸邪而善惡性殊者染化故也是故明
君慎其所好以正時俗樹之風聲以流來世或謂上化而下不
必隨君好而人未必同也故唐虞之時而四凶殷紂之時而三
仁負○漢文帝儉漢文帝却走馬衣皂綈露臺惜百金之費后宮无曳地之衣而人庶奢庶人帝服
倡優后宮有賈大傅所羨者齊景奢而晏嬰儉晏子朝衣三斡豚肩不掩豆此未達之詞
也何者冬之德陰而有寒炎蕭丘蕭丘嶲地名夏之德陽而有霜霰以
天地之德由不能一於陰陽況其聖賢豈能一於萬民哉

婁室曰法不可廢允之不主釋甲而制敵也

婁約曰賞以勸善罰以懲惡頓所施何如耳

[illegible]

法術

神農不施刑罰而人善。為政者不可廢法而治人。神農無不治刑罰后人決無舍法而为政

舜執干戚而服有苗。征伐者不可釋甲而制寇。受服有苗不主不用干戚則征伐者豈去解甲而戰

賞罰

空懸小利足以勸善。利之小者徒足以勸人善

虛設輕威可以懲奸。威之輕者徒足以懲奸邪

釣復張厚賞以餌下。餌所以得魚此借用字又語云重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士

操大威以臨民哉

審名

黃軒四面。非有八目。夔之一足。必有獨脛。周人玉璞。其實死鼠

李摶詞贍

鄭人謂玉琢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為璞周人過鄭賈人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僕乃鼠也楚之鳳凰乃是山鷄。愚谷智叟。而像頑稍柳宗元謫居溪上更為之愚溪黃公美女。乃得醜名。魯人縫掖。實非儒行。東郭吹竽。而不知音。四面一足。本非真實。玉璞鳳凰。不足定名。魯人東郭。空濫美稱。愚谷黃公。橫受惡名。由此觀之。傳聞悠真。翻轉名實。美惡無定稱。賢愚無正會偕之蝵者。不察名實。虛信傳說。即似定真。聞野夫人謂之田父。河上姹女。謂之婦人。尭糭禹粮。謂之飲食。龍肝牛膝。謂之為肉桂。井得人。謂言自土而出。三豕度河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矣云豕行木上。凡斯之類。不可勝言。故孤狸二獸。九尾狐玉面狸因其名便合而為一。蛩蛩巨虛駏驉乃義獸也其實一獸。因其詞煩。分而為二。斯雖成

陵約曰名之鄙者君子所不道以因名害义也

知人則哲自古雖之非神識者莫能办之

其名而不知敗其實。

鄙名

昔畢萬以盈大會福。晉侃以怨偶逢禍。以其名有善惡也。本名盜泉尼父不漱。而孔子過于盜泉渴矣而不飲○出尸子邑名朝歌顏淵不舍朝歌辟盜聚歛之邑漢虞詡為朝歌長里名勝母曾子還軔。及曾子至孝不過勝毋之里出淮南子亭名柏人漢后夜遁。何者以其名害義也。

知人

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鼈為隣。驥之伏也。孫陽即伯樂未賞。必與駑駘同櫪。士之翳也。知己未顧。亦與庸流雜處。自非神机洞明。莫能分也。非神机動見分明鮮有能办其賢否故明哲之士。士聽之於聞察

袁坤曰圣矣現人不待成功現无知荐陳平蕭何荐韓信豈必待成功而后識哉

之於未形而監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矣若功成事遂然后知之者何異耳聞雷霆而稱為聽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是故孔方諲之相馬也雖不追風逐電（漢王褒云須追奔電逐遺風万里一息）絕塵掣影而迅足之勢固已見矣薛燭之賞劍也雖未陸斬玄犀水截蛟龍而銳刃之資亦已見矣故范蠡吠于大竇文種聞而拜之鮑龍跪石而唫仲尼為之下車堯之知舜不違桒陰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汞目眉睫之微而形于色音聲之妙而動于心聖賢觀察不待成功而知之也陳平之弃楚歸漢魏無知識其善謀韓信之亡於吳水蕭何知其能將（言於高帝曰餘人之士不足惜至如信者國士無雙）待吐六奇而後明（陳平六出奇計）破趙魏（韓信）而方識哉

師宝曰無忌識侯生于夷門智伯待豫子以国士二人犹為未報知己信知人之難未易遇也而世人祇徒自悲耳

芽坤白国未有不需于督者矣未尝无益报国者歷观自古得矣之敬則矣豈可自存哉特患

知人之難未易遇也。侯生夷門監者抱關之隷。見知于無忌魏公子信陵虚左迎侯生延之為上客豫子范中行之亡虜也豫讓始事中行繼事智伯家知于智伯名尊而身顯榮滿於當世。雖復刎頸魏庭。漆身趙郊。為智伯豫讓漆身為癩揣情酬德。未報知己。虚左之顧。無忌知侯生國士之遇。智伯待豫讓世之烈士。願為賞者授命。猶瞽者之思視。躄者之想行。[illegible]終不得開。足不得伸。徒自悲夫。

存賢

峻極之山。非一石所成。語曰積土成山豈一石能成山凌雲之榭。非一木所構。臺榭之構非一木之支狐白之裘。非一腋之毳。趙良對商鞅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宇宙為宅。非一賢所治。是以古之人君。必召賢聘隱。人臣則獻

知唐昇二八〔雲臺二十八將〕流睦七之美周保十亂播濟濟之詠仲尼之
在衛趙鞅折謀于木處魏秦人罷兵高奇未亡獻公不侵子玉
猶存文公側坐以此而言則立政致治折衝厭難者峯賢之效
也夫連城之璧瘞〔埋也〕影荊山夜光之珠潛輝〔隱晦〕藻浦玉無翼而
飛珠無脛而行〔二句出老子〕揚声於章華之臺〔楚靈王所築者〕炫燿于綺羅
之堂者蓋人君之舉也賢士有脛而不肯至者蠹于於幽岫〔山各以肴峯无〕
之間屬智於紫華者〔士遂華而居〕蓋人不能自薦未有為之舉也
其人也
故黔自碎首以明百里北郭刎頸以申晏嬰所以致命而不辭
者為國薦士滅身无悔忠之至也德之難也臧文仲不顯展禽

劉棨曰为国荐賢若如此蔽妄知彼斯成后人之明鏡

海岳曰士之垂休光显當世者莫不代人為之吹瑩彼之二子犹然况臣之抱才智者寧无藉吹瑩而能身光名显者哉

知柳下惠之夫不与立仲尼謂之竊位。公孫弘不引董生。仲舒為膠東相汲黯。卧治淮阳將為娼賢。虞丘不薦叔敖。樊姬恥為不肖。東閣不達髦士。為國人害。不如能獻賢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見漢紀斯前識之良。後代之明鏡矣。

因顯

夫火以吹爇生焰。光明皃鏡以瑩拂成鑑。照物之妍媸火不吹則無外耀之光。鏡不瑩必闕內影之照。故吹為火之光。瑩為鏡之華。人之寓代亦須声誉名于世擾揚其以發光華。發舒其光猶北火鏡假吹瑩也。今雖智如樗里。才若賈生。居環堵之室。無知己之談。望迹流于地。声聞于天。不可得也。柳下惠不遇仲尼則貞絜之行不顯。未免

王世貞曰譜托附以成名托物托勢以成便

於三黜之臣。無恥之人也。季布不遇曹丘則百金之諾不[illegible]
離於凡虜。無羞之人也。二子所以德洽於當時。而聲流于萬代
者。聖賢吹瑩也。

托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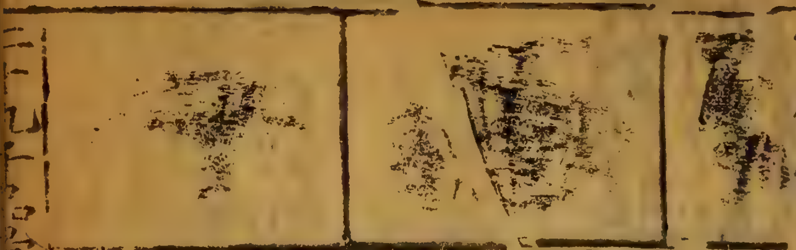
夫含氣庶品。未有不托附物勢以成其便者也。故霜鴈託於秋
風以成含夆之勢（杜詩云殘行向陣排雲去万里西風振羽輕）騰蛇附于春霧。以希
凌霄之遊。蟨鼠附於蛩蛩。（蛩蛩巨虛兼獸也）以攀追日之步。碧羅附于
青松（蔦与女蘿施于松上）以茂凌雲之蕊。以夫鳥獸蟲卉之志猶知因風
假霧。託峻附高以成其事。何況於人而無附托以就其名乎。故
所托英賢則跡光名顯。所樹闇敵。則身悴名朽。天之始旭（日初出也）

美傳曰收束上數意見所托青浮之勢

則目察輕煙歲之將暮則遂卷雲中即雲箏也其飛入雲自之能見遂之能高託日之光附風之勢也綴羽於金鐵置之於江湖必也泥溺陷于泥沙非羽質重而性沉所托沉也以其綴之于金鐵截石於舟置之江湖則披風截波汎颺長澗非石質輕而性浮所托浮也以其所托于舟故浮犢牛之虻飛極百步若附驁尾則一翥萬里即吾竜附驥之說非其翼之所托迅也托鶩故信萬里樓李人名足捷追越奔光若駑疲驘駑馬也則日不涉一舍非其脛遲所托蹇也以是觀之附得其所則重石可浮短翅能遠附失其所則輕羽淪溺迅足威蹇

通塞

命有否泰遇有屈伸否與泰相翻屈與伸殊貫邀泰遇伸不盡



窮通之勢有否泰，然遇有屈伸，則通塞之機豈智所及哉？因勢使然也。

數智遇否會屈，不專膂敏。何者？否泰由命，屈伸在遇也。命至二十屈才通，即蹇遇及干仰才蹇即通，通之來也，非其力所招；蹇之至也，豈其致所回？勢若就蹇，則口目雙掩；遇若屬通，則轂眺俱明。故處穴大呼聲不聞數，假順風長呼，響通百里；入井望天，不過圓蓋（所望只如圓蓋之狀）；登峰眺目（至登高山仰目而視），極於煙際（望窮烟際之表）。回在井穴之時，轂非卒瞑，目非暴昧，而開見局者，其勢蹇也。及其乘風蹈峰，聲非孟賁（勇力之士），目非離婁（明之至者），而聲徹眺遠者，其勢通也。買臣恐餓而行歌（漢朱買臣賣薪以給食，行且讀書，妻羞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妻曰：如公等終當餓死溝壑中，何能富貴矣。為會稽守，妻自縊而死），王章苦寒而坐泣（王章為諸生時學長安，病無被，臥牛中衣），蘇秦握錐而憤懣（蘇秦讀書欲睡，以錐自刺其股），班超執筆而慷慨（班超嘗輟業投筆嘆）

何升曰此言勢屈之時則有智力如四子無所肆其巧猶騏驥之伏玄猿之拘命之屢也知此

吳倚曰此言勢伸志得之時則四子之用也如輕鴻之乘巨魚之縱也不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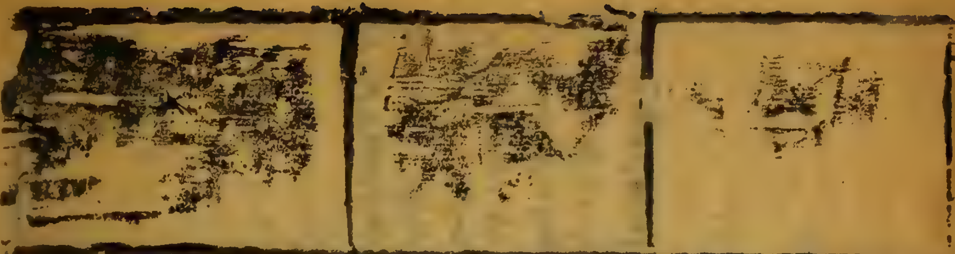
曰大丈夫無他志畧循當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當彼四子勢屈之時容色黧黑神情沮忸言為足躁行成任猾髮露心憂形銷貌悴引嘆而雷轉噴氣則雲勇如騏驥之伏於鹽車驥服鹽車伏櫪而上太行伯樂遭之攀而泣之驥于是俛而噴仰而長鳴玄猿之束於籠圈玄猿善升木見束子圈檻非無千里之駿萬仞之捷然而不異駑鈍者無所肆其巧也何異處穴而望嚴徹八井而歎睇視也傳哉及其勢伸志得或佩鍚而還鄉朱買臣或穀玉於廊廟王章或合縱于六國之內蘇秦或懸旌於崑崙之外班超當斯之時容彩光液神氣開發言成金玉行為立則乘肥衣輕怡然自得恢若輕鴻之汎長風沛若巨魚之縱大壑出王褒得賢臣頌何異順風而縱髮登峯而長號人猶是也而世

何寬曰賢不肖性之一定遇不遇命之一定者人每欣戚于遇不遇之間是未達乎否泰之命而失否之性也

如彼今如此者非為昔愚而今賢故醜之新美之與通也以是觀之通塞之路與榮辱之容相去遠矣

遇不遇

賢不賢性也遇不遇命也性見於人故賢愚可定命在於天則否泰難期命運苟遇危不必禍愚不必窮命運不遇安不必福賢不必達故患齊而死生殊德同而榮辱異者遇不遇也以人事言春日麗天而隱者不照幽隱之處日照所不及秋霜被地而蔽者不傷有所遮蔽處而霜不及遇不遇也以物言昔韓昭侯醉臥而寒典官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官有愛於己者以越職之故而加誅焉此典官者之不遇衛之驂乘見御者之非從後呼車有救危之意不蒙其[illegible]此[illegible]



之遇 華若加之以衣恐王之寒。愛其主也 呼車憂君之危愛其君也 忠愛之情
是同越職之愆亦等。典官侵與衣之賤 驂乘侵御者之取 典官獲罪。誅至于 呼車見
德。而不遇。蒙罪 遇不遇也。官不遇也 驂乘遇而典 鳶墮腐鼠。非虞氏之慢。飛水決
也非射姑之穢。事出慮外。固非其罪。俠客大怒。而虞氏見滅。郤
君大怒。而射姑獲免。遇不遇也。射姑遇而虞氏不遇也 齊之華士棲志丘
壑。而太公誅之。華不應其召 太公召華士 魏之干木遁世幽谷。而文侯敬之。
文侯遇。民干 之閭必式之 太公之賢。非有賊于文侯。干木之德。非有逾于華
士。而或榮或辱者。遇不遇也。士不遇也 干木遇而華 董仲舒智德冠代。位
僅過士 卒為丞 御相 田千秋無他殊操。以一紫則相遇明主而貴
賤懸隔者。遇不遇也。田千秋遇而仲舒不遇也 莊姜適衛。美而無寵。莊姜美而無□

旅儒曰窮達分也貴賤相也姑入孝安于覩觀而戚二于貧富壽夭是未定合于相之一定也

刘孝標云星虹樞電貽聖德之符夜哭聚蚊歛哭王之瑞

不見答于莊公齒人爲之蹴頓人瘦瘠之孫醜而蒙幸遇不遇命也瘦瘤遇而莊姜不遇也

賢不賢性也。愁不肖不通性也。傷不遇是不知命也。

命相

命者生之本也。相者助命而成者也。相命既定，即鬼神不能移改，而聖智不能迴也。言相命皆稟於天人不能移易 華胥履大人之跡，而生伏羲。女媧感瑤光貫日而生顓頊。出史記 慶都與赤龍合而生唐堯，握登見大虹而生舜，脩紀見洞流星而生夏禹。出淮南子 夫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殷湯，大任夢見長人而生文王，顏徵感黑帝而生孔子，劉媪感赤龍而生漢祖。出史記班彪王命論曰初劉媪姙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夫有異于人 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弧星

樊噲感很星。老子感大星（出淮南子）。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瑞相而生者也。相者或見肌膚。或見聲色。賢愚貴賤。修短吉凶。皆有表診。故五嶽崔嵬。有峻極之勢。四瀆皎潔。有川流之形。五色鬱然。有雲霞之觀。五聲鏗然。有鐘鼓之音。善觀察者。循風胡之別劍。孫陽之相馬。覽其机妙。不亦難乎。伏羲日角。黃帝龍顏。帝嚳戴肩。顓頊駢骭。堯眉八采。舜目重童（堯眉八采舜重瞳子俱出淮南子）。禹耳三漏。湯臂二肘。文王四乳（出淮南子）。武王駢齒。孔子返宇（孔叢子云孔子河目而隆顙返宇未詳）。顏回重瞳。皋陶烏喙（俱出淮南）。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殊相而生者也。

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項羽王秦。亦目重瞳子（出史記）。越王勾

言不可[illegible]
夫[illegible]命
相[illegible]縣之下天
一定不侵即各
懸雖有形要非
可以定論者也
世人何不察一
定之數而妄可
覬覦命求亦大
惑矣

戮長頸烏喙非善終之象晏禹亦長頸烏喙出史記王翦之[illegible]
壁驚馬有騏之一毛而不可謂之騏也禹之長頸烏喙猶龍有
蛇之一鱗而不可謂之蛇也爰及衆庶皆有診相故穀子豐下
叔服知其有後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叔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
豐下毛有後于魯國衛青方顙顯徒明其富貴衛青少爲平陽侯家奴相者曰貴人人官至封侯青
曰人奴冗罵足矣安得封侯後爲大將軍封長平侯亞夫縱理許負見於餓死周亞父爲河內守許
負相之曰君后三歲而侯以入歲爲將相持國秉政后九年而餓死亞父笑曰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負指其口曰此餓
死法也
羊鮒聲豺叔姬鑒其滅祖命相吉凶懸之于天命當貧賤
雖貴猶有禍患命當富貴雖欲殺之猶不能殺故善惡之命若
從天墮若從地出不得以理數推非可以智力要令人不知命

顛也曰凡人不能无微瑕小过即天地圣犹有况于人乎皆之大人七類總人之過忘人之長足以一青弃天下士奚以成大成武……

之分限而妄覬妄貪。命在於貧賤。而穿鑿求富貴。命在於短折而臨危求長壽。皆惑之甚也。

妄瑕

天道混然無形。寂然無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非可以影響求。不得以毀譽稱也。降此以往。則事不雙美。名不兼盛矣。雖天地之大。三光日月星也之明。聖賢之智。猶未免訾病也。故天有折之象。地有裂之形。昔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裂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女媧氏斷鼇足以立四極日月有薄蝕之變。詩曰有食之亦孔之醜又云日月告凶五星有孛彗之妖。昭公十八年有星孛于大辰五堯有不慈之誹。舜有囚父之謗。出歇冠子湯有放君之稱。放桀于南巢武有殺主之訕。誅紂于牧野齊桓有

書份曰大君子
類有微汚然文
虎用吳兕滇鳥
任陳平二王不
嘗小過棄良材
奇能成大功斉
桓相濟盛亦成

貪淫之目晉文有不臣之譏伊尹有放君之迹管仲有僭上之
君以夫兩儀（天也）七曜（日月五星也）之美不能無虧蝕堯舜湯武之
聖不能無於嫌謗桓公伊管之賢不能无纖瑕之過由此觀之
宇宙儒流奚能自免于怨謗而無悔恡耶是以荊岫之玉必含
纖瑕（玷也）驪龍之珠亦有微纇（疵也玉有瑕而珠有纇）然馳光於千載飛價
於侯王者以小惡不足以傷其大美也今忌人之細短忘人之
所長以此昭賢是書空而尋迹彼水而覓路不可得也
定国之臣（言国家請雖之臣）亦有細短人主所以不棄者不以小妨大
也以小掩大非求士之謂也伊尹負之庖廚（史記言伊尹負俎豆以滋味說湯）
傳說殷之胥靡（傭人也）百里奚虞之亡虜（逃亡之夫）叚干木魏之大駔

伯業曷嘗小过棄人哉見一善而忘百非仲尼可以法闕一过而終身不忘何其視人之隘也可以為訓矣

駔駘之夫此四子非不賢也。而其迹不免污也。昔魏文侯問于李尅曰。吳起何如人也。尅對曰。起貪而好色。起為人貪才而好色然其善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乃以為將。出史記拔秦五城。北滅燕趙。蓋起之力也。魏無知薦陳平於漢王。或人說之曰。平雖丈夫如冠玉耳。陳平美如冠玉言其貌美也其中未必有可用也。且聞盜嫂而受金。王乃疎平。讓無知。讓責也無知曰。臣進奇謀之士。誠足以利国耳。且其小過。豈妨公家之大務哉。乃擢為護軍。都護將軍得施其業。故范增疽發死。為陳平反間。項羽逐疏范增。求去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而楚国亡。開氏開陣而漢軍全者。曰起之圍解平之謀也。高祖棄陳平之小慾。音欲貪也採六奇之大謀。陳平六出奇計文侯捨吳起之小失。而取五城之功。向彼二主以

其小過棄彼良材。則魏国之存亡不可知。漢楚之雄雌未可也。而吳起屍埋名於貪好（貪才好色）陳平陷身于賄盜（盜嫂受金）矣。俗之觀士者。見其威儀屑乜好行細潔。乃謂英彥。士有大趣不修容儀不惜小儉。而謂之棄人。是見朱橘一子蠹（蟲也）曰剪樹而棄之。視縛錦一寸點。（錦有寸點巧）乃全疋而燔之。齊桓深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群臣爭說之曰。甯戚衛人。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若果真賢。用之未晚也。公曰不然。患其有小惡者。民人知小惡忘其大義。此士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即設庭燎而礼之）以為卿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桓公可謂善求士矣。故仲尼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夫子如斯之

王鏊曰人之細行不足拘惟論其大畧大畧是雖有微瑕不足為累若大畧非即有衡門小操安足論大謀一段大意在此四句

弘鮑叔如斯之隘也以是觀之聖哲之量相去遠矣聖人與哲人量之廣狹相還如此
牛蹏之霔水所注處乃牛奔蹏者不生魴鱮大魚也小涔不能生大魚巢幕之窠燕巢也
不容鵠卵鴻鵠之卵不生于燕巢崇山廓澤不辭汙穢漢書云太山藏疾川澤納汙輔
古良材不拘細行何者量小不足以包大形器大无分小瑕也
人之情性皆有細短若其畧是也雖有小疵不足以為累若其
畧非也雖有衡門小操未足與論大謀樊噲屠販之竪蕭何斗
筲之吏英布刑墨之隸周勃俳優之徒其行皆中律其質則將
相才也張景陽鄴中之大滛也而威諸侯顏濁鄒梁父之大盜
也而為齊勳臣此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沒者大畧得也家注

何寬曰適用冬稱宜者器選繇而適用則也故

目鮑焦立節抗行不食非義之食乃餓而死爰旌目餓于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食以餔之已而知其為狐父之盜也乃哇之而兩手據地喀喀而不出竟伏地而不起○鮑焦衣敝衣持蔬而遇子貢于道子貢曰吁吾子古矣衣敝而蔬之持也鮑焦以言不能權子貢亦以言擢鮑焦焦愧而立槁于洛水之上立功拯溺者小節不伸而大節屈也伯夷叔齊水清玉潔不為孤竹之嗣孤竹君之二子兄弟讓國恥不食周粟隱于首陽作采薇之歌不食周粟餓死首陽楊朱全身養性脛之一毛以利天下則不為也若此二子德非不茂行非不高亦能安治代紊蹈白刃而建功名乎此可以為百代之銖軌不可居伊管之任也

適才

物有美惡施用有宜美不常珍惡不終棄紫貂白狐孟嘗君有傳狐白裘以

美不常妙惡不終瘵封瓊而有維瑳也石而可攻玉即此意也

敝昭王製以為裘鬱若慶雲李嶠身被翠雲裘袖拂紫烟皎如剝玉此毳衣之美也屩蓑荅剛編以蓑笠棄徵疏紫黯若衫褰此卉服之惡也卉服常服也裘褰雖異被衣則同美惡雖殊適用則均今處繡戶洞房則褰不如裘被雪沐雨則裘不及褰以此觀之適才所施隨時成務各有宜也伏臘合歡允歌楺菱名菑牽石拖舟則歌嘘嗼乎邪之声即詩云伐木許許非興激楚之音清商之名也然而棄不用者方引重柚力不如嘘嗼之宜也以牽石引重宜于嘘嗼也亡莊子之异殿庭也鳴珮趨蹌溫色怡聲及其搏虎兕攘袂鼓肘䐈音鎮目震呼非不如攘袂之宜也安陵神童通国之麗也八音繁会使以嗷吹嚌才割反聲而人悅之則不及嚭師侏儒之美蚝御之珠百代之傳璧以

吳儔曰夫物各有用才各有施至于適用排雖其揆致此段引曰人工見才[illegible]適于用而不[illegible]也

之彈鵠以彈彈雀出莊子則不知泥丸之黝也棠谿之釰天下之銛也用之穫穗刈禾穗曾不如鈎鎌之功也此四者美不常珍惡不終廢用各有宜也昔野人棄子貢之辯而悅馬圉之辭越王退吹籟之音而好鄙野之聲出呂氏春秋非子貢不及馬圉吹籟不及野聲然而美不合惡而見珍者物各有用也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異物而皆有施規為圓矩為方權衡較輕重準繩為直平六法殊形而各有任故伊尹之興土工也長頸者使之蹋鍤版築也強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傴僂者使之蹋地出淮南子因事施用仍便[illegible]才各盡其分而立功焉商歌之士甯戚飯牛和角而歌齊桓用之雞鳴之客孟嘗君門下客各有施不可棄也若使甯子即甯戚結客于孟嘗則未免追

軍之至囚繫之辱也若使鷄鳴托於齊桓必不光輔于霸道九
合諸侯也時須過關莫若鷄鳴欲隆霸王莫若商歌商歌之雅
而鷄鳴之鄙雖美惡有殊至於適理排難其一揆也楚之市偷
天下之大盜而能却齊君雖使孫吳孫武吳起用兵彼必與之拒戰
未肯有望風而退也晉之叔輿一國之佞邪也而能歸季孫誰
使甘蘇甘茂蘇秦騁說彼必與之較辯不至恐懾而遁還也大盜詭
佞民之殘害无用之人也苟有一術猶能為國興利除害矧乃
明智鍊才其為大盜豈可棄耶關雎興於鳥而為風之首美其
摯而有別也詩註雎鳩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並立而不相雜鹿鳴興於獸而為雅之
端嘉其得食而自呼也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以夫鳥獸之醜苟有一善

何俻曰即一丙獸之微有一善人犹以為美談即柽栢美材大小曲直随材所施是故天下无弃物王者无弃人

王鏊曰古之用文乱世用武然文不可以治而棄功以乱而惰文士不用也文武之用各随其時而已

詩人歌咏以為美談矣。况人有一而可棄乎。夫柽栢之断柽其楛柽皆美才大者為之棟梁。小者為之椽桷。直者中繩。曲者中鈎。随材所適。未有可棄者。是以君子善能拔士。故無棄人。良匠善能運斤。故無棄材。賢能人物交泰。各盡其分而立功。詩云雖有絲麻无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此之謂也

文武

規者所以法圓。裁局則矩。矩者所以象方。製鏡无背員者不可使方輪者所以輾地。入地則溺沉也舟者所以涉川。施陸必躓蹶也何者。方員殊形。舟車異用也。雖形殊而用異。而適用則均。若盛暑蒸必藉涼風。寒交冰結。乃處温室。夏不御罏。非憎惡之。炎有餘也

弄伸曰此假以俯仰進退行止校文武趋舍妹伴而成功一也即渟高一事就見文武之用各隨拉时宜人右文左武桃武者而文是未知孟

冬不卧螢作怨雖之涼自足也不以春日遲遲而毀焉曰籠不也秋露灑葉而別娶席韋也白羽相望羽羽書也言有急則插羽馳報家語子路農山之對由而得赤羽若日白羽若月由當一陣而數之霜勿競接則文不及武干戈既韜礼樂聿脩則武不及文不可以九歲惜帖也服然而棄武四郊多壘而櫝文士各用有時未可偏無也繳者身仰繳者以生絲係矢而繳鴻于九臯之上則身仰釣者身俯俯重釣于九淵之下俯仰別狀取利同焉纖者漸進寸而尺尺而寸耕者漸退種而生生而熟熟而收進退異勢成務者焉墨子救宋重研而行楚款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至郢自楚王申包胥如秦乞師踰越險阻曾繭重胝立于秦庭號泣七日〇出内通賊干木在衛身不下堂行止異跡存国一焉文以讚治武以凌敵趨舍殊律為績也功垂焉恭之季葉季葉末葉也一世為一葉士崩瓦解

川之道漢書云无上崩尾觧之患漢祖躬提三尺之劍爲黔首也百姓請命跋山川豢化矢石出百死以續一生而爭天下之利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時冠章甫衣縫掖昔孔子居魯縫掖居宋章甫未若金胄而擐犀甲也以金爲胄以犀爲甲龕項嬴秦項羽既滅海内大定以武創業以文止戈徵鄒魯諸生而制禮儀叔孫通作綿蕞之儀脩六代之樂朝萬國于咸陽當此之時脩文者榮顯習武者慙忸也愧色一世之間而文武迭爲雄雌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雄強而雌柔以此言之治亂異時隨務引才也。今代之人爲武者則非文爲文者則嗤武也嗤笑各執其長而相是非循以宮笑角以白非黑非適才之情得實之論也。

均任

錢福曰人[illegible]小德有畜挟言其任也小不可以謀大挟不可以処畨亦雇其任何如耳是以為国也者貴量才而授任度德而命官斯无弗勝之患僨事之虞矣

禹碩之嗌（能可容万頭大也）不可满以盂水（盂一盤盂之水）一鈞之鐘（鐘僅可容一鈞）淺也不可容於泉流十圍之木（大木也）不可盂以菁茨榛棘之柱（柱小）也不可負于廣廈（大廈揚子雲大廈之顛非一木非能支）故鵾鵬（大鳥也）一軒（李横也）厲寥廓也（廣遠）背負蒼天足蹻浮雲（宋王對楚王問曰鳳凰上擊九千里絶雲霓負蒼天居乱浮雲）有六翮之資也騕褭（良馬也）一騖（馳也）騰光萬里絶塵掣徵有迅足之勢也今以燕雀之羽而慕冲天之迅犬羊之蹄而覬追日之狀勢不能及亦可知也故奔蜂（小蜂也）不能化藿蠋（豆間大青虫也）而能化螟蛉（詩螟蛉有子蜾蠃附之螟蛉桑上小青虫也奔蜂取螟蛉之于木空中祝之曰類我類我七日而化為其子者也）越雞不能伏卵魯雞能伏之。（二事出莊子鷄之与鷄其德非不同也有能与不能者才固有小也）藿蠋與螟蛉其蟲也魯鶏與越鶏同禽也然化與不化伏與

言之得失禍福關乎安危存亡也

不伏者蠱螭大越鷄小也夫龍蛇有翻騰之質故能成雲依霧賢才有政理之德故能踐勢處位雲霧雖密蟻蚓不能昇者無其質也勢位雖高庸蔽不能治者乏其德也故智小不可謀大德狹不可處廣以小謀大必危以狹處廣必敗子游治武城仲尼發割鷄之嘆尹何為邑宰子產出製錦之諫（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宰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者不亦多乎）是以君子量才而授任量任而授爵故無負山之累（以蚊負山）折足之憂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有不勝患也）

慎言

天有卷舌之星（天有口星二為曜二為舌）人有緘口之銘（周人后稷之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



子展之恭大明銘其背曰右之謹言人也多所以警慌言防口詵慌音桃輕言詵也詵过也
識手圖之乱言言為敗口兆何傷禍之門也
語可无慎乎全
篇皆為失言者
發

也。口舌者禍害之官亡滅之府。也語言者性命之所屬而形骸。之所係也。言出患入語失身亡。不可復存。言非不可以復追其猶射也。言機未發則猶可止矣。一離弦雖欲返之弗可得也。勵誡樞機詩刺言玷白圭之玷尚之玷不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斯言一玷。非礲儲礲力其切儲音儲乃礪石也所磨。樞機既發豈駛電也良馬所追。皆前聖之至慎。後人之埏鍩埏為杭鍩音範言模範也昔知伯失言于水灌韓魏躡其肘足出威列魏紀魏武漏語于英雄曹操謂刘備曰天[illegible]下英雄惟使居典玄德遺其七筯誤失匕着回雷是以頭為觴罍趙襄子漆智伯之頭為觴罍師馳徐州地分二晉晉始為三晉及伯滅乃為二晉土割岷蜀刘備為蜀王亡敗長嘆為天下笑不慎言也

孫溥曰言之善者所以淆身逆性而巳也之行者也古人不貴善言是未知言之益也

侯與棠谿謀而終夜終寢慮憂露于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
樹恐言之泄於左右也言者風也無足而行無翼而飛不可易
也

貴慎

越劍性銳必托槌砧以成鈍鉤楚栝質勁必資㮡檠㮡蒲萌反檠音競造弓之器也
以成弴丁見切弓人性雖敏必藉善言以成德行故槌砧者
夷不平也㮡檠者矯不正也善言者正不善也人目短於自見
故借鏡以觀形鏡可以照形之妍媸髮拙於自理必假櫛以妝束櫛所以理髮
心闇於自照故假言以榮行言猶鏡也櫛也所以正行人皆悅鏡之明巳形
而不慕士之明巳心人欲櫛之理其髮不願善言之理其情[illegible]

何升曰博洽之詞金石之語

洗沛曰引古聖王之愛言益見善言之有益而今知所貴

棄重德而採輕功。不亦倒悖也乎。故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申叔一言出左傳范獻賤萬畝之田。以貴舟人片說出宋史季路艳五慎之誠出家語趙孟佩九言之箴出左傳由此觀之。軒轅之與田邑。豈能與善言齊價哉。夫桓公不採善言之說。卒成骨髓之集見左史吳王不聽枚乘之言。終受夷滅之禍見漢紀夫人之將疾者必不甘魚肉之味。身之將敗者必不納忠諫之言。故臨死若謂無良醫之救。將散者謂無直諫之臣。昔堯致招諫之鼓。舜樹誹謗之木。湯立司過之士。武王立誡慎之鞀。以聖哲之神鑒[illegible]機洞微。非有毫釐之謬也。猶設廣聽之術。開嘉言之路。豈不昭垂將來正言之益耶。以夫先聖。猶能採言于芻蕘。況布衣而

畢

何寬曰譽与毀皆起于性之哀也譽之固或失真而毀之亦已太甚昔人謂積毀鑠金叢謗市虎此乜不察而輕信之哉何不為譽者所誑哉

不貴言乎故臣子之於君父則有獻可替否蓋君所謂可二去否与臣獻其可以去替其否諷諫之文其一礼臣有五諫曰諷諫知交之於朋友亦有切磋琢磨析成之義君子若聽言如響如響之于聲響動則聲從善如流如水之流無滯礙則身安南山德茂松栢聲振金石名流千載也

傷讒

譽者揚善之樞也毀者宣惡之機也揚善生於性美宣惡出于情妬性美以成物為性情妬以傷人為務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于心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滿于耳代也即世之善人少而惡人者多則譽者寂寞而毀者諠譁是以洗垢求痕吹毛覓瑕出韓子揮空為有轉白為黑提輕當重引尺至寸墨子所

此言讒者可畏之甚

此言讒者誣罔之極

以泣素絲（謂其可黃而可青）楊朱所以泣岐路（謂其可東而可西）以其變為青黃迴成左右也昔人與讒言與青蠅（詩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无信讒言）口於刃銸者以其點素成緇也（黑也）刀劲傷物故有四畏不可不慎鳥之曲頸鉅距者（距足也足利于鋒鋩）羽類畏之（凡鳥羽毛之屬皆畏避之）獸之方喙鉤爪者毛群畏之（凡獸之群皆驚畏之）魚之哆唇鋸齒者鱗于畏之（凡魚之屬皆畏）人之利口讒諂者人共畏之讒嫉之人尤好聞人惡惡聞人善妬才智之在已前譽富貴之在其上猶喉中有噎（語云因噎而廢食）吞之思入目上有翳（昳塵蔽之）決之願去吞決之情深則萋菲之辞作（詩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以太甚）故揚蛾眉者為醜女之所妬（唐駱賓王[illegible]入門見妬蛾眉不肯讓人美女者醜女之妬）行貞潔者為讒邪之所嫉（[illegible]）

王鏊曰古人多為讒所蔽身讒之能害人也不知害人者害身之端末又進以此意

未嘗有兄而謂者謂之盜嫂第五倫（漢章帝時人）三娶孤女而世人謂其撾婦翁此聽虛而責響視空而索影悖情倒理誣罔之也以二子之賢非身行之不潔與人有讎也而不免于世謗者豈非猷惡其綱人惡其上耶故讒邪之蔽善人也猶朝日洞明霧甚則不見天沙石至淨流濁則不見沙錐有明淨之質而不發明者水雲霧蔽之也蘭蓀欲茂秋風害之賢哲欲正讒人敗之故讒者但知害嫉于他人而不知傷所說之主知傷所說之主而不知還害其身故無辜之讒子常蒙謗郄曹雙滅讒諂流蔽一至於斯嗚呼後代之君子可不慎諸。

慎隟

[illegible]

一回至於[illegible]今人[illegible]子可不古[illegible]詰。

后不可[illegible]故固堅以[illegible]諸子常家詩曰書要[illegible]言[illegible]

故說[illegible]子[illegible]也人后不可[illegible]所說以主[illegible]不說之主

參用[illegible]米[illegible]山[illegible]風言[illegible]正[illegible]人[illegible]之

發[illegible]則不見[illegible]天必右[illegible]則不見[illegible]難人曰[illegible]而不

書非必[illegible]其[illegible]人[illegible]其上[illegible]善人[illegible]

可以三十[illegible]入[illegible]未進也而不[illegible]千世[illegible]

[illegible]其十[illegible]大[illegible]而責[illegible]空而[illegible]情[illegible]問

[illegible]章書三要而[illegible]而世

[illegible]

也故[illegible]因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而不[illegible]于大也[illegible]于小也

不可悔其成也不可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過者怨之所
積者微禍之所
成者大禍之
成也京成于成
之日必有所由
起怨之積也不
積于積之日先
于不見処當之
見禍福利害之
机識不可不審
也

過者怨之梯也怨者禍之府也禍之所生必由積怨過之所始

多因忽小小過之來出於意表積怨之成在于慮外故其來也

不可悔其成也不可防防怨不密禍害臻焉故登峭坂崎嶇坡角處

而不跌墜者慎于大也蹊阜垤上高宜封也而好顛蹶者輕于小也

苟競其步雖險履能安輕易其足雖夷路跌蹟夷平也蹟躓也知者識

輕小之爲害故慎細微之危患每畏輕微懍懍乎若朽索之馭

六馬也書予臨兆民懍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鴻毳毛也腋下之毛性輕積之沉舟繒縞

質薄疊之折軸車軸也以毳縞之輕微能敗舟軸者積多之所致

也故墻之崩隤必因其隙空隙處劍之毀折皆由于璺處蒙却尸蚓

穿堤能漂一邑千丈之堤潰于蟻穴即此意寸煙泄突致焚千室怨之始也

熒上四句西楊子

微于隙壁及其為害大於墻釗禍之所傷甚于邑室將防
急於水火。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故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熒熒不烕能焚崑山涓涓不絶能成江河。怨之所生。不可類推
禍之所延。非可情測。或怨而成小。或憾輕而至重。深讐不免危
而睚眦未可易也。譬如風焉。捲雲飛石卷水摩木傷雲風能飛沙走石入山
憾亦入水湯波而人血脉不為之傷。隙穴之風。墻隙穴涌處輕塵不動毛髮
不㨗及。中肌膚。以為深疾。大不為害。大風即血脉不能傷小而成害者。小風
即中肌膚之疾大風散漫。小風激射也。二字出莊子故漢祖免胄嵩之逆𢑴
后泄張徧之讐。出通紀韓信削少年之辱。出漢史即受胯下之辱后拜將不為之校是也
安國釋田里之慢。此皆遇英達之主。寬厚之衿。得以深怨而不

為讎也。魯酒薄而邯鄲圍。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工後去而酒薄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一日與朝具獻酒于楚王王主酒吏以魯薄酒易趙厚酒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羊羹偏而宋師敗。中山君饗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子期怒走楚說王伐中山中山君亡郈孫以鬬雞亡身。元帝好鬭雞貴臣外戚皆尚之貧者或弄木雞識者以為鬭者兵象近鷄禍也卒亡齊侯以笑嬪破國。者以輕蔑伐音細

慾意樹禍端。以酒食戲笑之故。敗國滅身為天下笑。不慎故也。

是以智慮者。禍福之門戶。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不可不慎也。

戒盈

滿即謝盈即虧天時猶然况乎人乎人者不自滿而能抑而損之謙以居之則何功不成

四時之序。節滿即謝。即自春徂秋自秋而冬是也五行之性。金木水火土是也功成者退。故陽極而陰降。陰極而陽升。日中則昃。側也斜也月盈則虧。鈌也此天之常道也。勢積則損。財聚必散。年盛返衰。樂極還悲。此人

謙之一字百善所推能以善而下此以易謂之



之恒也。昔仲尼觀欹器而革容，孔子觀周廟有欹器焉，曰：宥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孔子謂然歎曰：嗚呼，焉有滿而不覆者哉。鑒損益而嘆息也。察象而識類，覩霜而知冰也。霜降則水結。夫知進而不知退，則踐盤之危；處存而不忘亡，必履泰山之安。故楚莊王功立而心懼，晉文公戰勝而色憂。出左氏春秋。非增榮而惡勝，乃功大而心小，居安而念危也。夏禹之饋，饋，餐也。而七起；周公一沐，理髮也。而三握食，不遑飽；沐不及晞，晞，乾也。非耐饑而樂勞，是能心急乎接士，處乎謙光也。

明謙

天道下濟而光明，出易謙。江湖善下而為王，故山在地中成謙，王

罕斬骨之矣

士人不修之質不奪少懔盡天植之性也彼之鍾山之王寰嶺之松誠列大而愈堅經剝落而益殘也

侯以孤寡為稱謙則榮而逾高稱則顯而弥貴高必以下為基。貴則以賤為本。在貴而忘貴。身處在貴而能忘己之貴故能以貴下民以己之貴下処乎民也處高而遺高遺忘身處高位視之若忘故能高而就卑。以己之高位就卑賤之人

大質

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燔而不可滅其香玉可碎而不可攻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各抱自然之性非可強變者也

士有忠義之性懷貞直之操不移之質亦如玆者也亦如金玉丹蘭不可強变其質

昔子聞之劫也擬之白刃而其心不傾晏嬰之盟也鉤以曲戟而其志不迴崔杼殺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脱劍而入言不疾揷血至者死所殺者十餘人火及晏子奉杯血而進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国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晏子曰嚮以利而背其君者

十也胡以死而失其志非勇也直兵推之曲兵劍之嬰不之華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譬如鍾山之玉寒嶺之松比之瓀珉梓柳無殊也比之珉石猶木無異及其燒于爐炭三日而色不改玉不改質處於積氷終歲而枝葉不凋松不變質然後知其異于他玉衆木也

辨施

夫山阜非為鳥植林林茂而鳥自棲之江湖非為魚鑿潭潭深而魚自歸之處世非為人積財積財而人自依之非其所招勢使然也懷璧之子即千金之子言其富也未必能惠而人競親者有惠人之資也以其富也被褐之子士貧而褐衣一性能輕財而皆踈之者無惠人之資也以其貧故也今富而儉恡吝也猶見親敬貧而仁施必見踈慢

王儒曰富者多親貧者多踈此情也富則恩惜生貧則仁惠發亦理也豈同有至才之士特偏于貧而富之嗇施僅不一二見焉



侊儒曰惟豐餘彼輕財好施入惟不足故惠人濟物惟也





非行之失被情変也富者親而貧者疎以情変態如是也策駟登山不得直轡而行泛舟入海不得安身而坐何者山路迂迴海水淪波行者欲直而路曲坐者欲安而水蕩之仁者欲施而貨遏之富而賑物德不為難貧而倹盡行非為過天之道損有餘人之情矜不足也崑山之下以玉抵烏彭蠡之濱以魚食犬四句出鶡冠子而人不愛者非性輕財所豐故也挈瓶丐水執雚求火而人不恡非性好施有餘故也口非匏瓜不能不食身非木石不得不衣食不滿腹豈得輟口惠人自食尚不足安去濟人衣不蔽何能露体而施物自衣尚不足安能施物于人非性倹恡不足故也飢饉之春不賑朋戚人不足故也多稔之秋饗及四隣有餘故也不賑朋戚人之惡行惠及四隣人

[illegible]則[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人則物之[illegible]盡此ゝ貶也

人性有剛柔緩急貴和以濟之[illegible]柔以[illegible]以致[illegible]緩剛柔緩急之道而失之者也

之善義善惡之行出於性情而繫于飢穰也荒歲則飢豐年多穰以此言之

之太豐則恩情生窶乏則仁惠廢也一富一貧所交各殊如此相馬者失之

于瘦千里之步斷焉瘦則不能致千里相人者失在于貧恩惠之迹缺

也貧則不能施恩惠昔太史公有言家無百金無以自贖亦傷于貧也輕財之士世非少也然而

不見者貧掩之也德行未著而稱我能猶足不能行而賣躄藥

望人信之實為難矣

和性

夫歐冶善造劍者鑄劍太剛則折太柔則卷欲劍無折必加其錫欲

劍無卷又加其金何者金性剛而錫質柔剛柔均平則為善矣

良工塗漆ゝ緩則難晞急則弗牢均則緩急使之調和則為美



人性不甚相遠故声色芳味各有攸性善惡之分皎然明白乃至于真贋與定業曾甚是者豈皆樂名

也人之含性有似于茲昔徐偃王軟而國滅齊簡公懦而身亡出左傳此性太柔之失也猶劍之太柔則卷也晉陽處父以太剛致害鄭子陽以嚴猛致斃出左傳此性太剛之過也猶劍之太剛則折也楚子西寬而招敗邾莊公懷而自禍出左傳此性偏急之失也西門豹性急佩韋皮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絃以自急出漢書彼各能以一物所長攻其所短也

殊好

累榭洞房珠簾玉扆人之所悅也鳥入而憂聳石巉巖輪囷糺結猨狖猨狖二獸名之所便也人上而慄股慄也五韺六莖咸池簫韶人之所樂也獸聞而振懸瀨碧潭瀾波洶湧魚龍之所安

人入而畏飛龍非煙走貘美鐵鴟鴞嗜鼠人好鮑魚蠶為豐與受性既殊形質亦異所居隔絕嗜好不同未足怪也人共稟二儀之氣（稟天地陰陽之氣）俱抱五常之性（抱仁義禮智信之性）雖賢愚異情善惡殊行至於目見日月耳聞雷霆近火覺熱履冰知寒此之麤識未宜有殊也聲色芳味各有正性善惡之分皎然自露不可以皂為白以羽為角以苦為甘以臭（音嗅）為香然而嗜好有殊絕者則偏其反矣非可以類推弗得以情測顛倒好醜良可怪也賴顏玉理眡視巧笑（此色之美者）衆目之所悅也軒皇愛嫫母之醜（音醜嫫毋醜人也黃帝愛幸之）貌不易洛英之麗容（洛英美人也漢曹植作賦洛川之神名曰宓妃其狀）之陳侯悅敦給之醜狀弗貿陽文之婉姿（漢劉孝標論陽文之與敦給成對之與白）

此一段正言其
也芳味好惡相
反而性有所偏
也

[illegible]娃思文美女數絲嬰女也炮羔煎鴻臛呼各切鵊弋規切臑熊此味之美者衆口之
所嗜文王嗜菖蒲之菹不異熊肝之味陽春白雪宋玉對楚王曰其爲陽阿薤露陽春白雪国中和之者不過數人而已曲彌高而和彌寡嗷楚揉凌此音之美者衆耳之所樂
也而漢順德山鳥之音云勝絲竹絲琴瑟之屬竹簫管之屬之響魏文侯好
槌鑿之聲不貴金石之和鬱金酒名玄憺春蘭秋蕙此味之美者衆鼻
之所芳也海人悅至臭之夫不愛芳馨之氣若斯人者皆性有
所偏也執其所好而與衆相反則倒白爲黑變苦成甘移角成
羽佩蕕當薰蕕臭味薰香味也漢書云薰蕕不同器而藏美醜無定形愛憎無正分
也

非以戕民也故王者脩正伯者尚奇詭其用之所趨異也

乃明以威不戰

太古淳朴民心無欲世薄時澆則爭起而戰斵生焉神農氏亡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後蚩尤强暴好習攻戰銷金為刃割革為甲而兵遂興矣黃帝戰于涿鹿（擒蚩尤）顓頊爭於不周（共工戰于不周山）堯戰丹水（伐蠻兕）舜征有苗（七旬而有苗始革）夏討有扈（其扈氏不服啟討之）殷攻葛伯（葛伯不恤其民湯討）周伐崇侯（崇侯虎譖西伯于紂紂囚西伯後西伯伐之西伯即文王也）夫兵者凶器財用之蠹而民之殘也五帝三王弗能弭者所以禁暴而討亂非欲耗財以害民也然衆聚則財散鋒接則民殘勢之所然也故兵貴伐謀不重交刃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也善用兵者不戰而勝善之善也（出孫武兵法志）王者之兵脩正道以服人霸者之兵奇譎變而取勝

之安危係焉是故明天時力地勢練人謀三者皆為將者所当知要之以全国為重知謀為先是智者所以運奇料勝安国全軍之要道也

夫將者國之安危民之性命不可不重故詔之以廟堂授之以斧鉞受命既已則設民衣鑿凶門臨軍之日則忘其親援鼓之時則忘其身用能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顧于死[illegible]法志以全國為重以智謀為先故將者先明天時办地勢練人謀明天時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鑒五雲之候辨地勢者識七舍之形列九地之勢九地者一汶泥二澤泥三征雀四下田五中田六上田七下山八中山九上山出揚子太玄明人謀者抱五德之美握二柄之要五德者智信仁勇年也二柄者賞罰也智以能謀信以約束仁以愛人勇以臨敵年以鎮衆賞以勸功罰以懲過故智者變通之源運奇之府也

[illegible]以若集先者也[illegible]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即此意也孫子十三篇所論大抵不出此

兵者詭道而行以其智勝也是以萬弩上轂孫臏之奇（孫臏道其暮當至馬陵道狹可伏兵乃斫大樹白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万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萬弩俱發龐涓遂自刎）千牛但奔田單之策（騎劫攻即墨田單啟牛千頭衣以五彩束刃其角縛火其尾穿城而出牛莊士五千卸枚隨其後牛觸火明所觸盡死狀士因擊之城上士大譟燕師大敗騎劫死乘勝追北三戰三克遂收齊城）囊土擁水韓信之權棧柴揚塵欒枝之譎（晉楚戰于城濮楚潰狐毛設二方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左師潰○見左傳）輣車豕突班子之術雲梯煙浮魯生之巧（公輸般為高雲梯以攻宋）用奇出於不意少可以挫多弱可以折強況夫以衆擊寡以明攻昧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勢避實而擊虛避強而攻弱避治而取亂避銳而擊衰故水因地而行兵因敵而制勝則兵

兵大事以人心為本將貴且取勝不貴得衆心是先謀以先之仁以統之是以賞罰明仁恩洽而又寒暑必均勞逸與齊飢渴與同安危與共則万人惟一心何敵不摧何戰不克哉將兵知此方得

無成勢水無定形觀形而運奇。隨勢而應變多變以為巧。無形以成妙故風而有形則可以帷幕揲寒暑無形不可以關鑰遏也是以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如畏雷霆擊無常處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如尋窠中不見其際視吾之謀無畏敵堅視吾之堅無畏敵謀以此言之不可不知也夫將者以謀為本以仁為源謀以制勝仁以得人故能謀制勝將也力能勝敵者卒也將以權決為本卒以齊力為先是以列宿滿天繁星半天不及朧月者形不一光不同也虎尤多力而受勝於人者心不一力不齊也萬人離心不如百人同力千人遞戰不如十人但至今來同心之衆尤死之士在於仁恩洽而賞罰明將雖者臨危而不懼獲

按六韜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天雨不張蓋出隘塞犯泥塗將必下步士卒皆定將乃就舍炊者皆飽將及敢食則子數詞正六韜曰禮法來

氷而不慄以其將刑而不憂生也今士擒白刄而不顧死赴水火而如歸非輕死而樂傷仁恩驅之也將得衆心必與同患暑不張蓋趙良謂商君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寒不御裘所以均寒暑也言寒暑與士卒同隘險不乘遇隘險之處不乘車馬丘陵必下所以齊勞逸也言與士卒同勞逸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飢渴也言與士卒同飢渴三軍合戰必合矢石之下所以共安危也言與士卒同安危故醇醪注流軍下通醉楚子攻秦其母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吳耶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下流味不加醪而卒戰自正也溫辭一灑師人挾纊左傳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其溫也苟得衆心則人競趣死以此衆戰猶轉石下山決水赴壑孰能當之矣

崇坤曰武不可黷亦不可廢而不習民不可殘亦不棄而不教誠訓練而有方教習之有數訓吾民亦吾兵矣峯士大夫又安可黷武而不講道

吳儁曰民不習戰則兵不識將意將不識士情安可以即戎

閱武

司馬法曰國家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弭戰則民彫不習則民怠故兵不妄動而習武不輟所以養民命而修戎備也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易曰君子脩戎器以備不虞是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音搜索也春田謂索禽獸之不孕夏田曰苗言為苗除害也獮音洗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而取之無擇也皆以農隙以講武事三年而治兵習戰敵也出曰治兵始其事也入曰振旅振整也治兵禮畢振旅而歸言振衆也還歸而飲至歸國飲至告于廟中告于廟所以昭文章明貴賤順少長辨等列習威儀自春蒐夏苗至此一段從左傳臧僖伯觀魚諫隱公末夫三軍浩漫則立表號言不相聞故為古鐸鼓革屬鐸金鐸以通其耳視不相見故

評註曰此段從闔閭教習方可用之戰

何非曰此段引謂民不教習爰可用之戰宋朝然知之斷術去

制旌曰折羽而注于旌竿之上旌曰旌麾羽毛之屬以定其心若民不習兵戰則耳不聞鼓鐸之音目不容旌麾之號進退不應令陳數不成行故士未戰而振慄馬未馳而沫汗非其人怯而馬弱不習之所致也是王宮人數戰陣約之法令迴還進退盡中規矩雖蹈水火而不顧者非其性勇而氣剛教習之所成也闔閭習武試其人於五湖叙刃加肩流血不止句踐習戰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兵法以鼓進以金退也豈其惡生而貪死賞罰明而教習至也是以逢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弓之強弱與矢之輕重相稱曰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不調良于駕馭者雖般倕魯般倕時人善斲不能用不利之斧孫吳善將孫臏吳起戰國時人善于用兵法者不能戰不習之

隨人指授則又教習之明驗也

王鏊曰權者所以應變善者所以處權〻之以義又則雖以大義滅親不失乎行權之道也

卒貔貅虎獸而黃帝教之戰鷹鸇鷙鳥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情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矣况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

明權

辭而揖又祝則名君（祭于祝史不得不宣告之名）勢不得已權之所設也慈愛者人之常情然大義滅親〻滅親益榮由於義也是故慈愛方義二者相權義重則親可滅若虞舜之放弟象周公之誅管叔石碏之殺子厚（以殺逆大故非尤重于父子之倫也）季友之酖叔牙（以存魯大義所係也）以義權親此其類也歟父矯君臣子悖行然舜取不告弦高矯命者以絕嗣之罪重于不告矯命之過輕于滅國權之義也

揷評曰智者作
得之瑚也是以
於先臨機應變可失之
彼有智而不能遲緩
猶匣玉施而應
之不速若非智
也
……
畫份曰吳起楊
虎足善用智者
也

貴速

成務雖均，機速為上。言智者欲成務應机貴速 決謀雖同，遲緩為下。言雖謀決謀不 今焚燃熛室，則飛馳灌之。若火焚室須急取水以灌之 湍波漂人，必奔游拯之。若水漂人須奔游以救之 若穿井而救火，則熛颺棟焚矣。言勢方緩也 鑿舟而拯溺，則葬江魚之腹中矣。言勢無及也 驥所以見珍者，以其日行千里也。蒲旬而取至，和一月而方至千里 則與駑馬均矣。驥駿駑劣馬也 所以為貴者，以其弦直而至也。窮日而取至者，盡一日万至 則與不至者同矣。智所以為妙者，以其應時而知。隨時應變而知所以處之 若事過而後知，是不能應變之速 則與漁知者齊矣。昔吳起相楚，貴族攻之，起欲討讎而挿矢玉屍。見綱目 陽虎在闈，魯人出之，虎欲報德而衛

接昉曰□冉由屠覓不善施智者也

何儔曰人之務大者忽不屑于小計故君子小者忽無滯渡明矣故庭杯無睚量滿人挾芥

之以亡見人物志謀不斯須而雖德兩報其知可謂應時而知矣之

速如張祿之入秦范雎變姓名為張祿魏冉悔不先索而後行故勢移而此

身逐晁錯之穴壖垣申屠悔不先斬而後奏故發憤而致死見漢史

智不早決敗而方悔其智可謂與無智同矣故有智而不能

施非智也能施而不能應速者亦非智也諺曰力貴疾智貴卒卒能應變此之謂也

觀量

夫曲思於細者必忘其大銳精于近者必略于遠由心不並駐則事不兼通小有所係大必所忘也故仰而貫針望不見天俯而拾蝨視不見地天地至大而不見者眸掩于針蝨故也是之

[illegible]小説[illegible]宜不可不察

美堂曰項羽韓信晉文曾子皆務大而不屑小者也

焦竑曰智伯子陽皆察上于小而忘大計者也

智者知小道之妨大務。小察之傷大明。損弃細識。舒散情性。斯觀之人有小察細計者。知其必無遐志廣度。亦可知矣。奚以明之。夫觀焦堯之節。知非防風之脛防風氏身横九畝其脛節專車禹會群臣于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戮之。視象之牙。知其大于豕也豕齒細象牙大。見貍之尾。知其小於豹也豹尾多大而貍尾小。故覩一可以知百。觀此可以明彼。堯以蹄涔之內不生蛟龍。培塿之上不植松柏莊子云培塿無松柏。非水土之性有所不生。乃其營宇隘也。數粒而炊。秤薪而爨。非苟為艱難。由性褊悋而細碎也。項羽不學一藝羽欲學萬人敵若劍之任不足學。韓信不營一飡家貧垂釣城下不營上下一飡。非其心不蔑藝。不嗜味。由其性大不綴細業也。晉文種米。曾子植羊。非性闇惷。不辨方隅。以其運大不習

海岳曰以下歷引喻明量之大小見人所當察

小務也智伯庖人亡炙一篚而即知之韓魏將反而不能知邯鄲子楊園亡一桃而即覺之其自亡也而不能知斯能有餘精于小而亡大者也

夫釣者雖有籗竿纖綸籗長而殺也詩籗籗竹竿纖細也芒鉤芳餌增[illegible]詹何之妙詹何善釣者不能與罾罟爭多罾罟大而釣大也弋者挾繁弱之弓[illegible]會稽之箭加以蒲苴之巧蒲苴善射者不能與罻羅競獲罻羅大而矢小也何者術小故也江湖之流爛漂屍縱横接連而人飲之者量大故也盆盂之水鼠尾一戊必嘔吐而弃之者量小故也樸樕木之小者也之生數寸而抽枝豫章美木也之植百尺而壽拘其何數耶豈非質小者枝葉疏之而體大者剝且歟乎是以達者必之懷

荆川曰時有所適俗有所宜用不適于時則雖用猶虛也

則怳瀁而無涯偏人之情兑刻覈而煩細自上觀之趍舍之跡寬隘之量斷可識矣

隨時

霜風慘烈周棄后稷名不藝禾炎氣赫曦烈日也曹明不製裘知時不可也貨章甫者不造閩越衒也鬻赤舄者不入跣徒跣足減人使知俗不宜也故救饑者以圓寸之珠不如與之橡菽貽溺者以方尺之玉不如與之短梗索也非橡梗之貴而珠玉之賤然而美不要者各在其所急也方於饑溺之時珠玉寧能救生死哉是以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壺能濟水貴賤無常時使然也故明鏡所以照形而盲者以之蓋巵玉笄所以飾首而禿嫗以之挂杖非鏡笄

之一不美無用於彼也言以繞為无用无用于丕笄也庖丁解牛見莊子適合所傾朱泙屠龍無所用功而垂世務雖有妙術歸于無用故君將[illegible]至西戎而効德言夏禹入裸国忻然而解裳出淮南子非欲去禮[illegible]俗宜也墨子儉嗇而非樂者往見荊王衣錦吹笙非[illegible]時好也魯哀公好儒服而削代君脩墨而殘徐偃公行仁而亡燕噲為義而滅夫削殘亡滅暴亂之所招也而此以行仁義儒墨而遇之非仁義儒墨之不行行非于時之所致也

利害

[illegible]

膏甫去蚤虱而來蚰蜒礐石止齒齲之痛而朽牙根[illegible]兄生後患此取小利而忘大利惟太輕害而貧重害也[illegible]

人皆以有大利以有害利害之察見之肯審彼見小利而忘害行界未陸剖身藏珠入市攫金之說也嗚呼此誰可以智者道也

胸而不敢鈹蠆尾螫附而不斫〻非好疾而愛毒以鈹斫之患甚疾螫也酖酒毒酒也盈巵渴者渴飲非不渴也飲之立死銷金在爐盜者不掬非不欲也掬而灼爛𧆛虎在前詩註𧆛虎之作怒也地有隋珠雖貪如盜蹠則手不暇拾懸轂向心路有西施雖媸如景陽則目不暇視非不愛豔而悅色而不顧若利緃而患急也昔賈美錦于市盜於衆中而竊之吏執而問曰汝何盜錦于衆中對曰但見有錦不見有人即入市攫金見金而不見人之意故取之耳若斯人者眩于利而忘於害黃口以貪餌而忘害故擒于羅者異鵲以見利而忘身且怵於莊周莊周遊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翼七尺目大徑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是以智者見利思難闇者見利而忘患思難而難不至忘

患而患反生以是觀之利害之道去就之理亦以明矣

禍福

禍福同根妖祥共域禍之所倚反以爲福福之所伏還以成禍

焦竑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吉凶禍福惟人所召惟有善足以勝之有善則妖反爲祥无善則祥反成妖彀欤帝自剪千里耒雲齊景公三遣而熒惑退舍則轉凶爲吉反禍爲福豈非人哉

四句老子道德經

妖之所見或能爲吉祥之所降亦迴成凶有知禍之爲福福之爲禍妖之爲祥吉之爲凶則可與言物類矣吳兵大勝以爲福也而有枯蘇之困越棲會稽以爲禍也而有五湖之霸戎王強盛以爲福也而有搏下之執陳駢出奔以爲禍也終有厚遇之福禍福迴旋難以類聚昔宋人有白犢之祥而有失明之禍雖有失明之禍以至獲全之福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年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又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告以祭其子无故而盲其父

楚攻宋圍其城丁壯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解圍而疾俱瘳出淮子北叟有胡馬之利卒有奔墜之患雖有奔墜之患以至保身之福北叟塞上之翁也馬无故亡入胡人吊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其子騎墜而折臂人吊之曰安知非福乎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死惟子以跛故父子相保故以北叟知禍福相倚而生也〇出淮南子以見不祥而脩善則妖反為祥見祥而為不善則祥還為妖矣昔武丁之時亳有桑穀共生于朝太戊時桑與穀合生于朝一暮大拱史占之曰野草生朝朝其忘乎武丁恐懼側身脩德桑穀自枯八紘之内重譯而來殷道中興帝辛之時有雀生鳶於城之隅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国家必王帝辛驕暴遂亡殷國故妖孽者所以警王侯也怪夢者所以警庶人也妖孽不勝善政則凶反成吉怪夢不勝善言則

斷望曰貪者害己禍法者招尤是禍福之机成敗之原達人見之審矣士人安可以苟得自傷道義有害為哉

□曰蜀侯白公以為世之貪者明戒

禍轉為福

貪愛 [redact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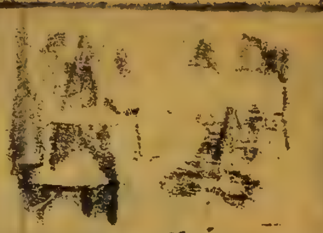
昔蜀侯性貪秦惠王聞而欲伐之山澗峻險兵路不通乃琢石為牛多與金日置牛後號牛糞之言以遺蜀侯蜀侯貪之乃斬山填谷使五丁力士以迎石牛秦人帥師隨後而至滅國亡身為天下笑出蜀史以貪小利而失大利也此為貪者之戒楚白公勝其性貪吝既殺子西據有荊國積斂財宝填之府庫不以分散府庫充实吝不分人石乞諫曰今患至國將危不圖勝敗存亡之机故以形于腳中矣不能散財以求人心則不如焚之令焚其府庫之財無令彼衆還以害我又不能使□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財以與衆出府庫之

寳以賦人因而攻之十有九日白公身滅出史記財非己有而[illegible]
有之此以小惡而大禍生焉此惡者之戒寒土有獸其名曰貌生角
當心俯而磨之憤心而死貌之性急見鶡冠子炎州有鳥其名曰梟嫗伏
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是性惡能食母見淮南子蜀侯之迎秦
牛牛逾近而身轉死何異貌磨其角角愈利而身速亡乎白公
之遷財財愈積而身愈滅何異梟之養子子愈長而身就害也
是達人覩禍福之機鑒成敗之原不以苟得自傷不以過惡自
害

類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聲以同應氣以異乖其類苟聚雖遠其羣

化驗之天道物類胎有然者



吴倚曰气相感精相应類之所应有如此者



苟分離近未合故銅山崩蜀鐘鳴于晋漢武時未央宮殿前鍾无故鳴三日三夜詔問東方朔〻曰銅者山之子以類言之子母感而相應也有移奔者故鍾先鳴三日蜀郡太守上言山崩上大笑淄澠共川色味異質感動无類自然之數也是以君子若陽之群也蟄伏者陰之類也故日夏至而鹿角解蔡邕独断曰夏至。陰气始起麋鹿解角月虧而蚌蛤消月群阴之本月望則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則蚌蛤虛群阴虧○出呂氏春秋騏驎鬬而日蝕鯨魚死而慧星出東風至而酒盈溢蚕含絲而商弦絶新穀登而舊穀没龍夆一井而雲弥九天虎嘯一谷而風扇萬里陽燧在掌而太陽火方珠運握而少陰水方珠即方諸也藝文志曰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方諸月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熱以向則水生銅盤受之下水數石也箕麗于月而飄風起畢動于天而驟雨散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註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天將風也纖塵不動

蓋分門一段至[illegible]以蟻博而詞雅麗令人讀之魂搖神聳

而鴰曰鳴詩學云鸛知風將起先向屋頭鳴其且雨也寸雲未布而蟻蚓移矣東觀漢紀曰蟻封穴大雨將至巢居知風穴處識雨風雨方至而鳥蟲應之太白暉芒鷄先夜鳴火精光盛馬先晨驚鷄為兌金〻為兵精馬者離畜犬為武神于七旦興介駟將動鼉鳴于野鼉應于淵騰蛇雄鳴于上風雌鳴于下風而化成形淮南子曰夫螣蛇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以斯至精相應不待召而自感者類之所應也若呼之與響形之與影故抱薪救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彈角則日搖鼓魚而波湧物以類相感神以氣相化也豈以人情也哉

正賞

輕近美點今乎
不可側?⋯公
賢之其实不去
哉于以正為鄙
以美為悪重古
而輕今貴耳而
賤目世人安可
不察若是耶





深唇曰知味知
晋識王文喻一

實也由于貴古而賤今情之乱也在乎信耳而弃目昔魯哀公遥慕稷契之賢不覺孔丘之聖齊景公高仰管仲之謀而不知晏嬰之智張伯松遠羡仲舒之博近遺子雲之美以夫子之聖非不光於稷契晏嬰之賢有減于管仲揚子雲之才非有劣于董仲舒然而弗貴者豈非重古而輕今珍遠而鄙近貴耳而賤目崇名而毀实耶越人臛蛇以饗秦客𦍑之以為鯉也既而知其是蛇攫喉而嘔之見淮南子此為未知味也趙人有曲者託以伯牙之聲世人競習之後聞其非乃束指而罷見淮南子此為未知音也宋人得燕石以為美玉銅匣而藏之後知是石因捧匣而棄之宋愚夫得燕石藏之以為大宝周客聞而覩之以為石也遂棄之此為未識玉也郢人

託以靈均舉世而誦之後知此非皆緘口而捐之此為才
文也故以蛇為鱓者唯易牙不失其味易牙善知味能辨澠淄二水以趙曲
為雅聲者惟鍾期不濫其音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知音
者以燕石為美玉者惟猗頓不謬其真猗頓大富牛羊于猗氏之南貲擬王公富于猗
氏以郢賦為麗藻者惟相如不濫其賞漢司馬相如奏大人賦武帝大悅昔者
仲尼先飯黍侍者掩口笑孔子侍坐於魯哀公設桃具黍哀公曰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后噉桃左右
皆掩口失笑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之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以為上盛菓有六而桃為下
祭先王不得入于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蓏之下是侵上忽下也手擣楊
裘而喙齒晏嬰捧指而哂語見家語以聖賢之舉措非有謬也而不免
於嗤誚奚況世人未有名稱其容止文華能免于誚者豈不難

[illegible]此觀之則正可以為和美可以稱惡名實顛倒可為歎息也

叢室曰夫人必有所激而後通有所困而後益睢觀古人孰不由此而発志益名哉

激通

衝飈之激則折木湍波之湧必標石激勢之所成也故居不隱者思不遠也身不危者志不廣也蘇秦若有負郭之田二不佩六國之印李子嘿曰使有負郭田数頃安能佩六国相印乎主父無親友之義無一不窺五鼎之食張儀不有堂下之耻无無入秦之志[illegible]中之辱不懷復魏之心寧越激而脩文本為周威之師班超激而習武終建西域之績班超投筆嘆曰大夫無他志略猶當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illegible]立功西域觀其數賢皆因困以発志[illegible]

□此□曰此諸作
事以位立業之
本至而不主建
功立業时去而
終于無用故君
子貴惜時

胡相曰即一物
之微有足悲者
安可不及时有
為歲

惜時

自昔君子欲行仁義于天下則與時競馳不吝盈尺之璧而珍分寸之陰故仲尼栖栖突不暇黔（突竈突也黔黑也言其栖栖周流突不及烟而去）墨翟遑遑席不及煖（遑遑奔走席之煖而即行○揚雄解嘲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皆行其德行拯去救溺立功垂模延芳百世今人進不知退甚爲榮華劃絕嗜欲被靡絃歌取媚泉石退不能被策樹勛毗賛明時（毗輔也）主賛襄聖明之主空蝗梁黍（蝗能食穀言無益世用徒食祿酒蝗之食梁黍也）枉沒歲華生為無聞之人殁成一棺之上（死為荒丘之土）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言與草木同朽腐何益哉）歲之秋也凉風鳴條清露變葉則寒蟬抱樹而長叫吟烈悲酸瑟于落日之際何也哀其時命迫于嚴霜而寄悲

邵陛曰玉屑剉絲雖多無用

胡相曰重仁義而尊貴

何游曰感時思俱

于窺柳（見呂氏春秋）今日向西峯道業未就鬱殼于窮岫之陰無聞于休明之世已矣夫（言進不能摛勛不如退而處隱為得也）亦奚能不露衿于時秉染意於松烟者哉（寓意隱處）

王屑盈庫（言其多也）不可琢為珪璋（玉為珪瓚璋瓚皆有用之器但不可以玉屑為之）剉絲滿篋不可織為綺綬（綺綬皆成服剉絲則碎翦者安可為綺綬）雖多亦奚以為也

謂牧圉以桀紂艴然而怒（牧人圉人養牛羊者命之為桀紂彼必不服）比王侯於夷齊怡然而喜（夷齊孤竹二子名至高也王侯汙于二子無不恥之）仁義所在匹夫為重仁義所去則尊貴為輕

睎烋月明而知霜婦思（古詩最憐霜婦節秋夜月明時）聞林風響而見舟人驚（舟遇風波則險故舟人聞風而驚）

紅濡曰言榮凋困遇皆有以寒之

説儒曰人之秉大智知神者非無自也神而明之存乎人耳

王歲曰言人各有所重

吳儀曰言人各

春葩含日以笑秋葉泫露如泣脰然而春榮華者不謝百物遇春無不榮華悽然而秋凋零者不憾遇秋氣無不凋落榮凋有命困窮有期故春蘂雖茂假朝露而抽翠右詩擘珠偏犢翠清曉蓬秀叢秋葉誠危因微風而飄零右詩莫遺西風吹落葉却愁無地著秋声

智能知人不能自知神能衛物不能自衛故神龜以智見灼仲尼曰能夢于元君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知未鑽無遺策不去避胯腸之患靈蛇以神見摶時祟祀遲祠以神為蛇孔道輔往視以笏吉之孰知不智為智不神為神乎羿無弧矢不能中微羿善射巧去中微其中微者非弧矢也僅無斧斤不能善斷其善斷若非斧斤也

爲利則不仁故販粟者欲歲之飢賣藥者欲人之疾物各害其

沈神曰言樹惠防害遺當之早

[illegible]

吳儔曰言所好有同異

海岱曰叙九流之家各有其弊

許国曰道家祖清虛去辯忠孝

所立而桀紂之徇可以吠堯桀之犬吠堯〻非不仁彼各為其主也出蒯通傳故盜[illegible]之徒資盜跖而鄙仲尼運屈而恚天年運屈者多怨天辱至而怨人是以大焚而思燧人燧人始立火教人取火溺井而尤伯益伯益始教人穿井宿不樹惠臨難而施惠本不防萌害成而修慎是以臨渴而穿井[illegible]飢而植禾雖疾無所及也公儀嗜魚公儀休于魯相好魚而饋不受曰受魚而免[illegible]無以自給子魚屈到嗜芰雖非至味人皆甘之與衆同也文王嗜膳曾晳嗜棗膳苦棗酸二子甘之與衆異也

九流

[illegible]

道者老聃關尹龐涓莊周之類也以空虛為本清淨為心謙讓為德卑弱為行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裁成宇宙不見其迹

說又不可為

鄧生曰儒者以六藝禮樂為綜其文繁不可究詰

袁坤曰陰陽之家雖明乎天道人情而弊則拘禁忌溺術數也

劉勰曰名者通以正名為道去分斷名亦易析辭所以其薄也

亭毒萬物不有其功然而薄者全棄忠孝杜絶仁義專任虛淸
欲以為治也以上言道家 儒者晏嬰子思孟子荀卿之類也順陰陽
之氣明教化之本遊心于六藝留情于五常厚葬文服重樂有
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尊敬其道然而薄者流廣
文繁雖可窮究也以上言儒家 陰陽者子韋鄒衍桑丘南公類也敬
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範三光之度隨四時之運知
五行之性通八風之氣以厚民生以為政治然而薄者則拘于
禁忌溺于術數也以上言陰陽之家 名者宋駢尹文惠施公孫捷之類
也其道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定尊卑正名分愛平尚儉禁
攻寢兵故作棄山之冠以表均平之制則寬宥之說以示區分

焦竑曰法術之家任刑法而刻薄少恩

呂侍曰墨者儉嗇難遵

郤宝曰縱横者僉法安危扶顛轉禍為福然務尚華詐而棄忠信

向詩曰雜家之流蓋可家之用而无所係心

然而薄者捐本就末分析明辨苟析華詞也（以上言名者之家）法者慎到李悝韓非商鞅之類也其術在于明賞罰討陣整法誘善懲悪俾順軌度以為治本然而薄者削仁廢義專任刑法風俗刻薄殃而少恩也（以上言法家）墨者尹佚墨翟禽滑胡非之類也儉嗇兼愛尚賢右鬼非命薄葬無服不怒非鬬然而薄者其道大觳儉而難遵也（以上言墨家）縱橫者闞子（名子我）龐煖蘇秦張儀之類也其術本于行仁譯二国之情弭戰爭之患受命不受辭因事而制權安危扶顛轉禍就福然而薄者則苟尚華詐而棄忠信也（以上言縱横之家）雜者孔甲尉繚尸佼淮南之類也明陰陽本道德兼儒墨合名法包縱横納農植觸類取與不拘一緒然而薄者則

雜□□農家錯以治生為本弟分序不明

凌約曰以下捴言九家殊源同歸但九家之中惟儒道二流尤為最末歸宗儒本旨

無纖豪衍無所係心也以上言雜流農者神農野老宰氏范勝之□也其術在於務農廣為墾闢播植百穀國有盈儲家有蓄積倉廩充實則禮義生焉然而薄者又使王侯與庶人同耕于野無尊卑之分失君臣之序也以上言農家觀此九家之學雖有淺深辭有詳畧皆僑形反流分垂隔然皆同其妙理俱會治道跡雖有殊歸趣無異猶五行相滅亦還相生四氣相反而共成歲淄澠殊源同歸于海宮商異聲俱會于樂夷惠同操齊蹤為賢二子殊行等迹為仁道者玄化為本儒者以德教為宗九流之中二化為最夫道以無為化去儒以六藝濟俗無為以清虛為心六藝以禮樂為訓以教行于大同則邪偽萌生使無為化于成康則

瀛斋曰儒教又非道教可倫

氛乱競起何苟澆淳時異則風化應殊古今乖舛則政教宜兩以此観之儒教雖非得真之説然教可以導物道家雖爲達情之論而遠礼復不可以救弊今治之賢宜以禮教爲先加道之士應以無爲是務斯則操業俱遂而身名兩全也

[illegible]名所[illegible]勢名[illegible]乎可[illegible]執則經生家時有此語

焦竑曰四句設論精當持此以程量古今萬無一失蓋有名不有形名形參同觀乃無爽

大道上

尹文子

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為人君有術而使群下得窺非術之奧者有勢使群下得為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秘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凶愚命惡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

話時作曰事務實則名不混人主不別彼此不檢虛實至于賞不肖混淆賞罰倒置法術之不行也有由矣尹文子之術與韓非子相表裏觀其名實之論文殊奇豔爛去而肯正李迺卻謂後讀者取節焉可也[illegible]城曰長譬廣喻不厭其詳古人文惟取其庭蔚[illegible]如此學業又以此為驗矣

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或盡也使善惡盡
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辨也
名稱者別彼此而檢虛實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
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疏不肖賞善而
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疏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
彼又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為親疏名善惡為賞罰合
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
有理而無益于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于事者君子弗為
君子非樂有言有益于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能有益于事
不得不為故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于農稼軍陣

□□曰名法權
□是一篇大綱
領亦是有識論

湯雅禎曰獨善
独巧非善巧之
至信手寫來妝
詞自无生澁作
意之志

近齋曰立意雖
差一着而詞說
較正可為好異
務名作卯訂矣

王鏊曰以出乎

陳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為治外之理小人无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于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于事而不能不為故所言者極于儒墨是非之辨所為者極于堅偽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于君子知之無損于小人工匠不能無害于巧君子不知無害于治此信矣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衆行之為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獨群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

所為心若渴[illegible]
出衆說文詞許
多含[illegible]較上數
假使加生色如
丁卜級浮居
級增一級也

瞿曇淳曰精粹
細膩令制稱之
毋也屏之功上
下定民志此說
實相胎合天以
偏于名而輕營
之

重分曰引二語
作訂結精完密
无伏之遺恨如

周務出群之辯不可為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無心無欲者制之右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于諸侯之朝皆志為卿大夫而不擬于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兎在田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鷄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

[illegible]止敬奢[illegible]名實也[illegible]引証各及其[illegible]而詞氣激切[illegible]深有裨于世教者

蘇濬曰買雉獻王俞是非也二事實皆戲詞

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
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
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
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
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
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二國無聘者衛有鰥
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后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于是
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
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
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

汪道坤曰今世抗多以魚目砆玉而攘人之有者往往皆是

吳興曰交幻之以是為非以其詐

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為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其欲獻手已召而厚賜之過于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于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録以歸置于廡下其夜玉光明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遄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于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

……然非……理素定……子糾中白去不……行無天豪贊曰直覓無非真非無是之非之亂瑕之者之罪也自是理上不會勸游王懦曰宋公假仁也一會而詭二國之君乃不鼓不成列此不時值詐假名之術耳說著說兵行詭道宋襄之仁所以取敗也是非之介哉何不齊乎余有丁曰先序……斷……也

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廢翻為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逆符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五伯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戰于泓公子目夷曰楚衆我寡請其未悉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不鼓不成列寡人雖亡之餘不敢行也戰敗楚人執宋公齊人弒襄公立公孫無知召忽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既而使魯人殺糾召忽死之徵夷吾以為相晉文公因驪姬之譖出亡十九年惠

王世貞曰二君不王伯業遂焉盡伯嚣詭譎之術濟以假仁假義之辛宜其感也宋襄之正於出于假、之不得其術者是非果可定乎故曰非大聖其孰能定是非之準哉

傀思曰盜奸之害一之小者乱政之本在空最大国家莫至于不可救藥漢張綱埋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不知乱政之本

公卒賂秦以求反國殺懷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于執二君不正霸業遂焉已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己之是已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己所非然則是非隨衆賈而為正非己所獨了則從衆者為非順衆者為是

大道下

治主之典死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軌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子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而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

李坤曰按左傳昭二十年子產卒太叔為政定八年太叔卒駟歂為政乃殺鄧析而用竹刑非子產殺之也

錢福曰聖人聖法辯析有未確此亦一董決也

黃震曰辨名甚精也今笑喙名人口結一字一

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顯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畏也

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若自已出也聖法者自

宋鈃

凌約曰識得此情破則不怨貧不驕富不厭貧不羨富直是適人襟懷

直德秀修曰見理之言自覺切中世情解世之惑莫昭于此暗合訓剌爲一篇文字之凋

賤文熙曰只一段中亦許多議論許多層折至答問治乱上並

理出也理出於已已非理也已能出理理非已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古之利唯聖人能該之

宋子猶惑質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

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于已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無善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制而弗能制弗可恕也衆人見貧賤則慢而疎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賕于已疎之可也未必損已而不疎之以其無益於物之乩故也富貴者有施於已親之可也未必益已而不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致疎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富貴貧賤易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illegible]

□亦世教之談

凌稚隆曰說人情可謂刺骨文字更覺警拔奇岩

洪迈曰文勢滚滚不竭若斷若續曲盡其妙

吕祖謙曰借富貴者當酬貧賤之願以況人君當酬天下之願詞氣婉重將[illegible]則之意

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為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鄙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酬之于物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益欲料長幼平賦斂時其飢寒省其疾癘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逸故也故為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也故富貴者可不酬貧賤者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頴戴所以不頴戴則

君位替失危莫甚焉亂莫大焉

[illegible]

一叟之謂富貴行[illegible]

美貴者人之所輕賤者人之所[illegible]而非[illegible]非與同吉[illegible]故也[illegible]

[illegible]其微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世[illegible]之則天[illegible]心之所[illegible]之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仕始　　適一子

陳于皇曰定方以下四句是一篇主腦下逐段分解去

郭子玄曰此是刻意雕琢文字一字增減不得字字有法句句有心以年熟此下筆不驚世駭俗

林疑獨曰文勢甚委曲

陳碧虛曰随一子數篇者皆意之文此其最善者

郭子玄曰文意岩峭

陳子守滁別王子王子曰仕之始也不可不慎也夫君子肅以驗術矣履以稽終矣造以考成矣入以要至矣陳子曰請問焉王子曰定方以志濟事以才固守以力含美以幾終始之道也陳子曰請問焉王子曰端委嫵于似变化神于交向徃起于微性直奪于勢是故貞者以獲戾也佞者以蒙澤也鮮弗惑矣故曰定方以志也敵者售乎殷也強者勝乎重也通者乘乎時也振者懲乎槩也故曰濟事以才也夫傑而持權之惑拆矣奮而立撼之惑仆矣恬而居誘之惑趨矣是故相時而渝汙也遯成而寢弱也故曰固守以力也毀階于譽忌戕于妍怨深于劣夫

而實從之也故曰固守以力也毀於中暑忍毀於辯說干大小

而勝於義作大名而治以是故相時而論行也通故

挾之於中也故曰德事以古也依而擇之與國接美事而

曰寔以方也故者者其干泛也任於勝乎重也通者東平諧也

生有奪于勞況故貞者以寶於也循治以繁謂也鮮能繫以故

而三曰王闕瑪主子曰諸春廟干以友也由于文治往迷干勞

士子曰文方以志經事以其國守以力今美以發發路人通也

詳於上敬以籌義通以美廣人以聖君美學中日言謂言

四十行為王士王子曰在人殆也不下不宜也朱其不雜以

往始

[illegible]

門藏也謂其深遠也精其奧其精夫大神入齋之道理十

之道也故大直貴賤中道貴賤人之道貴賤物近貴賤也闔其

矣聞者改曰此行矣遷善改變其德矣此六者殺之為也乘

役其兼矣得者改其亦復其矣行者改運其極矣若改羅其

神道至明入道至隱物道至難乘而降文出道神光故實者

於神十數然而世無遇也問于師曰天道至

秘法

曰深妙之道也

也夫至覓非十不修矣大齋非力不固矣力固非德不全矣

故十住而不藏實而隱中藏而深出華而結然故曰含美也

李士表曰終始二字並前照官得到

吳寬曰晴開明然極占數每與同川府君說卦皆持兩端府君旣之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此理是以君子之于易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聞之而后行者同而後率數合天下順時而

君子任而却視實而虛中矯而遯出華而韜處故曰含美以幾也夫志定非才不濟矣才濟非力不固矣力固非幾不全矣故曰終始之道也

秘奇

張老神于數然而世無遇也問于夢澤子夢澤子曰天道忌彰神道忌明人道忌露物道忌華秉而除之其道彌光故實者或侵其裏矣浮者或依其表矣佗者或遭其履矣劣者或遲其祉矣闇者或相其行矣覽者或宗其觀矣此六者數之為也秉除之道也故天道貴微神道貴秘人道貴襲物道貴質存也闔其門襟也諱其端運也藏其輪竟化其積夫天神人物之道畢于

雖知雖而悟此
亦奠所以則重
于先王也張老
不知數妙之理
微天神人物之
忌豈神于數者
之所為耶其不
達也有由然矣

數矣知而違之有不值其忌者乎夫子之於數也悉其大
其交窺其迹不眩其率天地以子不得隱其度鬼神以子不得
隱其情人以子不得隱其紀物以子不得隱其態夫測深析渾
好揭玄以示者忌之歸也宜子之不達也是所謂棄除者也是
故君子冲以為體直以為用遂以為屯默以為童憒愡以為象
希夷以為形以索以存不苟示人百福其湊夫子信之矣

疾瘳

康剛川曰此蓋
託疾設為憤世
之論呂侍曰痛
國病君病民者
亡非事本王
袁曰詳而有旨

王子渭仵子曰子疾且瘳矣何為乎歸仵子曰子疑予乎予語
子予聞之病国若六病君若八病民若四逶爵褻刑毀背梨憲
離德窮権六者病国莫大焉比佞疾貞玩戎親險渠田厭政損

[illegible]應以夫曰故夫子之仕也一轉時仕所當然之事如此則晋不如此則當去下乃托疾以明之復將世求合者大庭

疾者逸曰恬靡業數句自欺忤時世謙儀以來出處之分未叙處以自適有大見有大鑑籍

威罰慝八者病君莫大焉效逆損贋贓豪蓄利之也病民莫大焉故君子之仕也非以榮而已將以瘳之也吾聞之救過之余不可以極累咎吝者不可以造吉習行者使負鮮不躓矣今吾有大疾五不見於色恬靡業宜忤人亢戾俗信泥古絜取謗夫仕者之謂何將上下之疾是務去而子身之不瘳其何能為子之歸也屏慮而寂處動作而和秉拔固而行恕其愈也而復焉夫行意者不畏譏濟大者不輕以試矣子先大夫曰格而施毋範人以縱其允有功予弗取辱先大夫之余王子乃謝曰予鄙人誠不足以知子

重師

□□一篇
□□曰首尾
□□該次及
師□成就目之
人材所係其重
皆推本之論

虞□陸曰五經
及諸子而切至
手裁別製亂曲
折變化詳尖纖
悉俱是師範
□古甫曰氣力
精采堅蒼是的
當議論
陳詳道曰句調
鏗鏘讀之傾人
耳聞
王方逢曰尖直

曾子如陳王子謂之曰嗟乎師道之廢也秩之而崇焉以去之弗張易以抗上陵而下抗故居若易焉夫士國之材也師栽之有司舉之天子官之故師材之源也易以居焉何以教々之失則何以舉々之非人何以官々之無良何以治故治因治由官否也官無良由舉肯也舉匪人由教弛也故師也莫重焉易焉以居昧其職也予聞之師道有五一曰正習二曰勤業三曰介守曰崇恬五曰篤善夫言佞而道貫象莊而行邪枝繁而本剝是以正習之為貴遊以棄時惰以玩歲是以勤業之為貴豢接而徇行與市焉而以訓誰則能之是以介守之為貴辟而修以保年也失若覯獲義生焉其趣乃懷是以崇恬之為貴夫右

熟勵劝率之意詩箴規之本此典錦愈迭溫矣士曰愈于使君非延起一朝之务故典使君之行不以領而以規文体相類

刘須溪曰此篇典太史公日者傳寔露圭角尚有含訊隱刺神雞則傷急皆嗟有數種激氣迫

賢左劣植率什梗乃能動矣是以篤善之爲貴行此五者以教可以淑士矣士淑舉用以臧舉臧官用以良官良治用以昌故師也莫重焉其何以易茲行也惟吾子之振之也夫陳大國也子振之四方則之師道其興乎

神雞

予獄既久請于神曰盖聞之洞棨者昊也贊貞者天也故哲領不折妖體无離乱睨見褫歆棗毎逑故剕聖之刄无断毒賢之鴆无霧掩正之綱无裂墮良之犴无虔是神戒也予之獄也奚罪待命稷時傪肢憒志恍分忽兮聆神之難一雞曰醜士對怨妍修夫短醜東家之宴西隣怨詛是故握珠珍而棼尾礫彼有破

…曰一難
…其不去消從
…拾二難訊其處
單抗尊尚足懶
卜說進去未曾
窮到底
林疑徵曰官无
大小奚君之心
一地若貪位慕
祿些勢而不去
言失勢久不敢
言失權耳目習
之所爲耳君子
當忍此耶

劉槩曰此皆強
爲之說神聰明
正直毋忍爲此
言逐句想是亦
借八借言之

篭𦙶之駃騠鄭姬之贅而曰是則明眸汝也蒙垢任伊汝…
滌彼髮不括若巳遂者是贅鄭姬則賊蠻而擲尾㮣也汝奚無
罪予曰天之畀予厥鑑湛湛乃緇其素詭中以谷則予豈敢予
不知罪二難曰攄崇者卑附操首者尾隨宅腹者㱿依言勢忌
失也虎豹遠山見威于犬悍夫不戒或孺褻焉鷙折其翼而鳶
豕腹汝乃捐華背要而昔心不移夫舍陵趨壑誨擠者也去重
即輕筋擲者也服冕不則命裂者也予失勢矣固昔憎所棄而
往所使也汝奚無罪予曰勢若龍虵誰與執之且棄恥若疾掩
耳冒嘗貪主人之利而惟進若剸予未能也予不知罪三難曰
虎搏薦手操孤不射非巳利虞人布羅獲禽並若見若弗禁有

衬直至无可置
对处

陳碧評曰聞嗁
勵戮句直言切
動人　點真矣
出来令讀人指
髮無

唐荊川曰此世
公而無悔亦足
見其无怨天尤
人以希作了當
論之意

在野也豈腹可飽忍割朋肉痛踊切膚也故攘鄰之膏以赴盜火鹿已而已子則塞勢者之賄奪配乎大爵之口而飼之人貽國人以富而並以其身費炭夫存隣羊而射虎逢虎之怒惡禽斃而毀虞羅遭虞之疾是聆者為也汝奚無罪乎曰梟搏雞雛其母奮翅知不能庇愛於也已夫閑帝助戮良所弗忍予不知罪四難曰衆直須行不勝單倭十葉崇治一絲潰之點夫伸舌忠口是屈故堅除不伐炎漲不避鑠焰不撲族骨不解奔飆不障虞反傷也而予務勁若之摧而辱士之庇汝奚無罪乎曰吾寡五炎之賦誠不能使勁若之內屠也且覆惡以求立也德強以避抑也曷可說矣予不知罪五難曰不援之道存乎托也衆

刘既曰有中立奇不停之意所謂不以危亡去唯變節者李上表曰君子憂國愛民不二念抑強扶弱之志死而不渝立主有謂諫臣曰卿孤立乃去如是对曰臣御托至主是為不孤竊見陛下乃孤立耳此下是不纏不倚之夫遊以夫曰此是

匿其援以備攻也王屋之烏弋人弗射皇囿之兎羅子不逐
攢之蠅忍而弗擲若木之條引手莫攀賞其生陸弗剪弗戕其
附然也故陽區無凍垂仁壤無槁品潤国無樸類附之及也子
需托而子援矣汝奚無罪予曰予聞之健夫終日立不倚不僵
衆恃而不休非夫也予不知罪六難曰世有尊官莫知其名手
握雷霆奔轟閃燿旭景倏忽殊態改視傴僂而趨貴以最考唯
唯將事是為豊績磬析之腰嵩其文組如醴之輔順祿是求故
劲項者辱剛膝者斥毅面者黜符中者免餂泄之孔忤臆者扇
不薪之焰是天下之至感也汝乃覘守矩執恭不踰愚不省已
倨吝人之僭茲搆之由何謂無罪哉何謂無罪哉予乃俯伏嘆

…盛術暴…
…刑措莫此為甚

孫大掄曰月槎仙事首尾此意相應

王荊石曰首員言物色不足以盡人見吳子內重无假于外

支道林曰引東方朔二句未免賤駁诉偶矣注吳子不比盗似之徒以月槎自擬分明是有自得處

息淫然汗洽駭然股慄厥罪自知無復以對神不復難

月槎

客曰月槎仙事也吳子擬之其不比矣夸澤子曰不然龍蛇之蟄不澤泥塗貴在莫測也故古今豪傑非常之士或起于屠鉤或隱于商販何則物色不足以盡神局促不足以語變故蓄玄之士不厭乎喧囂盜似之徒或䖏乎閒寂蓋內輕者必假乎外挹胥者無藉乎跡也東方朔謂金馬門可以避世又有謂終南山為士夫捷徑者夫然庸知仙者之非尋常耶尋常者之非仙耶吳子吳越人也慷慨倜儻若燕趙士是土風不盡也性氣自負然恥任挾曠達而弗為悪通利而弗貪是綜跡弗足盡也蓋

曰如漢
風立九霄
之上俯仰六合
何物丟丟非惟
不挂之齒吻亦
不足入其吳富
冊府也

龍蛇而变化若殆仙者流歟方將揚帆鼓柂窮深極遠日出乎江湖浩蕩之中烟霧窈窕之際則尋源訪石恍惚遭值安知其不繼鶩而遊耶子謂弗比過矣

歸故

陳浮溪曰此篇
遂王子洪公除
安效以說風入
於退遺後后出
篇中正論大典

汪元澤曰貶駮
當時之令以為
吳子答
劉須溪曰不盡
而答其决是遍
縣令身上即斷
謂罔民意

吳子令遂安王子曰遂安往稱儉而淳兹不然矣羨者皆侵不守于閑而散務濟奸國之憲以賈戾而嘗其軀弛而能彀上用竊為譎謂賢也夫儉刑侵者也詐譬淳者也是唯去澤不若也而弃以及何居令者謀促恃其不越而弛度以臨不虞後至氣蕩其真及于浸淫被其宿昔之讓而一朝逞為其患且倍隄而答其决曷可免矣且夫聖哲權世明察濟偏甦飫

吳詩曰下勑使更張入轍令人有維風率俗之想

刘槩曰借喻提出子務歸之一句絶妙絶佳所謂千泒方流一障可住

林疑独曰餘音蹋人句〻傾斫

吳詩曰司民牧者當寫一通置之座側

魚之罟施之鮭鯢裂綱毀紀無焉輙論矣驅車而遁豈御之□
不溺洪聽而與更畫濟之道也抑聞之旅在途而迷指之其□
而令之歸邑之舊也子務歸之而已故崇實抑華滋其蔭也□
軌辨物閑其怨也樹惠代禎昭其向也明德揭典衛其侵也然
而不寖者否也且子瞻而鮮嗜通而不歆峻而寡爭儉而能淳
子之有也布子之有而舊是復何憚於遂安

仁理

齊魯之民寬于理錢子涖焉人曰錢子諳法而明文稜以其優
裁弗獲矣予曰信然民且重寬何能獲焉雖元亂夫𢘋寬而使
也亦唯昭其恕思而務求百一之生以畀焉豈其負越而□

□□□□姦奸擿伏□求以伺察五□□法為公□□此尚有愧色

唐荆川曰論語云□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者此論近之

楊伯莽曰民亦諳法明文之不可恃是其筆力到處

謝以夫曰到末歸結一句數是寸鐵殺人手段

執之也不然嗟授之民命而令書其術譬驅豺猒而内之囹圄擾且噬焉其無乃非人仁之意也乎夫黔諳者不度恃明者不疑不度不疑其何以獲彼恥不獲而務逞焉民且斃矣無故悦而意舍之憎而意繫之上下其負而文法之務兢兢之民曷能與知故慘刻之教哲人惡之鷙悍之吏聖王尤戮很戾之長廣民感焉且夫滯法者情遺情遺法亦弊任文者實病病文為虛是我且為牿其能臨民茲役也寔唯憫寃之故亦曰試之矣知其仁仁能度能疑明斷生焉庶其有獲若曰文法一獄吏辦之矣豈以待錢子

居謫

……以嗜好
……盜似之走
……大損曰居講
而藏一小人也
身黜是憂君子
道抑是慎
王荊石曰篇中
道出憂國憂君
之心有离騷悲
切迫惻之氣特
悱哀以讓耳
支道林曰此論
洞人肺腑所謂
一腔心續昭已
耳目

……滴且行有問于予曰先生樂乎曰否曰戚乎曰然曰獲戾以貞犯衆之忌有是節也終吾身恃矣蹶而虞一厄沮喪竟免而恒若則然先生豈有是焉予曰否夫舉國之憲者期免濟也而弗濟焉雖弗懾抑已其頭其曰將以獲戾而成吾恃焉是利弗濟也夫憲天下之紀也舉之弗濟憲且墮焉墮國之憲而崇吾節然且利之其不可矣且黜身非辱罷道爲榮〻辱之端君子審焉已身黜是虞道用抑焉是戚夫有敵而伺吾〻惟弗攻攻之不克敵且張矣故擊惡者死斃不斃藉其怨也吾節務成而貽悪以藉憂其在玆夫雲蹶而戒若怯也幸弗濟以貽吾節視快均焉先生其能樂之

[illegible]曰此篇[illegible]明白分曉

[illegible]林曰首段敘事做個入門話頭道出母子慈孝之狀宛然在目

李士表曰國人慕之以下許多思慕令人有嗚咽之悲

呂吉甫曰深山大澤一段原其所自出引起亂厥子知母已一句許多曲折未

註

慈慕

慕慈哀劉母夫人周氏者也母今郡守遷一君其子焉母之卒也計自越君仰天泣幾絕曰嗟〻傷乎予之罪也夫予之罪也矣乃予何用生為矣予之仕也母留之焉省者九越歲每書致弗欸仕而顛朝夕省則曰勿歸我健無恙無念我俾我覩汝成用茲輟歸圖而今也有茲故也是予之罪也夫嗟〻傷乎予何用生為矣國人哀之乃為賦慕慈或曰孰則慕焉曰言君慕也乃國人亦慕也或曰何也曰國人之慕也以君故傳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人之不詳而以貽禍故鳳不字梟蘭不茁蕭瘠土之植無朕而并株之實無善其然由也婦人之行無閫踰也其

□□□曰語皆
到此嘆嘗其詞
又宜尋繹其趣
王元澤曰認厥
子一句承上起
下后面許多稱
頌替揚且從此
句生出
刘須溪曰儉貞
弗妬弗煩弗欺
五件皆君之良
昭出毋之良益
似因人口吻
陸西星曰事相
戲殊非胸中無
豎毫下就虵者
宋玉措詞

啓能顯于古用彰厥子觀厥子知毋矣君之治黄也不以民封已不以奉貢秩觀君儉已是故知毋之儉也已不以撓撼守不以誘易趣靚君貞已是故知毋之貞也已不以賢盖人不以疵敗良覩君弗妬已是故知毋之弗妬也已不以毛務益其績不以口惠愚其民覩君弗煩弗欺已是故知毋之弗煩弗欺也已數者君之良也而毋出焉是毋之良也慕君斯慕毋矣故國人之言曰何傷乎是其國人之罪也夫天乎其君不壽毋而奪其君是故言善者稽其行贊德者本諸先已之不臧先古弗揚嗟乎讀此詩者知孝矣

山家以立字到較底以肯山幽等文字最难精切是篇理到詞工句〻俱真體実的之言笔势規模以從莊氏子来

休菴盧曰直叙中有反扶

吳侍曰通篇俱根理窟

劉榮曰能立証上以下論力之作用当一気看

唐荊川曰推証狂底帰结山峰峭立北哉作帰吉

吴先生名山宅之陰有山峙焉三峯而中峭若立先生曰是惟吾裏以號焉曰立齋予乃序曰夫飭彴蹈立者莫如立矣夫唯立是謂道根道根是謂物宰〻〻為立〻〻乃不拔不拔之謂能永存永存者純是故豊侵情約悖志幽惑智行亂思重撼守夫五者之謂物交物交者吾以觀吾立〻〻迺克不立迺不克不克者亡夫道或戚或敵或主或隷或局或闘戚其良敵肅張為群物疆衆物之彊備之弗忘主於一隷乃役為群物辟群物之辟乃登無極局而持闘惟時為群物攬群物之攬握之不遠夫是之謂能立〻〻若豊若侵約莫悖幽莫惑紛莫乱重莫撼夫是謂物莫之克夫寧若不擇不擇若狂妄窮者不固不固者渝守昭的

曰明守固曰貞貞且明為立之根立之根是為疆之衛辟之蝴

机之門不然且愧兹山

請年

夢澤子見冊崖子請年焉曰七十矣曰夫子之獲兹也何以曰下士聞道鮮不大笑子能無笑予將子告予聞之德我者讎我讎我者亦德我恩我者害我害我者亦恩我生我者賊我賊我者亦生我百樂我德亦我讎焉百憂我讎亦我德焉百欸我恩亦我害焉百惡我害亦我恩焉百骸我生亦我賊焉百毒我賊亦我生焉故羨生於乏乏生於羨輕生于重重生於輕暗生于[illegible]明明生于暗榮生於禍禍生于榮務執者或失無執者無失

褚伯考曰人為物欲所害外鑿其形内骨其性終日營營賊棄其天以希不可得之勿其液涯身物生以求之故力竭形弊而中道夭昔論年之論蚩于死生處倫之説停矣聊可止驗

李士表曰玄之以玄深之又深人去解得此於欲雖脫俗緣生死關

[illegible]王雱治曰逍遙古者老子道德經亦化起語出來[illegible]里漢無牙鋼[illegible]皆金

務取者或奪無取者無或奪故知其無者有ㄧ之用矣知其虛者有實之用矣知其退者有進之用矣知其弱者有強之用矣故目視強則盲耳听甚則聾心思過則乱是故事天者務嗇修身者務閑嗇之者非徒嗇其欲而已也亦將嗇其智慮耳閑云者非徒閑其欲而已也亦將閑其智慮耳嗇之又嗇亦無嗇ㄧ閑之又閑亦無閑ㄧ嗇ㄧ既無乃登無嗇閑ㄧ既無乃登無閑無嗇無閑天地不遠日月為衛萬物皆隨亦既無始亦既無[illegible]

夢澤子曰夫子之言至矣吾聞之疾者促之本也遲者延之[illegible]也夫子曉而厲焉復曉而官焉富不棄僉老不倦理仁若ㄧㄧ心也復從事乎至人之術長生久視其在茲乎再拜為壽而去

若非法問其說而已此亦特問其指意耳審之又審亦無害

爭者以問道入者非徒要其說而已也亦將要其指意耳問之

故曰視聽則言耳所其則進心思遠則亂是故事夫務察修

若有安之用矣知其危者有進之用矣知其殆者有強之用矣

務以者攻事無攸若無攻事故知其無者有之用矣知其虛

十八卷終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九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蘇濬曰辨神鼎之誣議論正大儒家之口吻也使万世之下好奇怪者拑口而不敢言則子華子之論不亦大有関于世教耶

王道坤曰胡龍頷下肉也以上皆委譎怪之詞下用四句八字斷譎怪也意單

陽城胥渠問　子華子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嘗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鑪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群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群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顫而絕帝之弓喪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山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

王世楨曰人之異於龍一段乃宇宙名言名理只此數句足以亦神影之誕破千古不決之誕矣下文許多議論皆由此發揮去而此幾句一篇承論機軸

注道坤曰以神影為依托之言故逐句詮解歸之于正亦徒解

捨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者知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影影之異於雲言之辯也惡足以相感召而實使之者耶其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假以指諭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偽則知者正之譎甚而亂則知者止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鑄鼎質也登渡首山就高明也作為大

[illegible]之說若非
子然[illegible]申
安能為此說
吳莆曰此解儒
家所深信者第
神仙家以為何
如
景賛曰逐句分
解明析可曉化
譎怪為虛而彼
好怪之徒其疑
亦可以少什矣
穆文熙曰怪譎
之說本易入人
故曰素隱行怪
後世有述焉後
之從詐者號之

爐鼓神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群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駕也。帝御者雲臺之闕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群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于下也，不得上升，無見于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袞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央其祭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取傳之，以相誑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

[illegible]
[illegible]于黄帝所造者代不乏君而皇漢武其特甚者矣夫有生必有死少而壯既而衰老而死與彼白云至于帝鄉其有是理耶抑无是理耶

而為虎纂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其心於黄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為衰老轉而為死亡聖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免者也且自故記之所傳若存而若亡大庭中黃赫胥尊盧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圜之上嶢榭聯累雖處什伯不足以處之也而復何所主宰臣何所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于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歆羨愚者矜跂甚矣世之好誦怪也夫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黄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為者同而所以之適為者頓異是可以决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

王儒曰此一篇以証神鼎之妄皆是以理為主若公仲承黄帝之間是論怪之極理之所不可曉者

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illegible]

楊維禎曰牽宋氏以証加減之証喻極剴切見得以訛傳訛之言皆君子所不道也惟明理者办之而已

汪道坤曰此段收結得完密世代之君惑意于鬼神怪異之說未嘗取于華子之論通而進之世有持正道以闢諸子者或未之深思乎

汪濬曰子華子此段大意細[?]為

如是也。鳩工而穿井于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
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
于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
力非得一人之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彤于井中人之譬也知
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
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左右彼詐希寵之臣又
從而逢之是將其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所以反之復之
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

孔子贈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為響響欲絕而感已移意之所以

必須精誠而文于雅暢聯絡讀之令人胸次玲瓏

王偉曰子華子此段文勢縱橫詞鋪嚴密如大將專任劍戟森嚴而伍列不紊者

王鏊曰必先正其本以下文法甚好且又有歸結

為思思未萃而事前輟何則精神之所弗包焉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旌善類而誅鋤醜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神也精神不白則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怨以譎偽而課忠言非其領意非其真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于夕室也是白之懸而黑之募也是縱櫂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為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出言以副情端意以興精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曰感不効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子華子違趙趙簡子不悅燭過典廣門之左簡子召而語之

曰小人讒言纍纍可主心不之賁而工人雖禍若多矣独灶過為然耶

姚寬曰詞命絶似左國之功齒嫕而嚴詞和而毅不露痕不傷氣宜簡子得書而自訟追悔也

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賞也且無以爲國矣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於塞子華子之行者五日矣燭過反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使使者于齊而使董安于寫書以招之子華子稽首而來再拜以肅使者于庭而授之辭曰王君之亡臣某不修束越在諸侯以爲主君憂臣聞之物高於所其士高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爲執士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成于上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于下魚鼈安矣松栢茂而陰成于林途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亡臣不佞實有隱衷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狎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惟亡臣

王鏊曰詞甚卑婉亦頗有情

茅坤曰大意欲出于先意為善遠惡皆有意也此篇出入老莊語意極妙

姚寛曰此段大意俱是老莊家數而章法句法字法亦出一律

[illegible]仁曰[illegible]若幻[illegible]不幻真[illegible]怪而實

亡臣雖復對死以冀潰明其敢忘主君之賜惟執事者財幸焉簡子得書召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本吾且死汝必反之慎不忘也襄子曰諾無恤簡子之子

北宮子仕

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乘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亦嘗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以是權蘇之弗繼餬其順頼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為於善而遠其惡也庶幾於完子華子愀然變乎容有間曰意是何言歟善奚足願而惡奚足遠吾語若聖人不出天下潰潰日趨于迷欲以有已而卒于喪已欲以達之于人而卒於失人凡以善故王者伍與將以滑

華子胸中一片見識磅礴後方悟出此段文字

卲寶曰此段純是莊子口吻詞若險怪不經至理昭然可曉

凌稚隆曰剖破理窾從一點靈机化出所謂百煉金精倣成奇品宜北宮子聞言而心醉也

今世之惛憖去善其殆可乎哉善弗去亂弗艾也而又奚以為北宮子曰嘻有是哉願畢其說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交滑如埋亂棼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也如焚如氷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蠹明弗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為古之知道者洎兮如大羹之未調譝譝兮如將孩隋推向遷因蕩而還其精白津津若遺而復存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羨去慕孰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以為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遠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予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懥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頗

□高曰□之意藤直酒利刀一割斷真是諸子中赤幟

呂祖謙曰子華之說欲人出于无意即老莊无為自然之說蓋人有心則不去自然近而家遠而國與天下一以有心馭之是將日營乎智術之中也如之何其不乱耶

楊維禎曰數子皆得所欲而遠所惡者然且不可況不能得所

之意而接彼忿悁之心何為而不鬬鬬且不止小則嚣凌詬誶大則碎首穴胸夫以若之言而幸于完其幾於殆矣北宮子曰嘻若是其甚也子華子曰殆有甚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所由生皆存乎欲善而遠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而說乃以是召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為而亦唯此之事是事禍也父以是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共夫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仁臣以是故不忠大倫蠹敗人紀消亡結轍而趍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石碏欲完其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拒蒯聵寤生克段怨出而寘入季友鴆慶父叔向誅鮒雍糾之妻乃糾於朝莊或作仲

奇手

黄震曰援引諸人作証事極真切不漫

董份曰神氣一莊生也步趨一莊生也其誰為毋而誰為子耶

洪邁曰信可以感豚魚夫无知之物猶可以信感況于人乎試觀骨肉相詒朋友相妬上下不相保起于一念之疑故耳成什則无意无吾無則皆自識私說而

子欲託其帑於魯。而先甃其室。先君厲公一言而殺三郤。父并忽或作恐於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為數也。是皆名為求得所欲而能遠所不欲者。然且大倫斁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於欲善而遠惡。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荊棘生矣。父不疑于其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弟必共。夫不疑於其婦。婦又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忠。是還至而効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惑。謀必格。大道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志堯舜三代之王也。無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所

吾弟忠[illegible]之效又何惑耶

瞿芷淳曰平化權衡一段借喻高奇色色愈新

許應元曰此篇正言若反後至末通一數難語上乘妙化

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為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切者不立虛願者不至非惟不足以得福而行又以召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平其所養而直以行之何進而不得予營而不就者而又奚以善為耳善不可以有為也堯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是上與下爭為善也上與下爭為善是兩實也兩實則烏得平平不施焉則惡得直失其所以平直則堯無以為堯矣舜無以為舜矣吾子謹志於堯舜也而又奚以為善北宮子之衞主於叔車氏叔車氏有寵於衞君國人害其嬖而將討之北宮子喟然嘆曰吾

錢福曰此段見人君蔽于左右之毀譽能所以治者君之所當獎然而毀言日至至于死以自全如之何不爭左右以求譽乎齊威烹阿封即墨明此矣

倪思曰左右之情同則譽之助之愛之反則毀之擠之憎之至于苟且公行貨賂道遺朋比互

為是遠夫子之言也。是以獲戾於此也。吾何以衛為致其所以

為臣而歸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謡言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子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薰也。固宜。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已者。助同於已者。愛同於已者。愛之反則憎。必有所立矣。助之反則擠。必有所在矣。譽之反則毀。必有所歸矣。然而人主不知察也。

……以相當此公之……亦宜景公之接踵也寧独齊之国無耶

真德秀曰此元為之旨景公息足以語之道太古之治於景公徒一哄而已然此篇筆端鼓舞往往自恣景公聽之徒曰拂吾之陋信哉其可以拂陋矣

王世貞曰已上具太古之治死為而民自化神

左右執事之臣從而其得所欲為則不禁也世之治亂蓋嘗存乎兩間齊之蕪也固宜

虎會問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為國柰何而治。子華子對曰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為則狹矣有意於治則陋矣夫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以有為矣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為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為治厚而不譁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群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境以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之

好之世皆少為亂之以不治治之非若救之人主自智者也

主自恃其巧知者不以天下為可治然而好無窮乎智巧之所不料蓋棄道而任智者必危釋法而事前者必勝惟有意於為有意於治必至棄道自恃而任法是以難也

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為多夫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于欲為也其禍起于頤治也夫有欲為頤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為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庀其司以不知為道以柰何為寶神農曰若何而和萬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為日月

以拂酉

不致之言不產之事諸……以不……道以

治也日者……以向國也不……

……

以拂酉

[illegible]

……以古人自[illegible]……

[illegible]

……際。是故天王[illegible]天下以為[illegible]後世以為[illegible]以[illegible]

……鑠曰若何而服而荒之曰若何而昭吾所[illegible]

蘇濬曰此以下方論齊国之不治盖景公問齊国之不治甚発問之旨只是以智巧法術之間求治齊之方耳故正言齊法網之密君臣相率於詔諛而危詞以動之

婁約曰亟言激諭鏊〻可駭必有人心者當洒然一変矣

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奇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為功後世以為能以故記之所進而君之所知也臣懃而不知方始而至于朝也竊有[illegible]孫之[illegible]以為齊者抑以異矣鐘鼓樞圍日以抎考而和[illegible]不[illegible]司[illegible]之刀鋸斷斷如也而罪書滋長諸侯之賓客高其辰[illegible]而[illegible]進[illegible]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為蔽蒙僮夫豎隸曉然皆知公上之有[illegible]心也造為謌謠以蠱君心君曾未知之也晃然清晨佇以聽愁焉以古人自耦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誹而顧背以其一介之卹試嘗君之嗜好而以干其不測之禍臣懃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更考所由來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illegible]

嗟推論曰此段見君之明有可開道可勗邪者之臣无王君之善亦引詩景公以有為

王道坤曰說六邪敝及於國家受其

集矣群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故其敝日以深其固如性子
君曾不知之也夫以君之明踈瀹其所底滯而開之以御道夫
訑能禦之抑臣聞之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不可為也不可
宪也因其言而推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為國不毋
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吾欲以有說而無
所措吾辭而之道愽大而倪无非所不能為也嘗曰有以拂吾之
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

晏子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而莫之或知知之
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才也實難

謟敗賢古謂蔽賢之禍惟此痛快

立濬曰宝玉材木之生皆未易以智力窺方知賢才之伏也茫盡而曰天下不復有賢者任吾不信也特抑天之徒蒙蔽之使不得自陳耳

鮑彪曰天生宝下材亦且愛惜則其于賢才可知蔽賢者拂天也隱禍所必加也

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之所獨燎也陰陽之所機移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者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衍于後嘗試觀之夫物之有材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秘惜不可以智力窺也豪金以沙固玉以璞珠之所生漩栢之淵而限澳之下也豫章楩柟之可以大斵者必在夫大山窮谷嶔巖㠥峿之區抉剔之椅摭之剥削之苟有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蛟鼉虺蜴之變雷霆崩墜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材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壅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謂之逺天而

荏評曰為不善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于隱微之中若天得而誅之妨奇病國之彼其為術也巧其為机也深而冥冥之中已降之罰共待報之不與爲誰云天道遠也

蘇濬曰人情有所甚愛尚且惡人之攻之況資材為天所甚愛彼敵資者天有不殲之乎

王道坤曰道凌[illegible]指狀微焉

顯明違天而黷明神則殛之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illegible]起敗而族夫是之謂隱戮隱戮也者陰隲之反也如以匙勘鑰也如以璽印塗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駭乎哉吾子之言也嬰也頑遂其所以聞子華子曰大夫無甚怪於余之所以言也余之所以言其有以云也今夫人之常情為惡其毀也成惡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恪固之心恪固之心萌于中虐卒然而攻其所甚愛則必瞢趐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奪氣沮而志奪則怫然而怒填乎膺怫然而怒填乎膺則將無與為敵者矣天地之所以生材也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恪固之心曾何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其

呉□曰蔽侖之小人分明以天地不足畏神明不足忌故敢肆其狡譎變詐之術至于隱微之加陰陽之罰雖欲逃之其將能乎

崇蹟曰宣〻之報毛髮不爽未有逆天而蒙天之祐者

王儲曰叙三郤之盛替開闔有法昆之左國莫可辨別人不於程子表帝之何也

胸腹之私與其狡譎變詐之數翕翕而訿訿巧詆而深排覬以幸人不已勝也夫人之勝人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之暌也甚可畏也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怒以亮壅乎兩間偏俱在歷聚而為陰陽之罰其中於人也必慘矣是必至之勢而無足經怪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矣本晉國之鄙人也嘗淂故記之所以道者矣昔先大夫欒武子之在位也夙夜靖共矯枉而惠直不忘其職守而以從其君厥有顯聞布在諸侯之册書逮其嗣主則不然弗類于厥心放命以自賢恃寵專權蔑棄人士圖以封殖于厥躬國人疾視之如自有昧焉日移其志以速厥罰欒氏以亡昔先大夫隨武子

許應元曰述叙三卿隆替之由章句之法峻絕高簡蓋古文中之閑暐新奇者

董份曰用意琢字中有維偹典雅

瞿景淳曰三段已完復総束之此大方家法也

之在位也明厲以博識晉國之雋老也然且惛焉而不自足曰余有所不見惟曰余有所知惟曰余有所不聞瞑有所志且而升諸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能光融昭著以有立於朝父子兄弟以世及也而為晉宗卿逮其嗣主則不然囂囂自庸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塞源甚於虺蜮日惟諛佞之小夫是暱是用㬥然知者遠之洒然善者伏藏以在下日移其志以逮厥罷范氏以亡昔先大夫中行氏文子之在位也拔識俊良振其滯淹人之有技能如出於厥躬恪謹弗懈惟力是視是以能相其君以尚盟諸侯逮其嗣主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崩角摘齒恐人之軋己也門如闤市

[illegible]天為主而以文法高奇議論剴切足以壯賢人之氣而寒姦人之膽評者謂此一篇可持之為正人勸直知言矣

[illegible]

樓繼禎曰此一侍文勢紆徐寬閒有法令人起頑不欲罷畢竟之刻諸佩觿也

惟利是視愉人乘間而會逢其惡極其凶邪如鬼如蜮日移其志以速厥罰中行氏以亡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崇蘊穹窿而不遷之宗也而又其先大夫皆有玄德以媚于上下神祇其在嗣主荒墜厥訓用以覆宗殲緒餒其先靈而不得以血食于晉國無他故也恃其盛强昌熾而蔑棄於理憑人而勝天藏技於中而以之逆天地之所格固是以其酷如是也而況於單族後門之士竊人之爵禄而邀覬於一時之幸虐愒而恫疑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未明同異之志未講而壅之蔽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深於晉之三主者矣夫築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高不隱佩而基傾之矣

此引喻甚當

以兩手而揜人之聰明自以為得也而不知其聾瞽之疾已於己也悲夫晏子曰歎乎哉言也嬰也請刻諸佩觿以志不忘焉。

晏子問黨

王世貞曰此段與上論蔽黨之論相表裏蓋至治之世君臣同德朝无倖位則蔽黨之禍息矣彼其八極治之家四通八達无有障時窒塞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矣乎。晏子曰嬰願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其君之志也端以有修其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其四野之外未耜從其宜凊映以其便其民感而從汰疏而弗失上下翕翕惟其君之聽盤氣伏息灾疫不作四隣寢兵而珪玉纁幣以承其懽此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言不聞聰明不開朝茀而不除

[illegible]若治之素正人退者乱之视君子不幸而知弊暗之朝雖欲切諫以寄言其道無由其卷舌以退黨與固宠也明時化曰各才之隱伏也元盡治天下國家亦非一士之言忠臣愛君道究切於蔡賢者今齊之尝云不力此何成群盡有所忠怖矣炎伏一意激舉手振起其君立一前剋綦

野荒而若飢其公治象也遠矣無等級以寄言者矣未聞之下無言謂之喑上無聞謂之聾聾喑之朝上有於志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且合升勺龠合以登之斛㪺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琅琊之東渤澥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悖矣乎墨以為明狐而為蒼以一為二以二為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獲其所同忌前而排孤嬐婀脂常者日至於君之前固寵而恃便公不能蒙謀為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為儀則廐無走馬矣猶之售玉者然不論其蕉貞溫粹而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為儀則篋無連城矣惟士亦然論士不以其才而以勢

□上當無
□是其寸地勢非
所論也如以地
勢論彼耕莘士
官之夫何由浸
亡其朝乎此士
所以去也
穆文熙曰治象
字總進前有関
鍵
安樸塗曰觀晏
子禱起石蔣御
夫豈敝齊若乎
若鮑國崔田之
輩晏子亦无如
之何其與叔向
言何見矣

為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且齊之為國也表海而負嵎若廣隈奧其塗之所出四通而八達游士之所湊也今齊君之所習而狎者非鮑國之私人則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植其足矣游士無所植其足則憑軾結轍而違之矣游士之所以去則治象之所以不存也本聞之窮鄉下里其為叢祠也不過於卮酒而鷄肉燕國之社不難於請福今齊之憔悴也甚矣所欲以為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略且矣夫子之於齊君也朝夕進見而循固借自愛也獨不出其謦欬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心抑已偏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以聞之嬰之於君大罪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有罪矣

[illegible]論儉不
[illegible]令人心[illegible]

呂祖謙曰塗髹若今畫壁漆柱之類

宣德秀曰晏子儉于財者子華子以養精神為儉以上階為陋言也

埃約曰土階穴說陶儒可以蔵口矣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為陋而有虞氏怵戒於塗髹其尚儉之謂與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處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濁畜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為出度氏之職業也揆贏而制餘謫貫子之所為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制也乃若天子者大官也有天下者大器也[illegible]

[illegible]曰此說于即為正然指大官大器不必于尚倫後之論臣媚子剝其外邪昧其中局格卑忘廣心之主以厭縱其耳目之欲者亦或由之矣觀者當會其意可也

黃震曰此說極有理可信且叙知當貴之狀若畫

品御萬民窮天之産盡地之主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執也柰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為庾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訐俗之所以相欺者也上階塗縣之說野之所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間之堯居於衢室之宮垂衣而襲幅遂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群后之帶幅舄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袗衣而鼓五絃之琴晝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惡有所謂塗縣以自怵戒者此腐儒之所

紂亡于不仁其實奢亦在其中蓋不仁必至于奢侈恣肆以縱其欲然以礼字節之論極確當

蘇濬曰此亦痛恨人心諸書未有此論

汪道昆曰子華與論錯蔵晏子之實是至理非矯激之談

守。而流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桀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存可約則約可豐則豐豈有覽四海之賦受九垓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有臺榭而不敢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偪賤居大而侵小夫以王公之尊而園隸以自奉難為其下矣不惟以陋於嚴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祧曰吾以是為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也終不敢以論約

執中

[illegible]能似般

[illegible]曰詞藻不甚富麗意却玄思讀者當別眼始悟

王儒曰道也天也帝也皆主乎[illegible]是個主宰[illegible]却當得一[illegible]心經

許應元曰心為活物可以之載道以之格天以

子華子曰生者死之對有者無之反庳者隆之因虧者成之藏大道無形無數無名無體以無体故無有生死以無名故無有無以無數故無有隆庳以無形故無有成虧既已域於四象者矣亮不能無毀也是以帝華雖柔擴之則裂礦石雖堅攻之則碎剛柔輕重大小長短雖不同也同於一盡故古之制字字為之破而文亦如之

子華子曰渾淪鴻濛道之所以為宗也徧覆包含天之所以為大也昭明顯融帝之所以為功也道無依阿天無從違帝無失擇然則心烏乎而宅道心天也天心帝也帝心人也人之心莫隱乎慈莫便乎恕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於慈故也凌波而先

若多而能存者
寡也
董份曰就制上
點出心之功手
入尤為痛快

瞿景淳曰周舍
訊子華子之不
見用于世故問
其志子華子以
人之所趨不同
辭之引喻設彙
詞藻爛目

王鏊曰周舍以
己所知而議子
華之所志不知

濟咳而望乎後之人便於怨故也此心之弗失焉可以事帝矣可以格天矣可以入道矣此心之弗存者道之所去也天之所遠也帝之所誅也古之制字者茲心為慈如心為恕非其心也則失類而悲是以挾道理以御人群者庸詎而忽諸

大道

周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修而名不立無為於擇術矣庶修百品雜進於盤几而咽不下無為於貴饌矣抱璧而徒之無為於貴寶矣敢問夫子之所以志子華子曰然釜鬵之於量也不能以容於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其所不至鈞天靈奏飛鳥過而不止崇楹繢拱猱狖逃焉且負動而方息所蹠不一

[illegible]之所遇有[illegible]為知其不可[illegible]止之惟知道[illegible]可以與世故予[illegible]畢以趨之不同告之

立濬曰文法員勁語〻奪人信非尋常可測

楊維楨曰論涓南翠之顛非徒詞藻工而意致亦勝

同也大炎而水流習使之然也今以大夫之所處而議太公之所以志必不諧矣無以則有一焉而頓因以有獻也夫六虛有精純粹美之氣而不敢傳焉託於物以寫其鬱流形於萬有而不敢以有為識嘗論其微矣佼麗之若瀛也而醜則堅劳華璧之易以碎也而金鐵則難陶甚矣物之不可以全也如是是不可以一方取也是不可以一伎為也惟知道者幾幾乎其能全今大夫必修而端慤壯長伉以有立方將揭其貽明焉而以為人之的其犯難也果其量物也徧而又且徑往而直前矯拂人之所不欲而規以自立甚無所用之虛名無非本之所得知也夫目之能明見於百步之外而顧不見其背也帷墻之後則無睹

也無以則有一焉而頗因以有獻也。

北宮意問

邵宝曰此篇内祥瑞不可信而斷之曰有之足以備數無之不鈌于治雄悍曲折文之奇

焦竑曰後聖治之世五氣順叙日月淑清麒麟遊郊藪鳳凰巢于庭河洛出圖書皆已然之祥應不可治世所无有也子華之言蓋有激而言欲後世人主旼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寶是以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點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蓍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所修為而至於是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虛宰多以少所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于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効也甚徑與変相蕩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隱之而不中注之而不

有騰〃雖此之第一段便得之

胡時化曰上世視祥瑞如此之輕誠有之足以備其數也後世乃有指黃雀為鳳凰以矯誣其君蝗不害稼猫鼠同乳李以為瑞幣也甚矣

施仁曰四語謂論不可磨滅聖王不識三句耳應上是章法

姚寬曰說後世好祥瑞之情洞如觀火漢時君

滿波其視鳳凰麒麟也豢牢之養爾波其視醴液甘露也之寫爾波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之毓爾波其視玉石環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聖人已沒天下大亂父子失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衡陳於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待蓍龜而襲吉福之末也顛躋望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

王世禎曰照應有法而立論雄偉措詞高勁古文之傑然者彼不修德政之主好符瑞之應者觀此可以惕然矣

術也吾恐後世之人主方且睢睢盱盱惟異之事而為人臣者巧詐誕譎以容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于天借或氣然而數繆也忽有鐘其變者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以為祥君臣動色士庶華聽以至作為歡歌而薦之於郊廟錯采繢畫而以夸諸其臣民奄然以為後世莫我之如也詖其却數于上世其所謂參乎之蘖也刪澮之宮也畦圃之毓也篋襲之藏也童童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跂而以為希有之事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其亦弗該于帝王之量者矣

神氣

子華子曰古之至人探幾而鉤深與天通心清明在躬與帝同

呂祖謙曰叙變世之淳漓詞奇而不險意多而不浮且句法蒼勁諷可為法者也

洪迈曰子華之文毋有幾句重復正文章之間疑處

功是以進為而在上則至精之感流通而無礙以上行而隆以下行而極憂以旁行而塞于四表不言而從化不召而效證以其所以感之者內也伏羲神農之世其民童蒙瞑瞑蹎蹎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永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樸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飭弗夭是以難老末世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知譎相誕而情不應蓋先霜戮以戒衰爐者矣機括存乎中而辟有詐心者嫉攻之於外是以父哭其子兄喪其弟喪短頷牾百疾俱作時方疾癘道有繈負奇禿狂傴萬怪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日月薄食虹蜺晝見五緯相凌四時相乘水竭山崩宵光晝冥石言大癘夏

凌稚隆曰恐留務茲汎愛而不得人故以慎與規之而詞氣懇

郭次字奇恢後生藐諳不為充補

許應元曰東道四句甚妙

霜冬雷繆盭之族諸禍之物不約而總至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故曰天之與人其有以相通此之謂也

留務茲從子華子遊者十有二年目相屬而言不接也業成而辭歸將隱居于五源之溪子華子曰天下之物有湛滑稽而難持者女知之乎疾之則脫緩之則潑焉以逝非捉圜之謂也而吾所謂善待者能為之於疾徐之間今汝之所治吾無間然者矣然子之志則廣取而汎與者也吾恐女之後夫擇者也其將有剽女之外郛而自築其宮庭者矣登女之車而乘之以馳騁於四郊者矣取女之所以為壁壘毀裂而五分之者矣夫道固

於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於不得其所以傳也不得其所
傳則病道今女則往矣而思所以慎厥與也則於吾無間然者
矣

穆文熙曰借子車之猴發一段議云衆兩之人情似不可言

王鏊曰借論生奇而文字簡古意思玄深如百煉精金人々心賞

黃德秀曰今人勢交利交往々如此眞子車之猴也

凌約曰隨之以兵々字佘人也

子車氏之猴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
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已也嚙而殺之決裂其腎腸糜盡而後
止其同於子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心術之善移
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怵於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
況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呫呫相為然約而
自保其固膠漆之不如也以勢利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蹝
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

真德秀曰卻咲世人幸得忘質若此之甚真是痛快

首二句見文選

子車氏之猴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為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者襌緇也以襌緇而當我之紡緇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惛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為惛者矣幸于得而忘其所以為質夫何所憚而不為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為澄子者或寡矣

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川世閱人而為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筈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浴今

美仲曰世乱而治不可待如河清之難俟傷時者讀此為捫心嘆息矣

鐵福曰机心萌芽中則純白不存今世之士莫不如是

之時積美于躬如膺華之就充惟恐其不修弗愛於無聞如[illegible]考鼓鐘其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不然荒颷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霄零而衆草立槁墉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髡搖之是以萌意於方寸未有分毫也而觸機齊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為容也而淂拱梏懐抱其一槩之操泯泯黙黙而頓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霆鷄嘒於時而失其所以為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也歟

子華子終

[illegible]

之味積美于時如書章之流究推於其不朽弗[illegible]於無[illegible]

若鼓鐘其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不然荒廢多端而獨務考[illegible]

[illegible]緝露[illegible]參而求章句講[illegible]之後又從而解說以[illegible]注之是

以諳意於方寸未有分毫也而[illegible]機[illegible]布其四體未有以發

容也而評拙懷抱其一髮之操[illegible]默然而通有以誠也而

壽坤曰子貢善為說詞觀其答東郭亥之諭詞[illegible]正宜其開之色戰而跪也至下知吳師反備侯[illegible]左氏春秋所以與四科之列
宗贇曰所此語今人[illegible]後有繫析以與九層[illegible]而詞語激烈英氣[illegible]教人[illegible]口丘被諫[illegible]用此

嘉言

是書之第以孔子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以為之先後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于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

語弁詞罠以惧人也

吳氏曰按文伯之母賢也告相室之諫惡是至言君子曰此言出乎母則為賢出乎婦人之口則不免為妬婦矣此非至論

許應元曰衛非亦有此語但非孔子答衞君亦

奚至懼之哉

記義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閱

……事也

荊川曰詞雖非直徂切當事情可為好觀察為明者之鑑

瞿曇淳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人臣羕當知是孫文子苟免

言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于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衞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為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為知也吾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衞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反

耳焉得知

立齋曰宰予子貢皆言語士也子貢以予言実而不尽設使子貢対此必有艶詞以駭听聞

稷文熙曰尼父在春秋時七十二君鮮有能宗之者昭王之遺雖不能用然亦知聖人者按記云昭王欲用孔子晏嬰止之則宰予家飾之遺臣不盡也

素規去就尸利攜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

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靡麗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

……子門子
……善按說
……德高則配
一二句快夫子
何等確切宜夫
子聞言而承之
以□□

施仁曰聖賢之
分判子胥褒浸
水膏雨之潤非
子思不能道出

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
則夫子雖使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
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
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之德高則配
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
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雜訓

縣子問子思曰（縣子名瑣魯人）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
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
吾未諭其人之誚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

来

胡時化曰此段喻尼父極得與子貢室家宮牆之譬同其親切若以冶冶見奇之功論孟也淺夫

呂祖謙曰君子不在相貌古至今美相參矣未有其名者果德貌耶

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産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産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懸子曰其然

君衛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襁負

批□曰六圣之貌說此辨其大槩

俟穉曰尹文以子不類疑其妻□見似迂然世有心知其妻而妄之者視此何如

之列其庸多矣若無此髭鬚非伋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脩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禮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不以髭眉美鬚為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鬢之不茂也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illegible]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illegible]

乎蔡業其後治有之所也若夫賀公之

也以三帝聖之治而其不在匹夫以卑位

禮樂不從而天下樂之乎思曰若乎之言則堯舜之道

乎思在務王文子生于不類怒而教之若乎思曰豈無若乎

也

夫人其敏由是言之故徒德之人不可不學也不爲聲色之所汝

也入之情聖在德豈在能乎且以性與習而天下王侯不以

道思禮與作精也聖化以詩與指也樂之聲不以語言爲辭

八卷中第子八人有舍而領其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

公刻其事諸侯之成以禮所尚也昔禹數十尺

求[illegible]書[illegible]
謝禮子發[illegible]
[illegible]近曰世[illegible]
之音旨學[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
一[illegible]典帝已子
今治[illegible]撰古學前
先[illegible]以命別古
後文滙曰今人

從曰此韓以柔語[illegible]
入道不貴矣今吾何以文之其[illegible]近曰[illegible]
言舊聲[illegible]亦有以見之言者入谷之曰語[illegible]甚
亦聱牙十思曰書之意無復深與言古文業古入所以為典謨
詞曰凡書之作欲以治民也簡明為上而乃故作艱深之辭[illegible]
曰書變有極正自當其假今周公未[illegible]更[illegible]
田語善也下出以及于秦晉[illegible]之言耳殊不如也于用[illegible]
于凹年十六適來宋大夫[illegible]與之言學[illegible]曰尚書[illegible]
無言文語書矣
此曰天道之自然非乎之人事之理也用文乎曰法主之[illegible]

穆文熙曰今人犹多以論列古今相措者樂朔之鄙無論已子思之答猶有非之之習乎

洪邁曰世有仇讎孔子微服過宋之事

子此由天道之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
無言文留妻矣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爲朔曰尚書虞夏數
四篇善也下此以及于秦費効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曰
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
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
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
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人荅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
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
徒曰此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

真德秀曰君子不干譽亦不惡譽譽何以勸夫何惡

凌約曰子思之論善亦有為而言君子雖不惡譽亦何至于欲之欲之一字非聖人純然之言也

焉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今囚於宋可以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有九篇云

公儀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為善孳孳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己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黃震曰此聖人制服厚親之礼識此後可行于今不徒以其文已也

錢福曰親敬人者必心真知之方能有直見以入口而撤者必以人口而蹤變也必然之理也列子辭擧亦有此說

抗志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

公叔木請申祥曰衛公叔文子之子木或作朱定公十四年奔魯春秋作戍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答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祥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己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

荼坤曰此引二人見申叔木之所敬所疏便見其不知賢故曰惟聖知聖惟賢知賢也

王儒曰此王者之心也齊王爲䛐識之純是猶世之譚

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柰何答曰有龍[illegible]者徒好飾美辭說觀于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交之橋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為善不為人之知已不橦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已而不知賢也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汩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必無以名譽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illegible]此段論雖有近理之談然敢英雄以保疆土俱是戰国說士之習非子思子道孝之說蓋假竊而失真者

吳昺曰殊非子思闡道之言其文字風氣知從漢文得道孝之正者自識其說

王鏊曰老萊子以子思以孝道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天下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時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藏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

丘濬曰句〻字〻亦析孔穿然矣後引其文仲尼之言不曲顧尊其詞且

蘇濬曰析理先明諸心胸中了然先所持方能亦析是非同異子高自家心緒尚未朝徹又何以正白馬之誕

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

公孫龍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或謂子高曰（子高孔穿之字孔箕之子伋之玄孫）此人小辨而毀大道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交往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于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為弟子公孫

汪道坤曰夫非白馬之辛頗詭為弟子問難殆端亦不是公孫龍之見雖是偏指然于詞上却條達蓋理明方能詞達孔穿為亦所窘也

茅瓚曰公孫龍之智足以亂是飾非覩其分析孔穿語達詞貫故雖小亦足以發大道而令人推宗之也有以夫

王偉曰尹文此論與韓非同意又非祖之也

穿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為無以教而乃學于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鬬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鬬是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鬬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

許應元曰異端邪說之害使術之者漫淫莫覺攻治愈深則蔽錮之害愈甚公孫龍之說雖亦亦岐道之中又岐路也其蔽固也宜矣

董份曰自古亦上拘儒之徒有所繇陳其說莫不攈竊聖人之緒言以肆其曲說寧獨公孫龍為然

瞿景淳曰善于學合吾鋒銛利互亦上之文

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鬭是全王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鬭為辱必以敢鬭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所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非仲尼

王鏊曰平原之問益慕孔穿之名而沉于公孫龍之說者穿之見雖明而詞較不足以勝之則言足以明道者亦不易矣

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傳六鷁退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則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為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

□淵曰龍言去白馬則無以敎穿言去白馬而其知行然可師從之龍必不肯去白馬穿亦不師龍不過先以相辨難耳

揚維禎曰穿雖理勝若對面相辦畢竟穿非龍敵

玄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詞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人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為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惋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

王世貞曰子高儒服問荅理較正大然其詞氣畢竟有些戰國風声習尚信乎人非聖人不能不為風氣所囿矣

施仁曰好事之人多藉口聖人以為奬勸戲厉子高此說可以破千古未決之疑而白聖賢虛

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

儒服

子高衣長裾振褎袖方屐麄翣（翣扇也）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荅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衮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為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聖賢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

胡時化曰撥捐飲食今人往往有之而驕貴之人尤甚此不可口舌爭也惟與讀此而面赧耳

馬洗曰此雖細事實生于一念驕恣之心不惟為礼之所禁而亦量褊淺祇昭其醜態耳

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與戲之詞非實然也平原君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陳乕魏人性多穢嗜每得酒食必先撥捐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態者昔君子之有酒食有率嘗之義無捐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擇假令不潔其下滋甚陳乕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以檃括自道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鷄耶聚穀如陵跪而啄之若縱予之意則與鷄豈有異乎陳乕跪曰吾今而後知其過矣請終改之

對魏王

呂祖謙曰音節閎詞則亦是確論人主既別不實知愚並與蔽者多也

洪邁曰高子此論絶是引君曲盡處而其詞闓闢縱橫殆是戰國策士之談蓋風氣移人習者不免▲其言雖合道不諱畢竟列于諸子流

陳推壂曰車裂之刑酷矣子高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荅曰昔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為之嘆息故賢愚並則能士匿謀真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諍之弗聽子高見于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為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爾民多犯法為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今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住無德則去欲規伯王之業與衆大國為難而行酷刑以懼

可謂……然
借此……之
喻在近人君子之引君則無此說矣其亦魯仲連之儔西典
真德秀曰不說君之過而歸過于下吏言下吏不諫暗推君同于桀紂眞可動人所聞者
凌約曰君甚勿疾諫以比干資臣也
……切王刀伏號布西戎之

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也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為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不諍而已也必徒知此事之為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為虛自居于忠正之地而暗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為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于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彌己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陳士義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

異物也然錕鋙之劍世蓋有之而火浣之布未之得見則其有無真僞蓋不待辨

黃震曰假秦立說以示規戒之意亦因事納忠者

余有丁曰通市之說乃權宜詭譎之術非先王禦戎狄之道夫夷狄之法來則禦之去則防之生事內治修文德而已未聞議

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大征西戎獻錕鋙之劒火浣之布其劒長尺有咫鍊銅赤鑄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垢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凝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至此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魏王使相國修好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燕問子順曰今寡人欲求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彊之也可乎答曰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

以利而與之遐方也後世不明此義至為胡虜開撐場用此之先者

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戎之無用之有用荅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綵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五味也此即戎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羊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糜於衣食矣殆可舉棰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王曰敬受教

吳劉曰宮他不能自立欲托富貴之家其鄙甚矣至擇趙公子燕相田諸人行甚昏暮乞哀者蓋當時列國公子皆號為得士士之無以自全

宮他趙人見子順曰他困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陵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將

者往々歸之士之不足貴若戰国時極矣

蘇濬曰君子受人之托則當盡吾力之所能為郈成子于右宰穀臣可謂不負其心而不負人之托者郈氏之風千古景仰

王世禎曰子順在戰国時蓋亦士者覘其擢處堂之燕與仲連不帝秦[illegible]

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郈成子者也昔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懽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乎背衛三十里聞甯喜作難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於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

□□□□□□□也□□□□問天下□□□□惟奉仲□為炎則其人品可槩見矣

許左元曰世主有驕強自務之志見凡之面目色躍故曰訑訑之声音顏色詎人于千里之外言貌可假而色最不可伪也

辟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微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宮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焉

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柰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謂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為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

丘濬曰此段雖是合從之說而詞明理正不為詭譎夸詐之談較之蘇季子合六国之策脂膏詭激不相作矣

王維禎曰趙魏相間势又两折秦怀不肯滞秦之心者多为慎子順之予之所听信蒋說趙合從𤇾策士之謀实計無出于此

論勢

趙閒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趙悼襄王）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比目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者以偶視而俱走也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閒不忘於側息也趙魏與之鄰接而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目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謀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鷄不能止棲亦猶二國精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熟慮之趙王曰敬受教

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韓宣惠王乃昭釐王之子）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侔之國而釐侯執圭見梁

[illegible]之詞[illegible]料六國亡如秦何併又折而入于秦也說韓之詞不忍坐視國之亡耳

胡時化曰說韓之說簡而明婉而切無一語担評之議與說趙之說合而觀之則子順亦憤時[illegible]之士夫

王鏊曰范雎遠交近攻之計行

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爲隣而動有[illegible]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已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弱於始之魏秦強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爲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知吳越之舟人[illegible]

王曰善

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爲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則可棄[illegible]八千頃曰不然[illegible]自[illegible]
[illegible]今[illegible]之秦大夫曰[illegible]
人皆以圖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
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煦煦焉其相樂也
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色不變不知禍之及己也
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秦攻趙圍邯鄲趙使孔青帥五萬擊之逆秦軍獲尸三萬[illegible]王
語[illegible]聞其子得以困之乎順曰趙[illegible]王曰不然其國何也曰
其父兄子弟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因天之道也
也歸乃與大夫[illegible]子順[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以秦伐趙爲便
独何与齐建其
事秦謹不修攻
戰不助五国此
其君臣即魏之
君臣也宜其首
及韓次及燕趙
次之而魏又次
之相继以及于
亡也夫

穆文熙曰子順
此章可以貪者
可以德者亦戰
国策士説客之
諫君子之言豈
不如此

服焉不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子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堂子母相哺煦煦然其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青師五萬擊之尅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子弟悲苦無已廢其産也子順曰非所以困之也死一也歸尸與不悲苦胡甚焉以至愚計齊少衛乃宜歸尸王曰

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賜所
死終事二費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
已王曰善既而齊大夫聞其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溥哉

執節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綵趙王大悅
申叔以告子順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王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
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申叔曰敢問何
謂不令荅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
下人非所得卽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矣昔虢公祈神神賜
之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

大張隆曰趙王之喜獻雀可為迷則好名者之戒今世之人多有數此者

大遇曰委巷鄙事非先王之法詞婉而義正至于非吉祥之說盖取類假象亦數之傳非正也

亭坤曰天之欲亡人国必先示之灾異妖孽雨谷之士非虚傳地皆是妖怪之事人君失道所致故天降之以儆戒君心使之知所恐惧耳

錢福曰中韓之論或世誣民最是當時宗之者天生為附会標

何悅哉

魏王謂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加穀周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為云天雨之亡國何故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加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加穀猶之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加穀皆說種之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

答問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戾夫弗能吐言而辯士

[illegible]說若
武[illegible]中韓之
術一[illegible]行之非
不可[illegible]之效然
其獘久至刻覈
太甚至于凌遲
大壞也辟如毒
藥治病人雖少
愈而毒藥之害
又醞釀矣遏奸
勸善之効不足
尚也
倪思曰此說較
識破好士誣圣
之旋回不肺腑
之懸无一字不
妥貼

眞德秀曰攝經
䕶証眞誣昭然

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illegible]
謂者紛如也子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遏姦勸善韓氏
未必非孔子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
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鮒曰子信之
為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為稱言下
者必以淵深為名是資勢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未鑿也
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賢欲以取信於群愚而度其說也若
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也請畧說一隅而君子
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諾子鮒曰乃者趙韓共并智氏趙襄子之
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功韓非書曰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

今君撫卷三嘆

穆文熙曰聽武之毀聖詞旣偏雅而理固不豈言者有激而義足垂戒初學尠讀不但可以斥黜邪說又足以發助詞藻

難之豈有不似孰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瑤與韓趙魏伐鄭遇東垣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智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怍意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黙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植寸指以測淵矇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非所望也武臣又手跪下謝之施施而退遂告人曰吾自以為學之博矣而可否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

連叢子下

援推以已施不在豊期于救活此施予之道季彦年方九歲而主明理若此蓋天植其性者

洪邁曰今人有濟貧而昧其發急不知與不期多寡在于当厄若决河水以救牛蹄之魚是貪而継富若君子之乏焉用此乎

呂祖謙曰斷案與當經律相同

崔駰學於太學而糧乏。鄧衛尉欲餽焉。而未果。季彦年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夫言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豊。期於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言。既當理矣。從来有日。嘉貺未至。或欲豊之。然後乃至乎。答曰。家物必須租入當羆送。季彦曰。公顧眄崔生。欲分禄以周其乏。君之惠也。必欲待君租入然後𢡟至。則於崔生為薦鼎非。蒙崔生所不為也。且今已乏矣。而方須租入。是猶古人欲决江河以救牛蹄之魚之類也。鄧公曰諾。

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彦反魯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彦曰。言如母則與親

毋不等欲以蒙督之也昔文善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
不稱姜氏絶不為親禮也絶不為親即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
知情知情猶不得為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絶矣方之古
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為殺母而論以逆者也
芝之

王世貞曰大抵大夫欲廣利文學欲敦化互相攻詰積成一書今採其尤馴雅者以著于刻

姚寬曰周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而財足後世以九州之民自奉而財盡力竭鹽鐵酒榷之輸起焉其初如千作俑者之罪也

施仁曰意在備匈奴故鹽鐵不可罷不知文帝

本議　　桓子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飢寒生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為寇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

以上行軍細柳霸上棘門以備胡矣晏省天下田租之半何也蓋人主好窮兵黷武土木繁興雖竭天下之力不足以厭其無窮之腹者鹽鐵之税豈通議哉

焦竑曰大夫之言則是而其旨則非均輸以足民財則法之可行均輸以稅民利則法之可竹者

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飢寒於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利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死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

曰開市之本不可廢然之不得其人去為害後世有無之法猶???民利失先王之旨矣文學之論亦有激之言耳

丘濬曰鋪張文飾以什均輸平準之法言華麗可所所謂言利之臣開利孔以搖主心而王不之甚者何足怪耶

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谿壑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淳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也況上之為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所以貿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

謝昆淳曰文學之論古先王制法之初意而駁均輸平準之法又極痛切時弊文學其賢乎

董份曰文學大意只是謂均輸之法斷不可行農民重苦女工再稅寫民間刺心刻骨之苦如畫而文字簡當

耕切

為民罪梯也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為市利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行姦賣平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萬物也

力耕

[illegible]曰大夫之意只是富国一與均輸可行則行之以御輕重而役諸侯外国可誘則誘之以釣胡虜而與中国文法顛倒錯綜長短間雜有不齊之齊不整之整

洪邁曰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大夫之論錯駁而鋪張利便如罰錦[illegible]珠炫耀眼目

倪思曰文字要如得藏埋之体

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寶。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霸而紀氏以強大亡。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羌胡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騾驢馲駝。銜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為我畜。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為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偽。故君子耕稼田

[illegible]條陳[illegible]末後世之戒銘而多慾之主自為鑑者[illegible]徒文詞之華藻爛人耳目已也

黃震曰上好珍怪則淫服一段歸結君身上去末又教以理民不以均輸不足[illegible]自有富國之道萬代之格言

[illegible]只今時相[illegible]

淫其實一也。商則長詐，工則飾僞，內懷闚闞而心不怍，是[illegible]

夫欺而敵夫薄。昔桀女樂充宮室，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逝[illegible]

而女樂終廢其國。今驘驢之用，不中牛馬之功，鼲鼦旃罽[illegible]

錦綈之實。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illegible]

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一[illegible]

揖而中萬鍾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

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奇貨以富其國。

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通有

大夫曰：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說此[illegible]利者之陶[illegible]耳言利者後桑以涿薊之地至使植貨之人給、四出首實之村下及鹽務者者利孔之害可勝言耶

呂祖謙曰即楚趙之民寡富豈上富不在勢居其實風俗侈靡之區富者少而貧者多亦勢所[illegible]

之宛丘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身勞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

文學曰荊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財伐木而樹穀燔萊而播粟火畊而水耨地廣而饒材然後訾（訾舊作黨）窳偷生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單朝歌暮戚趙中山帶大河纂四通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梁好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故利在自惜不

凌稚隆曰通貨財以均有无從古已然大夫歷陳不通之交入之弊言雖是而意則出于富国乃言利之徒耳不可以其詞語之辦而信之

穆文熙曰商又交入以貿有无亦足財之一端但不当用横征暴斂之法

桓寛曰世俗坏

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者也今吳越之竹隨唐之材不可勝用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鮐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地之利無不贍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翦衣布褐飯土硎鑄金為鉏埏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

而於淫靡致山海之奇珍怪異以為倜儻遠方之奇技匠巧以眩中國費財耗民國家被其耗敗也其始淫靡之一念與

桓仁曰文字些篇問答詞理俱勝乃世不入之確論矣獨惜大夫以切急口慧之人恣意悖詆亦去以非為是其亂黑白淆是

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貊之物以眩中國徙邛筰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褐夫匹婦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

非鞅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姦偽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戰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

胡時化曰利不從天來數句如烈日秋霜凜不可犯誰主伏開心唇吻以伸其詞說耶

邵宝曰天地之財上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未有兩利而俱存者李梅實多之喻以造化之盛衰以為征的確之論即獻子未深不備之意也 [illegible]

貲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于國無害于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塩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况于人事乎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楚人搔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積而怨蓄也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河西而人不苦也今

[illegible]由商鞅故
[illegible]文[illegible]質通称
許多問答周詳
明功令人沉痾
頓疾消汁

王鏊曰大夫以鞅法之善特繼之者非其人故亡也

王世貞曰蘇子謂秦之失道有自來也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三夷為常法又竭山海之利以剝削民

鞅之策任於內。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母號哭怨女歎息文學雖欲無憂其可得也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併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春秋曰末言介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諶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枘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蹷伊尹以堯舜之道為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為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

乃雖無李斯之相秦亦必至于亡然則秦之亡不在沛公入関之时巳在商鞅变法之初矣

任道坤曰說者謂富強之術可以足国則夏商周享国千餘歲而秦以二世亡何耶可見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矣

矣又作為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歛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蕑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為秦開帝業不知其為秦致亡道也狐剌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枘畚土之基雖良相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其國也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為難故賢者處實而効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為秦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歛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

吳[illegible]曰文學言以文必亡身是以罪大夫不快以太而更富險之虎矣

湯賓曰鞅之術凡以亡秦滅身雖無文學之言天下其誰能臨之

王儒曰功術富強之術入人也深故滅亡之禍亦酷

余有丁曰大夫訕刺文學妬功嫉能詞遁不

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脩也故舉而有利而有功夫畜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廢弛而歸之民未覩巨計而涉大道也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無功也威振天下非不强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衆敗此所謂戀朐之智而愚人之計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終必泣血此之謂也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闒茸之所惡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項襄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

合理乃不入耳之言

宗坤曰文字以道家律君子得聖臣之大体

宗坤曰文學言鞅雖封爵亦非者不足貴也

戴福曰繡寫商君慘刻之罪讀自痛心假令鞅可復起亦伏誅無恨矣

真德秀曰到此鞅人始明商鞅

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孝公大悅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為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嫉其能世不妬其業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而以虐戾為俗欺舊交以為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于百姓無信于諸侯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蘇秦合縱連橫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忘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聖

之極亂黑白
之見而不自知
者其宜走于富
國貪心所使矣

援文熙曰文子言鞅自取殺亡何枉之有鞅为法之弊以質之當為商鞅一篇實録

王世貞曰死一也比干子胥之忠商君之罪所以致使者不同耳

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伍員相闔閭以霸
差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無罪
以狥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為之深謀卒擒強吳
擄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驕主背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
豈身之罪哉文摯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非輕犯君以危身強
諫以干名也憯怛之忠誠心動於內忠患之禮發于外志在匡
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
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
商鞅之涂甚于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
可奔走仰天而嘆曰嗟夫為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

姚寬曰大夫以文學不達世務力學誚譏口辨之徒如矣嫉去之尤者

祐仁曰文學之士世所最急彼不恥世務者亦學其所學耳曷可以文學當之

胡時化曰譏切文學詞古意[illegible]弄[illegible]手

為天下笑非人殺之也

刺復

大夫為色矜而心不懌曰屋者不知負載之勞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為天下憂勞郡國諸侯並臻中外未洽心憧憧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飢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閱于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鬱大道思覩文學若俟周邵而望子高御史案事郡國察廉舉賢才歲不乏也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騁意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乖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邪何賢士之難覩也自

明宗曰法度振規矩音作一定不改循法守旧亦可以為治此即大夫不守旧法

董份曰求治愈煩乃法愈乱法精急令之可守者何以更張為耶若曰大人作而后子孫循軽弃祖宗之旧法以律其三強之術者謬也

千乘倪寛以治尚書位冠九卿及所聞覩選擧之士擢升贊憲甚顯然未見絶倫而為縣官興滯立功也文學曰輸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柄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柄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変六律是以鑿柄刺戾而不合聲音泛越而不和夫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変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日飲醇酒倪大夫閉口不言是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乱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則廢春秋日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為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為匹夫夫綱維不張礼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

瞿曇淳曰凱大夫不肯薦士，才得則官无邪，官无邪則庶職理，庶之乎王、之乎伯治功無異而存亡為国異世而道同也

揚雄稍曰蔽去之村何代無之人臣不知進去而欲国家之治是塞耳而听聲掩目而視青黃也又不可哉矣

蘇轍曰衆去進者治之表衆去

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乱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揔要執煩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已者事廢而無功桓公之於管仲耳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人豈云殆哉昔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乂滿朝賢智充門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人也况處三公之尊以養天下之士哉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賓而妻之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以天子而妻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謂敬賓矣是以賢者從之若流歸之不疑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

退者亂之机言國之要莫先于進賢文李訊刺當世在位者如臧文子椒繳切憤烈之詞

桃寬曰御史訊賢才無益于用李公孫弘以春秋之義以弘曲李以阿世非文李之倚亞者

匡道洲曰漢之文李惟董仲舒可以當之三策之詳武帝皇𠃵必変其說以從所好而正誼明道之術不見用則弘直曲李之

鹿鳴之樂賢。而行臧文子椒之意蔽賢妬能自高其智訾

才足已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

亦難矣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嘆息焉御史進曰太公相文

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霸諸侯故賢者得位猶龍得水騰

蛇游霧也公孫丞相以春秋說先帝遽位三公處周召之列據

萬里之勢為天下準繩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

于治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巡省郡國舉孝廉勸

元元而流俗不改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超遷官爵或至卿

大夫非燕昭之薦士文王之廣賢也然而未覩功業所成殆非

龍蛇之才而鹿鳴之所樂賢也文學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並

徒偈可以文孝明耶

王信曰君者用人之表〻正則影直表邪則影譏武帝以多欲之修心肆其窮兵黷武之爲權謀興利之徒紛紛四起戕于亡秦之續文孝之士何由得見所長乎

余有丁曰分黨武帝推論言利之臣標其目極至切當㕘指公孫弘為文字亦徒知其文詞而未功其實蘊

卷二

明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設謀垂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荊楚之士用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咸蒙厚賞足以奮擊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糜弊縣官用不足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磻溪熊羆之士隱涇淮造渠以通漕運東部偃孔僅建鹽鐵策諸利富者買爵販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為者徇私上下無求百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憯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其欲攜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衆獨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輕重

東坡曰御史言
通山川之利是
太公桓管之法
不知[illegible]之本
在乎務農富強
但計之術非先
王致治之理也

[illegible]納曰治國之
道在仁義是國
之本在務農自
古及今未有舍
此而可以為理
者哀公欲足國
何若以徹法告
之彼鑄山煮海
以爭細民之利
不惟病民實病
國也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
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為彊國
管子相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彊楚而伯諸侯今
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
以縣官用饒足民不困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
非獨耕桑農業也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
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管
仲專於桓子以千乘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
隳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譎
相傾今天下合為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各以心

陽文然曰御史以鹽鐵正所以均有無不足

李稚隆曰開利之源在民務農足国之经在君節用共御史之論名為均平實出於盜竊為誅利反以啓猾旨重稅為不增賦歛目強取為補所貧民國家猶敗日可俟矣

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徼山海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水有猵獺而池魚勞國有强禦而齊民消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穢鋤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繩天下誅姦猾絶并兼之徒而强不凌弱衆不暴寡大夫各運籌策建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車東西征伐賦歛不增而用足夫損益之事賢者所覩非衆人之所知也文學曰[illegible]

[illegible]評曰善理　財者不加賦而　用足言平民皆　不[illegible]禁而民均　若欲損有餘以　補不足是洮其　源而晴其流也　好暴愈滋而貧　之日無聊矣

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氣脉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夫拙醫不知脉理之腠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矣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用鍼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

地廣

邵寶曰大夫以　邹胡所以要固　故鹽鐵为边民　嗇也

大夫曰王者包含幷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遠遺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邪不念彼而獨計岐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為蔽扞也

焦竑曰古者天　子有道守在四

褒雖功堅不爲患後世匈奴數侵若此故而中国不得恬臥故有趣民之貴参必取之塩鐵而後充且盡之外將无兼耶

施仁曰古者天子諸侯各保其国不及不食之地而民供則止甞之不給者徼功此事之罪也

姚寬曰內治脩而後遠人服未有四海虛耗百姓騷動而開邊啓寡汸驅勇往

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師推却胡越遠寇國安灾弭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强則中國安國安則晏然無事何求而不默也文學曰古者天子之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迴避士卒勞罷故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囂而不默也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恤外故群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爲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當今之務在于禁苛暴止擅賦力

安中国之上策也

許承元曰湯武之伐是當日之中與非驕武路處也宣王時獫伐獫狁至于太原命將出師禦之而已漢之開边乃秦始皇去匈奴築長城之外開方之先注課矣

董份曰武帝以太子仁孝可為守成之主欲開拓边坊以遺遺之失策之甚者大夫乃以漢之開边所以安百

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滅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
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曰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與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
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姓也故無功
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
之難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山河以為防故去砂石鹹鹵不
食之地故割斗辟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據河險守
要害以寬徭役保士民由此觀之聖主之用心非務廣地以勞
衆而已矣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
踰蒙家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西長安

觀此皆迷惑于邊塞功而不悟也

王世貞曰漢時稱天子為縣官以不敢指斥乘輿大夫曰以下識其窮酸不達世務世之將占言事者卒多類此

胡時化曰此後不復辨其開邊言利之失只明儒者寒酸無救于實見貧賤不為害

焦竑曰此公論復錦繡其後言

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南夷之塗巴蜀弊于邛筰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荊楚罷於甌駱左將軍伐朝鮮開臨洮燕齊困於穢貉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于外國非特斗辟之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為縣官過計也大夫曰挾管仲之智者非為廝役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誹譽訾議以要名采善于當世夫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擔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陽也文學曰夫賤不害智貧不妨行

淵屢空不為不賢孔子不容不為不聖必將以[illegible]
士則太公終身鼓刀甯戚不離飯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
修身以俟時不為窮變節不為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
財不苟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君子不為也故曾參閔
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
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
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處約樂
貧則人富斯暴貧斯濫矣陽子曰為仁不富為富不仁苟先利
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己[illegible]
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儒冠也

[illegible]今術令人情之以為口[illegible]明理是見之士特惜其[illegible]之不售于用耳

[illegible]曰一篇明理辨性之談[illegible]以論工而詞[illegible]宜大夫[illegible]以塞也[illegible]曰見公[illegible]相積[illegible]民百[illegible]離之[illegible]無以[illegible]上儒者[illegible]

[illegible]以匈奴借寬而易攻此所以妄啓边衅矣夷狄之患從古已然强則侵拒弱則遠遁曰秋霜而振落葉大夫之言何容入耶

[illegible]

呂祖謙曰文章以匈奴无文飾而难攻所以捭大夫生士康吏之心非为異類立亦識也讀者当会其意

論功

大夫曰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修戟強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嫚易上下無理織柳為室旃廗為蓋素弧骨鏃馬不粟食內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中國天下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夫以智謀愚以義伐不義若因秋霜而震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興戎狄驅之爾況以天下之力乎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褘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貢纖綺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

[illegible]戎之
[illegible]修
武[illegible]之
而已蓋戎狄之
性如虎狼豺貉
与斯人異類去
使之媚人者順
也秦皇漢武乃
逆彼心以穷人
欲豈安邊禦戎
之上策耶

黃震曰秦之亡
国不專于開边
一事出長城築
然百姓騷動故
其亡如此之促
至引武帝征不
义潤飾鋪張之
詞耳豈下入之
通論耶

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日之食因山谷為城郭因水草為倉廩法約而易辨求寡而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群臣為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一朝爾也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虜使其民故政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天同大烏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義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況之於今

某姉曰此文學与大夫問答援古証今譏刺開边生事之失詞虽煩而不乱且句法蒼勁可为法

余有丁曰此言勝敗无常見兵难又勝而危亡成敗之机呼吸入形可為用兵生事者之戒

吳洲曰引三世德衰为文武不為后嗣之計失昔甚矣周家八

其謂匈奴難臣矣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
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羈之民
聖王不兵加不事力焉以為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今明王
修聖緒宣德化而朝有權使之謀尚首功之事臣固怪之夫人
臣席天下之勢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章
邯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孫子曰令夫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
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
堯舜之智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修礼義繼三代之迹仁義附
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吳王是也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
為氣因時而作者易為力文武繼餘力不為後嗣計故三世

古之基固自
[illegible]戎至于嗣王
此[illegible]亦先之用
蛮夷之商均先
辟無如之何者
宣王恭對中興
不可繫率之独
晉名王[illegible]
耶

王守仁曰宣文
云無敵国外患
者国恒亡此所
謂[illegible]之奈亦
曰自非聖人外
寧[illegible]必有内憂
欲什吳以為外
兵即此貢矣

德衰昭王南征死而不還凡伯囚執而使不通晉取郊沛王師敗於茅戎今西南諸僕楚莊王之後朝鮮之王燕之亡民也南越尉佗起中國自立為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為一州倔強倨傲自稱老夫先帝為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荊之患於是遣左將軍樓船平之兵不血刃咸為縣官也七國之時皆據萬乘南面稱王提珩為敵國累世然終不免首係虜於秦今匈奴不當漢家之巨郡非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難易察然可見也 文學曰秦亡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為蚩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斥及二世弑死望夷子嬰係頸降楚曾不得七王之俛首使六國並存秦尚為戰國未亡也何以明

婁約曰賈生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此緒尤爲篤論

之自孝公以至于始皇世世為諸侯雄百有餘年及兼天下十
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非聖人持志
而驕不佚者未之有也

[illegible]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二十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內品

鬼谷子　全

王維禎曰此鋪張鬼谷之文出于諸人之表蓋戰国之士離合揣摩文章之詞已極而闔闢翕張陰謀秘詭惟鬼谷子泄之不可以戰國策七之文比也

高似孫曰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挾雋異豪偉之氣求騁乎用其應對酬酢變詐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挫險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詞譚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闔一闢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術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

王愼中曰極深研幾易理神矣而鬼谷子謀得之闔闢之外此是纖緯術數之法未易言也

錢福曰人動我靜四句口氣却以有道者平味斯為鬼谷之言吔

陳后山曰深于術數開口自與人別

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諸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秘有金匱韜畧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録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于縱横家唐志以為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為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為詞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賾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楼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遊僊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阿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

楊道賓曰并州此序原鬼谷子李術淵源出于老氏而其究反背之如李斯事荀卿明王者述礼樂李斯以其學亂天下不云鬼谷子嘗有書責儀秦夫既教之矣又何責焉一句斷案要從使鬼谷可起當伏其辜

有鬼谷注其書者樂壹皇甫謐陶弘景尹知章

并州山人曰鬼谷子讀者疑其偽然其命篇甚奇詞亦脩至所以捭闔張翕之椀大要出於老氏老氏之以退為進以與為取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不足求足不大求大雖天下後世之言術者莫外焉況於鬼谷者也鬼谷老氏之所甚諱也儀秦又老氏之所甚諱也雖然不得而終諱以辭其咎夫老氏之於禮猶惜其為亂首而充其說詐而為儀秦慘而為申韓誕而為市大悖而為梁角於乎可勝亂哉按鬼谷子楚人隱居鬼谷不著名氏嘗有書責儀秦夫既教之矣又何責焉

捭闔第一

捭音擺開也捭也排而振之也

[illegible]

捭闔第一 [illegible]

當春壽[illegible]大[illegible]何責焉

而為誤[illegible]於今可證[illegible]按鬼谷子楚人隱居鬼谷不數名字

[illegible]儀秦[illegible]而為由韓[illegible]者[illegible]市六字

[illegible]所其書[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夫老氏之[illegible]

可[illegible]以[illegible]也[illegible]谷者氏之所甚言中[illegible]文老氏

知白守黑[illegible]雖不以求以不大求大雖天下後世之言然

以捭闔[illegible]大[illegible]出[illegible]內[illegible]以[illegible]進以與為取

今卅山入[illegible]谷子[illegible]其為[illegible]其[illegible]言亦[illegible]

[illegible]

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為眾生之先觀陰陽之開闔以
命物知存亡之門戶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
而守司其門戶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
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
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度權量能校其伎巧
短長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捭乃可闔乃可進乃
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為以牧之審定有無與其實虛隨其嗜欲
以見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實貴得其指闔
而捭之以求其利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
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

虛齋曰從上六聖人叙來天地之理不外阴阳究之千变万化百物万類之終始只是阴阳之理聖人先知先覺不過明此教人以為衆生之先而已後人奉事剛柔開閉也張之用皆不離外也

羅大經曰守司其門戶一句是提綱挈領

樓昉曰大率遊說之書先秦六国処士所撰如韓非說難之列

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為衆生之先。觀陰陽之開闔以命物。知存亡之門戶。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戶。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度權量能。校其伎巧短長。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捭。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為以牧之。審定有無與其實虛。隨其嗜欲以見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實。貴得其指。闔而捭之。以求其利。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

志道藏御欲本作志

選書□□以捭闔□□□□為說士皆問諸頭蘇子之說仰慕弗變說匿情以據微乘危即是祖焉

楊道賓曰凡刑名游說諸家立說必本祖聖人以駭世愚俗諸子書大率類如焉

林希元曰天地之道應前首段聖人之觀陰陽不過因天地自然之理而已自古至今其道一也

異離合有守。先從其志。即欲捭之貴周。即欲闔之貴密。周密之貴微。而與道相追。捭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皆見其權衡輕重。乃為之度數。聖人因而為之慮。其不中權衡度數。聖人因而自為之慮。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內之。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捭闔者。天地之道。捭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捭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故關之以捭闔。制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得意喜

頁[illegible]。明日以試
人身上以己志
意說起見合得
于陰陽詞若依
理意多謬妄

鄒守益曰文字
不直叙其事揷
入此一段而徹
繞其詞描置錯
綜此作文之慕
法

錢福曰說者得
其術時无所不
可當時游說之
徒有一言悟意
立談而取卿相
者分明是得捭
闔之道也

欲為陽曰始。故言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為陰曰終。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為謀捭闔之道以陰陽試之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可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為小無内為大無外益損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隨而入陽還終始陰極反陽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捭闔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為蓋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山曰此段見□□頭曰口京□必有所本乃作文活法

羅大經曰人情最深谿谷不足以喻其險川澤不足以喻其變然象事比詞以求之未有不獲然灼然者鬼谷子反應之言蓋如此

樓昉曰探索鉤取以得人實而文字着句困意當日有許多苦

反應第二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反以觀往復以驗来反以知古以知今反以知彼復以知己動靜虛實之理不合来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復者聖人之意也不可不察人言者動也己默者靜也因其言聽其辭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以無形求有聲其釣語合事得人實也其張罝網而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釣人之網也常持其網驅之其言無比乃為之變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情隨而牧之己反往彼復来言有象比因而定基重之襲之反之復之

心任

焉叔吉曰此篇体格错落散置意思遞遞滚下而照一應如奕棋布列错放擺播自然不乱此文体之最难独詣处

楊道賓曰韓子說难篇大约與此同旨而韓子詞意俱勝此則骨而少肉耳

林希元曰君子之得人情以理[illegible]以阴阳变象[illegible]鬼谷子之書[illegible]不然

事不失其辭。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古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牧之不審，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審。變象比，必有反辭，以還聽之。欲聞其聲反默，欲張反斂，欲高反下，欲取反與。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辭。同聲相呼，實理同歸。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此聽真偽，知同異，得其情詐也。動作言默，與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見其式。皆以先定為之法則，以反求覆，觀其所托，故用此者。己欲平靜，以聽其辭，察其事，論萬物，別雄雌。雖非其事，見微知類。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也。符應不失，如螣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故知之始己，自知而後知人也。其相知也，如比目之魚；[illegible]見[illegible]

□言之論多合人情剖擯之於吾道之外耶

袁了凡曰意頗幻奧而文字不甚純正覌者取節焉可也

王維禎曰日進前而不御遙聞声而相思劉勰文心雕龍有此語

錢福曰君臣上下遇合之机理最微妙不得其術將求親而愈

之與影也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鍼舌之取燔骨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方如方與圓未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進退左右以是司之己不先定牧人不正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己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

內揵第三 莊子內揵外揵〻閉也閉也門限之木亦曰揵又戶鑰牡曰揵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內揵素結本始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疏則疏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

出欲須則[illegible]以乘[illegible]則
訟以[illegible]以[illegible]用其[illegible]出則
而不[illegible]相[illegible]本始有終以道[illegible]
也理上下六事有終而觀[illegible]所行[illegible]不用古之友來日進而
[illegible]三[illegible]
形容莫見其門[illegible]神
於人不正事用不[illegible]諸[illegible]情夫道已著先究[illegible]無
見形固以道之所形方以事之進[illegible]先定
也機其見情也聚如集[illegible]如方[illegible]
之與[illegible]也其家言[illegible]不[illegible]在之[illegible]

[illegible]近而疏者志

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來也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遙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故曰不見其類而說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得其情乃制其術此用可出可入可揵可開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揵萬物也

抵巇第四 [illegible]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見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見者反往以驗來也[illegible]

道哉

陳后山曰歷歷應上說得十分痛切不見其類而說之一段方發出所以然處根源在此

羅大經曰此是一篇開頭開口不如此便直突了

若蚨母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內者進說辭捷者捷所謀也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踈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來也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遥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决事也故曰不見其類而說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得其情乃制其術此用可出可入可捷可開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捷萬物也

抵巇第四

巇音僖巇山隂也間隙也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者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反往以驗來也巇者罅也罅者㵎也

閔如霖曰事起必有朕其始之微如一隙之所抵而塞也細微不謹至于不可為力堆矣

馮叔吉曰上秋毫太山用來恰妙自古国家土崩之解禍如丘山其始不過一隙之微使能抵之於蚤識其細微而畜之又何危乱之有

林希元曰戰国之諸侯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誰其抵者不過以知審法自強而

㵎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卻，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通達計謀，以識細微。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芽蘗之謀，皆由抵巇。抵巇隙為道術。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偽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芽巇罅。聖人見萌芽巇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為右。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巇罅，不可

已不是道也

袁了凡曰時之一字用亦不偶

孫月峯曰此篇大節先制事必先度量之亦是探取鈎索之法文字錯落可喜

王維禎曰飛箝之術就言語上体認更為迫切詞氣亦甚深洒

不察也察之以捭闔能用此道聖人也聖人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為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能因能循為天地守神

飛箝第五

箝劫束也鎖頭也鑷也鑷音攝箝也

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別是非之語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決安危之計定親疏之事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引鉤箝之辭飛而箝之鉤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其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或以重累為毀或以毀為重其其用或稱財貨琦瑋珠玉璧帛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勢以鉤之

[illegible]山曰用之天下一段大開逸思而捭闔処鑒了有據

羅大經曰此下又為一段寫來若斷若續卒無斷續之跡

舒芬曰中間枝葉雖多總是陰陽開闔之術作事立說皆本諸此

樓昉曰凡作事有忤適合聖人

或伺候見㵎而箝之其事用抵巇將欲用之於天下必度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岨嶮難易人民貨財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疎孰愛孰憎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鉤其所好以箝求之用之於人則量智能權才力料氣勢為之樞機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此飛箝之綴也用於人則空往而實來綴而不失以究其詞可箝而縱可箝而橫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復雖覆能復不失其度

忤合第六

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事為

[illegible]

其事用抵巇將欲用之於天下必度權量能

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岨嶮之難易人民貨財之多少諸侯

之交孰親孰疏孰愛孰憎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

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鉤其所好以箝求之用之於人則量

智能權材力料氣勢為之樞機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宣

之此飛箝之綴也用於人則空往而實來綴而不失以究其辭

可箝而縱可箝而橫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

可引而反可引而覆雖覆能復不失其度

忤合第六

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事為制

[illegible]

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聲明名也必因事
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與之轉化世
無常貴事無常師聖人常為無不為所聽無不聽成於事而合
於計謀與之為主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必有反
忤反於是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其術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
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身必量
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必先謀慮計定而後
行之以飛箝之術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之地
而化轉之然後以之求合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于湯
呂望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此知天

之制事也先審時度勢乃所為適與事會故曰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率意恣情視天下事無不可行者裁一舉手便有掣礙始似合而卒不可行故曰衆人先合而後忤忤合二字總是謀慮計定後之以飛箝之術

傳夏靄曰引古人為証而詞法傷雅

楊道賓曰伊尹呂望事实雖真却以飛箝目之

制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聲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與之轉化世無常貴事無常師聖人常為無不為所聽無不聽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為主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必有反忤反於此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其術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必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天地而化轉之然後以之来合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于湯呂望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此知天

此古人說低了

袁了凡曰凡人制事自當知此非過計也

葉重第曰此篇之術凡事皆可通行就用兵論尤為確論孫子審勢篇多與此暗合

王眞中曰此段如燕岳層峰奇

命之箝故歸之不疑也非至聖人達奧不能御世不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眞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能智睿量長短遠近孰不如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

揣篇第七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分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衆寡稱貨財有無料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短君臣之親疏孰賢孰不賢與賓客之知睿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

命之稱故歸之不疑也非至聖人達奧不能御世非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己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長短遠近孰不如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

揣篇第七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眾寡稱貨財有無之數料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孰短揆君臣之親疏孰賢孰不肖

[illegible]

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其變。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所親，知其所安。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可索之。此謀之大本也。[illegible]

怪峥嶸有萬狀之勢

孫鑛曰意屬若必而文實平易此是易人所難知

申時行曰揣情二字亦是前篇之意無人推原及此亦是縱横家說出然曲盡人情之妙

胡時化曰眉山蘇氏權勢十篇中多與此合皆祖此說蘇蘇氏之策君子譏其不能守正

諸侯之親信。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孰便。能知此者是謂權量。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其變。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所親。知其所安。夫情變於內者形見于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所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常有事於人。人莫先事而

孫大經曰二結汉得訛

钱福曰關口便說出正意此段是頭腦下方轉折變換文勢又是一机

陳后山曰揣摩以探測人情如探囊取物一一符應

樓昉曰設餌得魚三喻尤真

至此最為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慮故觀蜎飛蠕動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矣生事者幾之勢也此揣情飾言成章而後論之

摩篇第八

摩之符也內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揣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為之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窌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無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鉤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謂主事日

回如[illegible]內揣之說只是神秘陰驗不可比方不可測度條陳曲折痛切詳盡如繫風捕影令人頭緒無從

陳后山曰此詳摩之之術下經復明其義緒宗條陳陳折有力妙甚

楊道賓曰說彼衆人之無成功見摩非聖人不能用眞不易之論也

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其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直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諂也故聖人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故謀莫難於周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摩然後能之故謀必欲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夫事成必合於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說者聽必合於情故曰情合者必聽故

新野齋曰火性燥依就燥水性濕其性合也事成必合於數說听必合於情亦是此理二脩極匡

物歸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類相應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夫幾者不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一幾字作結）

袁宗道曰此說屬意匠心確有識見非漫然下筆者

王維禎曰自是一種奇偉雄博难以盡吝筆不盡評須以已之精神相貫乃可以得其机略之所在

權篇第九

說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損也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輕論也成義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驗也難言者卻論也。卻論者均幾也佞言者諂而不忠諛言者博而于智平言者。決而于勇戚言者。權而于信靜言者。反而于勝。先意承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從舍不疑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故口者機關也所以關閉情意也

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間見姦邪故曰參調而應利

道而動故繁言而不亂翱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理故

曰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往

者無所開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

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衆口鑠金言有

曲故也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

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

困也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

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其長

高似孫曰口耳一段文勢曲折之妙超脫不凡

黄道開曰此等關鍵須自開悟全靠人點人引不得

虞集曰文勢排用疊下如長江大河汪汪不住至介蟲之捍也數句又轉為波流漾洄倫極妙觀

閔如霖曰五言之旨自是實理愈深愈緒机辨不窮

決也先分不足而窒非者反也。故口者幾關也。所以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間見姦邪。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故繁言而不亂。翱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理。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衆口鑠金。言有曲故也。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其長

馮叔吉曰讀此段以人情推之無一不真策是筆尖上畫出千形萬象

林希元曰戰國策士朝叩秦闕暮游燕壘其採摭同情慷慨談說人主之前或布衣而卿相或郊迎而先驅其所以開說者分明有權在也

黃鳳翔曰結知者身上去六意便高權術非知者不能用也

而談者知用其短也。故曰辭言有五。曰病曰恐曰憂曰怒曰喜。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恐者腸絕而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動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無要也。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拙者言依於辨。與辨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與勇者言依於敢。與過者言依於銳。此其術也。而人常反之。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此以教之。而甚難為也。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妄。聽貴聰。智貴明。辭貴奇。

王者有一。必夫中和。

言語者在用其理也。

生物因以指於事故百事一[illegible]

故變生于事。事生於辭。辭生于書。[illegible]

同異之分。其辭一也。故博[illegible]

[illegible]

一以生。所從[illegible]入之[illegible]

天地[illegible]曰上曰中曰下。參以[illegible]以生[illegible]

[illegible]入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因以[illegible]

袁宗道曰三儀之是法篇中主意看鬼谷子十篇議論大略俱是揣摩探索神刑陰謀之語須以意細玩之方能悟其机關

葉重華曰司南車一段立个意思以起謀論亦之絕佳者

王慎中曰墻壞二句引來有天然湊巧以下伏正說一番文氣更足

謀篇第十

為人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審得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雍始於古之所從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踈者其偏害者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踈者偏害者也故相益則親相損則踈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其類一也故墻壞於其隙木毀於其節斯蓋其分也故變生于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夫

陳后山曰此段不惟文思溫潤有餘而把幾樣人术相形極為蹊徹當為古今名言

盧蘗曰此正詳其術看他連下數個因字又孰其法動

羅大經曰計謀一段机關深入一截

陵昉曰此段却是韓非說難棻

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十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裁之故為強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故外親而內踈者說內內親而外踈者說外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動之微而正之符而應之擁而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其身內其言外者踈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

發前未有之議論

表宗道曰一篇俱処变换隨段生意雜術密奇之談淺深詳略無不畢備然具関机闔張怪〻奇〻似不可與莊語讀者取鄭為可也

之近所不欲而強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人之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也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貌者美之文不惡。故至情托焉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失命也。智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中正而已矣

錢福曰此篇先論兵家之大凡後乃次其事詳之

馬理曰天者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此行家之正理

陳后山曰孫子之文有精華有關節有眼骨有次置有餘波照應起伏分段推次具述

始計第一

老蘇云孫吳之簡切十三篇中具見之故倣横之為椎書一句一彖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部曲旗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粮路也主用者主軍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此所謂校所謂索也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

[illegible]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

[illegible]

[illegible]吾計用之必勝[illegible]之計利以聽乃為之勢

以佐其外 常法之外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

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

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

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

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韓信者因其所利而制權變之道也

[illegible]乃敢擊下井陘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又麾二千人人持一赤幟[illegible]趙軍[illegible]拔趙幟立漢赤幟

[illegible]

吾計言制勝者先漢將漢祖問魏大將曰不能當歸信問騎將曰不能當樊噲問步將曰不能當淮陰選將之法三軍司命所係国家安危所關也

呂補曰廟筭者得筭于廟堂之上也後有廟戰廟勝淮南管轄皆本此

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常法之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一句一義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若韓信之襲安邑陳舟於臨晉而度于夏陽也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敵若實須備之強而避之避其所長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况于無筭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勢者因其所利而制權變之道者也如韓信知趙王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是我之所利也乃敢遂下井陘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又選二千人人持一赤幟華山而望趙軍戒曰若趙空壁逐我則疾

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明日信建大將旗鼓〻行出
口哄因利制權之事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　趙奢救閼與領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上令中軍曰有以軍事者死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伏益增壘秦閒使來入趙奢善食遣之閒使還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以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至閼離城五十里而軍發萬人拒北山秦師至遂大敗之解閼與而還

用而示之不用　呂蒙詐稱病孫權露檄取迴以陸遜代之陰遣蒙襲羽秦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為將者斬因敗趙括段紀明欲擊鮮卑而詐為召還是也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初舉孝廉為憲陵園丞遷遼東屬國都尉鮮卑犯塞熲擊之恐賊驚去乃詐稱璽書召還熲潛於還路設伏悉斬獲之桓帝時人後封新豐侯

近而示之遠　越與吳夾水相拒越為左右句卒相去五里夜爭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乃潛涉水當中軍襲破吳兵又如岑彭申令西擊而潛兵渡沔是也岑彭漢將申令西擊山東縣而潛兵渡沔擊破秦豐〻南郡人據黎丘號楚黎王

說王擊
中令西鄉山東樂而隨[illegible]南入漢[illegible]
從淮吳兵又[illegible]吳[illegible]渡江乃是也其中漢[illegible]
近而示之遠[illegible]吳與[illegible]分兵[illegible]越乃潛[illegible]左右句卒相去五里[illegible]
[illegible]夾水時人襲未封乃[illegible]書召匠遼頭諸於[illegible]
將軍楚軍頻擊之[illegible]乃[illegible]稍[illegible]遷東屬國[illegible]
明軍因敗潰[illegible]人殺[illegible]明欲擊鮮卑而軍中有收迎以降[illegible]
用而示之不用[illegible]遣[illegible]秦[illegible]軍[illegible]
十也[illegible]軍[illegible]人秦閒[illegible]秦中而軍不行[illegible]
[illegible]將大夫去秦國三十里入以[illegible]軍[illegible]
故能而示之不能中軍曰秦閒[illegible]軍[illegible]堅壁[illegible]二十八日令
口[illegible]因[illegible]制權之事也
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明日信建大將旗鼓[illegible]

[illegible]韓信[illegible]夏口以[illegible]兵臨晉

秦木罌渡河兵[illegible]

利而誘之 李牧以利引納人入境因大破其衆楚人以林樵 昔誘縱人詐伏兵以敗之

亂而取之 謝玄與苻堅肥水而陣玄說秦退軍欲與之戰 秦軍因退而亂之遂進兵大破以為異與赤眉戰

使車背來其[illegible]以 相亂[illegible]亦[illegible]以

強而避之 敵人其銳[illegible]以待之 周亞夫以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堅壁

非守持其勢之鋒[illegible]

怒而撓之 輕進故可撓而擊之若晉人激春以怒楚是也 將[illegible]之令從此去其怒則不能而

速戰可日[illegible]攻侮

卑而驕之 如實輕[illegible]數千里[illegible]東[illegible]志[illegible] 又求出[illegible]



遠而示之近 欲遠襲敵必示以近進之形如韓信盛兵臨晉近陳舟爲欲渡之勢魏豹遣兵拒之信從夏口以木罌渡河襲破魏兵

利而誘之 李牧以利引胡人入境因大破其衆楚人以捄樵者誘絞人設伏兵以敗之

亂而取之 謝玄與苻堅夾肥水而陣玄說秦退軍欲與之戰秦軍因退而亂玄遂進兵大破之馮異與赤眉戰使軍皆朱其眉以相亂遂破赤眉兵

強而避之 敵人兵敵盛強且以避之如王霸閉城休士避周建蘇茂之鋒周亞夫謂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堅壁拒守待其飢疲出兵擊之

怒而撓之 敵將剛忿則辱之令怒使其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故可權而擊之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或曰忿速可侮

卑而驕之 如冒頓以千里馬閼氏與東胡東胡志驕不以備又來地于冒頓冒頓……而襲之……

吳列士皆有賂子胥以為蠢吳後果為所滅唐公李淵以書
與李密卑辭推獎李密果驕而取敗

佚而勞之 敵人本佚當設計勞之如吳三軍迭出而楚疲於奔命田豐說袁紹外結英豪內修耕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彼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操疲於奔命人不安業之類

親而離之 敵人上下相親當設計以離其心如項羽使至陳平以太牢具進及見使者則佯曰吾以為亞父使今乃項王使也更以惡草具進使者歸告項羽羽由是不所范增之計秦應侯使人間趙王曰廉將軍為人易與且降矣今徒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於是趙退廉頗而用括秦晉合兵伐鄭鄭遣使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于晉於鄭於秦無益也不如舍鄭以為東道主秦伯於是悟而退師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乘敵人之無備攻而取之出敵人之不意襲而破之呂蒙因關羽撤兵而襲取南郡鄧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出蜀不意而襲之

作戰第二

只列士皆布於[illegible]以為[illegible]

與李[illegible]卑辭推[illegible]李[illegible]果驕而取敗

佚而勞之　敵人本佚當設計以勞之如吳三軍迭出以肄楚

精銳分為[illegible]

則擊其[illegible]使[illegible]於奔命人不安[illegible]

親而離之　敵人上下相親當設計以[illegible]

令乃質王使以[illegible]

[illegible]之計秦[illegible]使人問[illegible]

[illegible]

東道主[illegible]秦益也[illegible]師為

攻其無備　出其不意　[illegible]

[illegible]

作戰第二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

虞集曰歷叙行師之費日至千金爵賞猶在外

黃鳳翔曰久暴師鈍兵挫銳以鈍兵而能挫銳師勝日淹久雖銳亦鈍也故敵人窺而來挫之

趙逵曰篇中歷言久役之害此周宣王時有呼圻父而怨者蓋司馬之不知兵也

倫以訓曰役不再籍言初賦民便取勝不復歸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

粮不三始用粮後食於敵善用兵者莫不如此也

錢穀曰末句應前久暴師則国用不足

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一石當吾二十石萁豆稭也芉禾藁也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illegible]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攻城則力屈攻人之城久而不下其力必至于困屈若祿山之乱尹子奇令狐潮等攻睢陽久而不下張巡許遠設奇殺賊甚至後唯城陥而子奇令狐之力也困矣

諸侯乘其弊而起若吳伐楚入郢後又加兵於齊晉盟于黃池久而不歸越乘其弊襲而滅之當時惟有智謀之士何嘗能為善謀於後乎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國家困于師旅者必其粮之遠輸也粮既遠輸

車十乘以

計所山盡是帑市擯[illegible]

足介陽意滿深皆舊賣眞氏所信數[illegible]

小陽滿路時貨[illegible]

故商之利者貨也後其滿今前嚴[illegible]

遷城中人出奔市外盜家狀乃是[illegible]

使無人往來城皆外家[illegible]

古殺敵者於也故軍士卒分能間使解諸燕人[illegible]

發敵者於也[illegible]

近計十六井而計六十四井之數[illegible]

近計十六井田計六作近中之事近人[illegible]

利而貴其物於粟米輸粮之人[illegible]

近自帑[illegible]實[illegible]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illegible]

衆而百女女[illegible]而不資者市[illegible]

家之力[illegible]供給十萬[illegible]

[illegible]

則百姓貧矣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
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今以七十萬
家之力千里饋粮供給十萬之
衆而百姓安得有不貧者乎

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百姓近于師旅者必
貪利而貴賣其物於遠來輸粮之人則財不得不空竭矣百
姓財竭則給千丘役供給之事丘役者驗丘甸之數而供役
也如春秋成公時作丘甲之類
丘計十六井甸計六十四井也

故殺敵者怒也故軍士能殺敵者在我激而怒之也如田單
守即墨令間使詐燕人使劓齊之降卒又詐
使燕人掘城外塚墓於是即
墨城中士卒皆怒欲殊死戰

取敵之利者貨也後漢荊州刺史度尚侯軍士出獵密使人
燒其珍積獵者還莫不涕泣尚因激之曰
卜陽潘鴻等財貨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少少何
足介意衆皆奮勇願戰遂破潘鴻趙太祖命將伐蜀謂之曰
所獲帑藏悉以饗士國家所欲惟土壤
耳由是將吏各致死所至皆下

曰欲攻敵必先謀故曰謀攻全國謂興師深入長驅拒其都邑絕其內外敵舉国來服為上如曹彬下江南克城之日一不妄殺是也

筆重第曰兵法以十敵一則圍之以五敵一則攻三為正二為奇以二敵一則一

謀攻第三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修治櫓大楯也轒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器械機關攻守之總名飛樓雲梯之屬也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將忿不待攻器成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必殺傷士卒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于天

為□一為□□彼此均敵則戰奇制勝以戰者少之不若之則小不能當大或高壁堅壘成避匿可也若小敵愈堅而不思避必為大敵所擒此足上句也

何孟春曰三患皆說人君御將事從中制之害自古大君命將□□推轂曰閫□□寡人制之□□外將軍制之故將軍出師一軍當旅專行謀以能有成功若禀命中制机會

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于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縻繫之 從中制而不 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

不敗矣

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敗

全國為上破國次之用兵之法全人之國為上破人之國次之如文王伐崇因壘而降及宋曹彬取南唐元伯顏取南宋皆能全人之國劉〻取南燕曹翰取江州誅殺太甚此不能全人之國者

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人之軍為上破人之軍次之如光武收銅馬鐵脛尤來大鎗及赤眉之類皆能全人之軍白起詐坑趙卒項羽詐坑秦卒皆不能全人之軍也

其次伐交其次伐人之交威加于敵則其交不得合張儀說秦以地六百里與楚懷王請絕齊交隋何于黥布座上殺楚使者以絕項羽曹公與韓遂交馬語以疑馬超高洋遣蕭穎明請和于梁以疑侯景此皆伐交之道

距堙又三月而後已距堙者土山也積土為山以臨敵埶或覘其虛實或毀其樓櫓或乘高設計而入敵又大約三月而後能止也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為將者以其日久不勝其忿使士卒

蟻附攻之為城上敵人所殺三分去一而城堅終不能拔者此攻城之災也如後魏武帝攻宋臧質于盱眙使士卒分番相代墜而復升死者屍與城平終不能拔是也

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田穰苴明法令撫士卒燕將聞之不戰而退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如文王伐崇因壘而降慕容恪築室反耕嚴固圍壘終克段龕于廣固兵不血刃是也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 謂乘勢如摧枯拉朽如漢沛公取秦晉平吳隋平陳宋太祖平蜀皆不用久也

十則圍之 此言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者如此若王弱客彊不必十倍然後圍之也

五則攻之 吾軍五倍于敵則可驚前攻後衝東擊西而攻取之若敵無外援矢竭粮盡不必五倍然後攻之也

少則能逃之 我軍少於敵且暫逃之伺其隙而乘其弊然後襲而掩之此亦以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者言之若我治彼亂我奮彼怠我堅彼弱我飽彼飢雖少亦可衆者合戰若吳起以[illegible]

堅一百萬宇文泰以一萬破高歡十萬何必逃也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

是謂縻軍 人君不知軍之不可以前進而命之前進不知軍之不可以後進而命之後進是謂縻繫其軍者也謂人君不令大將自裁進退之道或遣使命以令決戰孫皓臨滅賈充尚請班師甚者如哥舒翰守潼關祿山兵強未可與戰玄宗強命之戰遂至于敗漢唐多以中官為監軍其縻軍之患如此

知可以與戰不可與戰者勝 吳起所謂有不十而與之戰者入有不戰而避之者六

識衆寡之用者勝 識敵人之勢或當用衆或當用寡用衆者務易用寡者務隘又如秦王欲伐楚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是也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不能知彼之虛實而能知之己之勢力強弱與戰或一勝或一敗若王猛臨終謂符堅曰晉雖僻在一隅而正朔相承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未易圖也符堅不聽其言舉軍南伐曰吾士馬

諸王未讓入未見前也符堅不聽其言秦軍南攻山吾十四
王諸然晉得堅曰晉雖僻在一隅而王師與之數十萬謝安桓沖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能知彼之虛實而惟知己之
入不可是也
曰兆六十萬
識衆寡之用者勝謂用衆寡之路盈又如秦王翦伐楚王翦
識衆寡之用者勝識之敵入以勢乃當用衆寡當以西楚翦留
或可以與戰不可與戰者勝入有不戰而勝之者十而與之戰者
吳起所謂有不十而與之戰者
發以中宮為監其共軍之患如光
見敵文宗與合之戰至十歲漢當
謂敵皆策謂主而進者如何書輔守蓮關林山兵強未可
謂人己不以將自發進退之道故遣使命以令決戰於此
是謂縻軍之不可以進而命之後進是謂縻其軍
是謂縻軍令吾不知軍之不可以前而命之前進不知軍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
高撒十萬何以政也
堅一百萬字文泰以
萬者

[illegible]

軍形第四

形兵之極至于無形無智名無勇功其謂軍形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眾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

[illegible]

杜牧曰兩軍之形我動則彼應當備治固其守脩以待敵之虛解此兵家之要務也

申時行曰韓信背水陣破趙李愬雪夜擒吳元濟諸將多不能解所謂用兵之妙存乎一心神而明之必於人是也

百萬大江之險投鞭可濟遂有淝水之敗是不知彼之實而但知巳之強也巳

軍形第四

形兵之極至于無形無智名無勇功此謂軍形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巳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巳敗者

閔如霖曰以丈尺天地妄言布陣然後料量糧餉然後有多少之數然後揣較彼我之勝負

王維楨曰勝敗之常用兵之法當以五事稱量知敵之情

也敵人有已敗之形也而吾有以勝之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量敵情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輕不能舉重也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稱生勝尉繚子曰無過于度數度為百寸數為什伍度以量地數以量兵地與兵相稱則勝五者皆因地形而得故自地而生之也李靖五陣隨地形而變是也

許国曰首四句起奇正一句凡

兵勢第五

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部曲為分什伍為數鬬衆如鬬寡形名

[illegible]

也而敵人有以勝之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

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

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

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

仞之谿者形也

[illegible]

兵勢篇第五

孫子曰凡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鬭眾如鬭寡形名是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于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擴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彊。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彊弱形也。故善

若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

馮叔吉曰以破投卵是以至實擊至虛譬喻奇甚

傳丁之嘉曰出奇如置無不盡神而文字亦高出一頭地

[illegible]

[illegible]曰亂生于治數句皆點形匿情如楚王之毀軍納首以董成冒頓之見弱欺漢使者數十輩知此法者

是也。旌旗曰形金鼓曰名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于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鬭乱而不可乱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強治亂數也。以部分名數為之故不可亂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

高似孫曰以利誘敵人遠離其壘而以情說擊其空虛孤特是為奇兵

張之象曰此篇論攻取必先形勢故以兵勢名末結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應前有法

形之敵必從之與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求之於勢而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分謂偏裨卒伍之分數謂十百千萬之數各有統制而大將總其綱領故治百萬之衆與治寡同此韓信所以多多而益善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凡戰者以正兵合之以奇兵或左或右出其不意而勝之如鄭伯禦燕師以三軍軍於前以潛軍襲其後是也

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 故善戰者其勢險勢險則難禦其節短節短則易勝如麴義破公孫瓚發伏于數十步之內周訪敗杜曾奔赴於三十步之外得勢險節短之義

[illegible]

[illegible]形圓而不可敗[illegible]敵不可退[illegible]轉[illegible]圓石

尾首[illegible]故[illegible]可敗爭
[illegible]紛紛[illegible]曲折相攻[illegible]

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之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illegible]善戰者

勢之[illegible]千[illegible]木[illegible]人故擇人[illegible]勢[illegible]石
[illegible]

果大敗[illegible]人[illegible]遼[illegible]守[illegible]衆以乃安攻敗不救師
由出[illegible]守[illegible]兵十萬圍合肥與遼[illegible]數不入回出

勢之道也
[illegible]擇人任

虛實篇六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出其所

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渾渾沌沌圓之象也布陣形圓而敵不可敗者有形名也如八陣六花之類隅落鉤連曲折相对擊尾首救擊尾首救豈可敗乎

二

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之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故善戰者求之於兵勢之必勝不責成于不才之人故能擇人之才者而任之以勢曹操使張遼李典樂進守合肥教之曰若孫權至張遼李典出戰樂進守權領兵十萬圍合肥典與遼將數不人同出果大敗孫權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權攻城不拔而退此擇人任勢之道也

屠海曰通篇總一避實擊虛之意而所以敵為我擊則以先処戰地而佚以敵變化其應若神也此文首尾喚

虛實第六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趋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出其所

虛數他篇更句句精密

錢福曰孫子十三篇中所論一句自為一義奇正相生須仔細分曉

陳后山曰句句自一義歷觀前史用兵勝敗得失之形萬無一失也

歸芬曰見敵之形則我專為一敵不能測我之形則分而為十以防我

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敵寡能以眾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

[illegible]

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
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
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
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
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
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
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
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能以衆擊寡者○則吾之
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

[illegible]

[illegible]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
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
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
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
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故曰勝可為也敵雖衆可使無鬬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
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
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
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
夫兵形象水水之[illegible]

杜牧曰敵不知我所出則必分兵以備我敵既分兵則吾所與接戰者寡矣敵防我之前則在後者必少防後則兵在前者必少

閔如霖曰韓信伐趙先探知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言乃敢引兵下井陘此作之而知動靜之理是也

馮叔吉曰我因敵形而制勝故人不知此奇兵勢最

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于勝哉故曰勝可為也敵雖衆可使無鬬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于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

…少其所…其所不…于無声無形者也至于此一篇主意万霊出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先處戰地先據形勢之地而待敵之來則士馬閒佚而力有餘如趙奢先據北山以待秦兵之至毀昭結陣以待敵突之至日定也

後處戰地如馬謖舍水上山不下據城是也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致人則佚致于人則勞如耿弇多伐樹木揚言填塹以攻巨里致張步之來而破之是也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自至者利誘之也如李牧佯北以致匈奴楊素毀車以委敗突厥是也

去前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能使敵人必不得至者害其所顧愛也如孫臏救趙直走大梁而解邯鄲是也

佚能勞之敵人本自暇佚我則設計而使之勞如晉伺陳叔獲之際声言掩袭使其聚兵備乃解甲於是陳人病之是也

飽能饑之敵人本饒粮餉我則設計而能使之飢如周亞夫絶呉楚粮道隋遣兵焚燒陳人房屋積聚李左車欲遮絶韓信輜重曰起張二奇兵以劫抄括使内陰相殺食者是也

安能動之敵人本自安固我則設計而使之動如司馬宣王取遼東敵方阻水拒守宣王遂整陳直指襄声言搗其巢穴賊見兵出果來邀之因縱擊大破其衆臾駢以壁秦伯桃其裨將趙穿趙盾遂命三軍皆出與戰

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掩其空虛攻其無備如周文帝使將軍尉遲迥伐蜀迥以西蜀與中国隔絶百有餘年時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illegible]騎是夜袭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illegible]

衝其心腹蜀人向風不守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行于空虛之地雖千里之遠而兵無轉戰之勞者如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是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如漢耿弇令軍吏治攻具約五日攻西安西安聞之日夜警守臨淄不為之備至期夜半弇勒諸軍蓐食趨臨淄出其不意一日拔之漢末朱儁擊黃中賊帥韓忠鳴鼓攻其西南賊衆悉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大破之韓忠乃乞降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如周亞夫平七國堅壁拒守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吳兵果奔西北不得入遂亂遁走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如司馬宣王討公孫文懿於遼東文懿阻水拒守宣王領兵直走襄平擣其巢穴文懿出兵擊之宣王三戰三捷秦伐晉吏騈謂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

遣其心瘦弱入向以不守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 行于[illegible]虛之地[illegible]千里之攻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

若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乎者無人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illegible]兵[illegible]分軍吏[illegible]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攻西[illegible]西[illegible][illegible]之日夜[illegible]十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之備定則東平奔勒諸軍莫[illegible]言出其不意一自攻之[illegible]朱[illegible][illegible]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韓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大破之韓忠乃乞降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如周亞夫平七國堅壁固守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

而吳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得入[illegible]引去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 如司馬宣王討公孫文懿於遼

東文懿阻水作守宣王[illegible][illegible]直走襄平搗其巢穴文懿出戰擊之宣王之攻[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晉史謂[illegible]秦不[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同事

凡諸將以南[illegible]
兼者推于總動濟守羅部宗天下[illegible]曰[illegible]出[illegible]
其上欒書解計將如何退信千放兵[illegible]渾業以年據江[illegible]
問曰賓其後以出下計謹曰精兵漢浮布悉渡江且淮門陽德
不書曰計將安出對曰魏書千謹討[illegible]入流於江陵長渝德
此中計也東取吳出取下蔡布以番山之法自救萬兼世皆為自
上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臨連於楚自歸三沙[illegible]決下計也
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幕取鄉投表念之兼鑿敵皐之口
策之而知求得失之計言取并禁并許攸伸擁謝宮守其所出
策之而知者得失之計高祖討燕布門於蒜公謂曰東取吳西
也[illegible]
去兄
自此勒軍中明旗息鼓大開四門揣地勃酒宣王設布伏引
東若下淮留萬人守城以馬宣王來攻之將士皆失色議章元
譜下息謀曹公操精有信引去諸葛亮佳敗隱平變號並并關還
千引之得數十騎出關操軍且敗且卻雲入營使之潤韻霽
秋不設淮戰盡地而守之敵不言與戰戰先主非之詩霸中雲
[illegible]不設鐘鼓盡地而守之敵不言與攻戰如曹操之事業中屬
[illegible]予[illegible]三[illegible]眷[illegible]

[illegible]

以待之亡曾請秦伯發擊趙穿於是趙盾令三軍悉出與戰是也

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 如曹操爭漢中蜀先主拒之時趙雲守別屯將數十騎輕出遇操軍且戰且卻雲入營使大開偃旗息鼓曹公疑有伏引去諸葛武侯屯陽平使魏延等并兵東下惟留萬人守城司馬宣王來攻之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勅軍中卧旗息鼓大開四門埽地却洒宣王疑有伏引去是也

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高祖討黥布問於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三沙此下計也帝曰布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酈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其後必出下計西魏遣于謹討梁元帝於江陵長孫儉問曰蕭繹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定出何[illegible]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illegible]

曰耳[illegible]之耳
目在[illegible]旗[illegible]
不亂金鼓不衰
謂則士氣奮占
有兵敗戰北而
鼓音不衰全於
敵人疑而不敢
迫鼓旗之係兆
未知也

顧問臣曰即前
避實擊虛之說
治氣治心治力
治変此四樣眼
目分號有体

張之象曰左傳
無扞採樵者以
誘之絞人爭獲
採樵者而覆諸
山下

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氣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

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

也所以未有路
[illegible]

[illegible]用兵之法也

交和而舍 和軍門為和門者言和于國和于軍和于陣和于敵然後可決勝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 如趙奢救閼與去國三十里而軍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是迂其途而誘之以利也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則與據北山是近其途而先至也

軍爭為利眾爭為危 智者爭之則為利庸人爭之則為危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棄委軍而與人

不能及知行堅以百萬衆與[illegible]爭委棄大軍而與人爭利則行發而輜重[illegible]而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併行與[illegible]爭卒至于大敗[illegible]也

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百里之外與人爭利必為敗擒三將軍兵之勁者在先疲者在後

其法十分中一分先至而九分未至也[illegible]以下言[illegible]軍[illegible]後 [illegible]

棣海曰司馬法曰圍三而闕一所以示有路也



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交和而舍軍門為和門者言和于國和于軍和于陣和于戰然後可決勝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如趙奢救閼與去國二十里而軍留二十人日不行復益增壘是迂其途而誘之以利也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至閼與據北山是後發而先至也

軍爭為利眾爭為危智者爭之則為利庸人爭之則為危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舉委軍[illegible]爭利則行[illegible]不能及如苻堅以百萬衆與晉爭委棄大軍而與人爭利則輜重捐如龐涓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併行與齊爭卒至于大敗是也

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百里之外與人爭利必為敵擒吾三將軍兵之勁者在先疲者在後其法十分中一分先至而九分未至也此以下言舉軍而[illegible]利則不及者[illegible]而三帥被擒是

謀多疑少斷人心難應始皆戀邑居惡遷怨[illegible]
丁粟後皆如其言古名將能策人之得失者多矣始[illegible]

事以
為法

作之而知動靜之理 夫兩國相爭務知彼之動靜則我易為之勝若韓信欲破趙必先探知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言然後敢出井陘若不知彼之動靜不離不可以取勝又將自取其敗耳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以形示之則知敵所據之地死與生也謂形之以弱則敵必追形之以強則敵必退如韓信破趙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不能敗趙軍欲歸壁見漢赤幟遂亂遁走又如韓信以囊沙壅水與龍且戰佯敗走龍且悉兵之候其半渡決壅囊水大至楚軍分為二遂擊破之斬龍且此皆形之而波處於死地也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左傳曰左右角之謂張兩角從傍攻之也如蕭王以兵三千親紀尋邑中軍知之之有餘也謝玄遣劉牢之領兵五千趣洛澗斬梁成知敵之不足

衛人而守有餘不足以爲[illegible]

[illegible]宮遣寡年六領兵五千與洛間[illegible]

也[illegible]

於[illegible]大至楚軍分爲二遂擊敗之斬龍且

[illegible]水壅水追龍且軍半渡[illegible]且亦[illegible]

形之而敵知所主之地[illegible]

往之而知軍事之理夫[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軍爭第七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交和而舍莫難於

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

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為利軍爭為危舉

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

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罷者後其法十

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

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

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

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

[illegible]

曹公曰軍門為和門兩軍相對為交和是也

李筌曰後人發先人至是明于度數先知遠近之計軍爭之利在此神妙

錢穀曰百里爭地則非地故三將軍皆為擒者軍入魏地龐涓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之馬陵萬弩軍大亂近而至者亦敗

軍爭第七

兩軍相對必爭爭者必以利而動利於我則我勝利於彼則彼勝故不動不爭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為利衆爭為危舉兵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

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五十里外與人爭利則銳行蹶上將軍者蓋其法吾軍十分中五分先至而五分未至也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全軍而往勁者在先疲者在後方不齊而為敵所乘唐太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太宗不解甲三日不食二日就能取勝者何蓋是時金剛既敗衆心已沮迫之則河東易平緩之則別生他計故兵有形同而事異者不可執一論也此兵家變通之妙筭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用彼處鄉人引導若吳伐魯邾人導之以克武城是也

不動如山趙奢攻閼與去邯鄲三十里之地而止堅閉不出留二十八日不行

難知如陰馮異與王元行巡戰異潛往栒邑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是也

動如雷震敵有可乘之勢則動如雷霆之震擊使彼不知所避如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至閼與發萬人拒北山而勝秦

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 上將軍 五十里外與人爭利[illegible]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 全軍而往[illegible]先至者[illegible]

[illegible]一日一夜[illegible]二日[illegible]三日[illegible]

[illegible]則[illegible]兵有形[illegible]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illegible]入[illegible]

不動如山 [illegible]三十里[illegible]

動如雷霆 [illegible]一日一夜至[illegible]不知所[illegible]

廓地分利 平易之地當分守其便地利當分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illegible]

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illegible]

遼守合肥孫權十萬衆攻之遼以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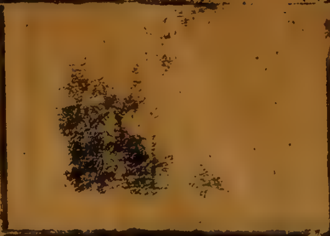
掠鄉分衆掠於饒野三軍足食

廓地分利平易之地當分兵守其便利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越與吳夾水相拒越為左右句卒夜爭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涿潛涉水當中襲破吳兵陸遜攻費棧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趙宋時張齊賢守代契丹兵薄城下齊賢中夜遣兵由城南持幟然炬虜見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伏兵播擊大破之是變亂以火鼓也後漢臧宮攻延岑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夾船而引呼声動山谷岑望之震恐宮因從擊大破之春秋時晉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齊侯畏而脫歸是變亂以旌旗也

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魯與齊戰齊人三鼓而曹劌方鼓之齊師敗績劌曰戰勇氣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吳陳久人倦而奪其气者也魏恂令士卒秉城鼓譟大呼佯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吳以声勢而奪其氣前申張遼守合肥孫權將十萬衆攻之遼選士卒八百人□□□

圖


先登陷陣殺数十人斬二将自旦戰自日中吴人奪氣
修守備衆心乃安此以勇戰而奪其氣者也　文憲阻水為
陳以拒斉領軍段暢〻曰觀公言認不足凡人憲曰我斉王
也猵指陳王純已列並以告之暢鞭馬去此以名位而奪其
心者也薛仁貴領兵擊突厥曰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帥
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将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
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〻遁去仁貴
因進擊大破之此又以形貌而奪其心者也

擊其惰歸 唐太宗與竇建德戰于汜水東建德列陳数里太宗謂諸将曰賊逼城而陳有輕我心當按兵不出
待敵氣衰陳久卒飢必将自退〻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
陳自卯至午兵士飢倦列坐又爭飲水太宗曰可擊矣遂勒
兵與戰生擒建德司馬
法有曰新氣勝是也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 謝玄待苻堅退軍而乱擊敗之是以治待乱張遼靜坐于中軍而誅其反者是以靜待譁也

以佚待劳以飽待飢 晋周訪討杜曾使将軍李當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領中軍高張旗幟自於陣

圖



歸師勿遏 [illegible]

餌兵勿食 曹公[illegible]

[illegible]以取敗[illegible]

佯北勿從 [illegible]

高陵勿向背丘勿逆 [illegible]

[illegible]

後射…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遣精銳八百人自行酒歛之鼓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魯遂大潰此以佚待勞周亞夫平七国堅壁拒守絶吴楚粮道待其飢疲出兵擊之此以飽待飢也

高陵勿向背丘勿逆敵兵已據高陵而陣慎勿仰之而與戰敵人已背丘而陣慎勿逆之而與爭若趙奢先據北山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而敗是也此言將智勇等而勢力均者如此至於刘聡烈升馬鞍山陳兵自遠而陸遜四面遮之士崩瓦解者是以勝兵而擊其已敗之兵也奚可執一論訖

佯北勿從敗有真偽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走非真敗也必有奇也若韓信破趙王斬龍且皆佯北也惟其從之是以取敗

餌兵勿食曹公以畜產餌馬超以輜重餌袁紹李熙以牛馬餌石勒之類

歸師勿遏師將還歸必有潰…若曹操征張繡…繡操將引還[illegible]

鑒陰為地道設奇夾攻大破之操謂荀文若曰[illegible]是以知其勝也呂弘攻段業弘將東走業欲擊之或諫曰勿遏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為後圖業不從率衆追之為弘所敗

圍師必闕闕其一面示以生路使彼無必死之心或可因而擊之若後漢臧宮圍妖巫傳鎮等於武原攻之不下士多死傷光武命開圍弛守賊衆分散遂斬鎮首唐李光弼圍史思明於上門令開南角以縱之賊果棄甲而走因擊戮其衆後漢末朱儁圍韓忠於宛城開門俟其出而破之曹公圍壺關遂攻之不下曹仁請開生路遂拔其城

窮寇勿追窮寇焚舟破釜求决一戰若夫槩王謂困獸猶鬭不容闔閭迫楚師趙充國遇先零棄輜重欲渡湟水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虜果赴沉溺數萬因大破之

高似孫曰變其正得其所用有九可以知孫子之兵專用奇梅

九變第八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

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合
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

九變篇第八

[illegible]

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

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

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

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

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

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

五危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民可煩也凡此

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

不可不察也。

孫希元曰兵之利害至微至隱利當思害害當思利若專趨于利必爲敵人所誘專於思害以至遲疑失机

袁宗道曰見利畏怯不進忿速疾爭者可怒侮而致之廉者可汚辱以致之愛民必倍道兼行以救之則煩勞並通上五危皆不知九變之過也

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地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知兵法者不可不察也。

絕地無留（危絕之地慎勿留止恐爲敵人塞其險要或有伏兵掩我不備絕地如所謂絕澗天井天羅天）

陷天防之類

塗有所不由 周亞夫征吳楚欲經崤澠而東趙涉遮說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閒人於崤澠阸狹之間將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諸侯聞之以為將軍自天而下也亞夫從之使人索崤澠之間果有得吳伏兵馬援討五溪武陵不由充道而進壺頭賊衆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溫士多疫死援亦病卒

地有所不爭 陶侃在武昌將佐請備邾城侃謂邾城之地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用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以所害參於所利則事務可伸也如鄭師克楚國人皆喜惟子產懼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楚來伐鄭是所謂在利而思害也

□坤曰篇中皆
□處軍相敵之
□迎軍即行軍
□相泪敵之
□□□也
□□曰半渡
不便故可敗
□兵之所以爭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以所利參於所害則雜可解如張方之在洛陽連戰皆敗或勸方宵遁方曰兵之利鈍常事貴因敗以為勝耳夜潛進奮力迫敵遂致克捷

屈諸侯者以害蛩服諸侯設計害之或間之使君臣相疑或擾之使人民失業如觧律光高熲平陳之策之類是也

忿速可侮如子玉剛忿晉人執其使者以怒之子玉果從

行軍第九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絕渡也）客絕水而來（過也）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

者

王維楨曰軍之行住處只有四處山處水而上處斥澤如平陸四者各得地利自足以制勝黃帝時四方諸侯亦稱帝黃帝以此大勝也

申時行曰上流雨水驟至待其定而後可涉

何孟春曰用兵當遠六害令敵近我背之則我利敵凶

[illegible]鏜曰敵情不

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高○陽○右○[illegible]）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而○半○之○處○高○濕○也）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蒹葭林木蘙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

可測必有形見乎外察其形則知其隱微之情此三十二者是也

顧亢曰一句一義只一篇中儘堪用不窮况十三篇耶

姜宝曰先輕敵後問其衆則心畏之如秦符堅欲投鞭斷流卒聞風声鶴﹅失為晋兵又如後齐王曰御輩勿石即使我心膽墜落矣

唐道闡曰自近

備者進也辭彊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則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伏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追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食肉者軍無粮也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不精之至也来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于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

□□者至欲求之至敵之奸偽如見絶妙之論

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淂也

絶山依谷 經過山險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則利水草一則負險固但不可當大谷之日而居也如馬援討武都羌據其便地奪其水草不與之戰羌衆窮困悉降彼不知依谷之利是也

視生處高戰隆無登 相視生地而處其高陽若敵先據隆高之處不可登而迎之與戰此三者處山之軍法也

絶水必遠水 軍行過水必去水稍遠而舍止一則引敵使半渡而擊之一則使我進退無礙如魏將郭淮遠水為橈划昭烈知其不渡是也

客絶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内令半濟而擊之利 敵若引[illegible]水而來[illegible]戰慎勿迎之於水内令其半濟行曰未定首尾不接而[illegible]必淂其利如漢王破曹咎於汜水公孫瓚敗黄巾賊于[illegible]



薛萬徹破竇建德於范陽皆用此術半濟而擊之利

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 我欲與敵戰無近水而迎敵恐敵不肯渡也我若不欲戰則當阻水拒之使敵不能濟若晉將陽處父與楚軍夾泜水而軍處父退舍欲使楚人渡楚人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不戰而歸是皆知此術無附水而迎客也

視生處高無迎水流 相視生地而處其高陽無迎水之下流此五者處水上之軍法也地卑下央水可灌水下流戰有不便兼處敵投毒於上流如司馬子魚卜戰不吉子魚曰據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是軍必欲處其上流無迎水之下流也

絕斥澤惟亟去勿留 地氣溫潤水草瀐惡不可以居斥鹵鹹地也東方謂斥西方謂鹵

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 平陸之地處其坦易無坎陷之處使軍便于馳突右背高阜所以恃為形勢也前低後高以便奔[illegible]

養生處實軍無百疾諸葛孔明伐魏中兵屯南鄭曹操征蠻兵衆疾疫此失養生處實之軍不能無百疾也

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溪谷深峻不可過者為絕澗外高中下衆水所歸者為天井山險環繞所入者隘為天牢林木縱橫葭葦隱蔽者為天羅陂池泥濘漸車凝騎者為天陷道路狹迫地多坑坎者為天隙

其所易居者利也其所居平易之地乃敵人以利誘我也如漢昭烈遺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與陸遜戰遜知其有巧不聽諸將擊之是也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如趙奢善養秦間而增壘後卷甲而趍田單使女子乘城納降又遺燕將書謂城降之日願無虜妻妾後驅火牛出戰是也

辭強而進驅者退也使来辭強又進驅皆欲脅我而潛遁也如吳與晉爭長吳以帶甲三萬去晉

養生處實軍無百疾 [illegible]兵衆疾疫[illegible]主[illegible] 諸葛孔明伐魏中[illegible]

[illegible]軍不[illegible]也 [illegible]

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 [illegible]溪谷[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草[illegible]蔽者為天羅[illegible]泥濘漸車[illegible]者為天陷[illegible]道路 [illegible]狹小[illegible]者為天井山險環繞所入者隘為天牢林木[illegible]

[illegible]為天隙 [illegible]

其所居易者利也 漢[illegible]遣[illegible]數千人於平地立營 其所居平易之地乃敵人以利誘我也

[illegible]戰[illegible]其有功 不聽諸將[illegible]之且也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田單守即墨[illegible]乘城[illegible]約降又[illegible]燕將書[illegible] [illegible]燕軍益[illegible]甲[illegible]

[illegible]降[illegible]日[illegible]無[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出[illegible]也

辭詭而強進驅者退也 [illegible]與晉[illegible]十以當甲二萬去[illegible] [illegible]來辭[illegible]又進[illegible]欲[illegible]而潛道也

兵有須卿宜共治策諸重治也
衆也長社夜軍中恐亂旋中陳而

軍擾者將不重也 優將亂無王持帳下軍匪自不擾夫堅曰不起旗頃而定 將無威重則軍擾何周亞夫軍中夜驚

其運也 集而知

鳥集者虛也 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矣此皆見烏 楚伐鄭鄭人將奔諜告曰楚幕有烏楚兵去矣

身免僅以

酒請降詰其精兵見其弱卒皆大饗士卒皆醉夜縱兵入營 漢欲和王因其怠而擊之李左車刻賜遣使奉牛 漢王使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賈豎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先無期約而遽來請和者必有奸謀也

我也秦果夜遁 者目動而言肆也

陳成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人 毒故不可與戰乃謀先吳王與會遂秦[illegible]晉拒大[illegible]

諸事居而在今日[illegible]晉[illegible]曰吳[illegible]

罕一里吉動天也晉使董褐[illegible]令日不

軍一里声動天地晉使董褐視之王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淂事居亦在今日褐歸謂晉右曰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吳將毒我不可與戰乃許先吳王既會遂還秦與晉相拒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俱我也秦果夜遁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先無期約而驟来請和者必有奸謀也如漢王使酈食其將重宝啗秦將賈豎孺欲和漢王因其怠而擊之晉將李矩拒刘暢矩遣使奉牛酒請降潜其精兵見其弱卒暢大饗士卒皆醉矩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鳥集者虛也楚伐鄭〻人將奔諜告曰楚幕有烏楚兵去矣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遁矣此皆見烏集而知其虛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將能持重軍自不擾如周亞夫軍中夜驚擾乱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俄頃而定矣張遼屯長社夜軍中忽乱遼中懷而兵有頃即定此將能持重者也

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缻炊器也懸缻於外示不炊露于外不復返舍者窮寇也[illegible]

舟破釜欲决一戰者此皆窮極而無措耳

夫惟無慮而易於敵者必擒於人齊與晉戰齊侯曰吾姑翦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為晉所敗是易敵而武進者也

地形第十

傅夏器曰欲戰先審地形以立勝前所論山水斥澤平陸未盡故又以通掛支隘險遠為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高似孫曰地形二字即孟子天時不如地利字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

一曰[illegible]凶形本此

陳后山曰隘形者左右高山中有平谷敵勢不得撓我々先居之必須我兵彌山滿谷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敵若先居此地齊右陣弗從是也即半隘者從之而與[illegible]共此利也若[illegible]易危險隘則[illegible]而去之不可[illegible]十人

張之象曰用兵[illegible]務先[illegible]先鋒

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致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

勇銳則吾士氣壯而敵人挫威也。林希元曰：趙奢令敢以軍事諫者死，許歷不避死諫而先據北山，得勝，此國之寶也。

姜寶曰：撫衆上當恩威並行，恩過則玩而不法，威過則暴而不[illegible]

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之卒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昔伍參謂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三帥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無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又魏錡求公族[illegible]

夫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故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歸而攻[illegible]心以密[illegible]
諸番欲復戒可得而知[illegible]
夫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illegible]太宗曰[illegible]
知不擊敵[illegible]而不可以用[illegible]
[illegible]所以[illegible]
自[illegible]
譬如驕子不可用也[illegible]
[illegible]則吾志一則[illegible]
將不知士[illegible]以必合衆以擊[illegible]
也
[illegible]
[illegible]之法上軍也自以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旃求卿皆未得而怒俱使楚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士會曰君二子怒楚々人乘我喪師無日矣晋伐秦荀偃行之曰雞鳴而駕唯子馬首是瞻欒黶怒曰晋国之命未有是也遂棄而歸秦伐晋趙穿怒史駢之佐上軍也自以其屬出是以之類也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戰必用精鋭為先鋒一則壯吾志一則挫敵威如曹操以張遼為先鋒而敗蹋甲謝玄以劉牢之領精銳以拒符堅是也

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行專用恩則卒如驕子而不能使此曹公所以割髮而自刑卧龍所以垂涙而行戮楊素所以流血盈前而言笑自若李靖所謂十殺其三使畏我而不畏敵也專行罰則士卒不親附而不可用此勾踐所以投醪而飲士楚子所以撫重如挾纊吳起所以分衣食闔閭所以同勞佚也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唐太宗曰吾嘗臨陳先料敵心與己之心詳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氣與己之氣詳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蓋料心以審其治亂察氣以見其強弱則可以[illegible]

羅大經曰楚與燕布戰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曰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敗其一軍其二軍皆下

顧亢曰死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可得退則有礙故疾戰則存不疾戰

不可戰之形得矣

九地第十一

上言地形之常此言地勢之變言尤懇至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

則亡

馬埋曰善用兵者必先求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為不可勝而後求勝修己于人求勝于敵若不合于利而遽動則前後不相及敵反得以是制乎我矣

趙括曰不求索其甚息而自得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皆兵家之正吾上無餘財以下乃持必死之計

絕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得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不得已則鬪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

呂楠曰此是士卒用命可生可死而不可使降地兵之最难敵人能解得此意透亦可當一隊將用

舒芬曰同舟过風則呉越可使相救患难同也自古有能之將能使士卒用命用三軍若使一人分明是生死同以之故破軍擒將所向無前敵者

栗重第曰民可與樂成难與慮始此段上言机深

交順援之無所往。則諸劌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来。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為

[illegible]而不可刪

樓昉曰圍地者前狹後險進退艱難如被圍者也衢重輕圍死者五者皆為客之道故九地中摘而言之

何孟春曰前已陳此三事而復云者為不知九地者言

錢發曰交者不結成天下諸侯〻也絕天下之交奪天下之權故威得伸而自私

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圮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鬭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

絕其內顧之心

無遲留

張預曰三軍之眾用之若一人如使百不紊者賞罰明故也

王維禎曰詳審也或曰彼欲進設伏而退彼欲去開面擊之示之以開空虛誘之處敵則并用而利之三王司稽其符也

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眾，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眾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故為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是故舉政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處女示弱脫兔往疾

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諸侯自戰于境內為散地散地者以其士卒有內顧之心而易散也如鄭人軍於郊恃近其城莫有鬭志為楚所敗是也

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險固之處誰先得者如成皋之險唐太宗以三千人將之

坐困建德十萬之衆是也

散地則無戰 近郊之地士卒懷土其心易散無以戰若敵人深入專志輕鬪吾當集人積穀保城守險使輕兵絶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兵出擊之可以取勝也

輕地則無止 始入敵境未背險要士卒思還難進易退務在必入無得留止選其精騎密其所伏敵人若來出奇擊之未至則速去之

爭地則無攻 要害必爭之地無得攻城延緩當後發先至而據之如趙奢遣發萬人據北山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是也昔漢景帝時吳楚反或說吳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阻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太王所過城邑勿攻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倉敖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太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不聽此不知爭地而務攻之失也果敗

衢地則合交 四通之地當先遣使以厚幣約和旁國然[illegible]兵練卒阻便利而[illegible]則我有外助[illegible]

右倚角必然取勝也

重地則掠深居重地進未有利退復不得當掠取粮食深壘固軍示敵持久出奇取勝也

圮地則行圮壞之地艱阻難處宜速行如卒遇敵便當據險守簡隱精兵或分左或分右掩其空虛乘其不備乃能勝之也

圍地則謀前有強敵後有險欲進而不能欲退不敢是以圍地難以力勝易以謀取故塞其闕示無所往佯為寡弱之形敵蒲我必輕同力勇擊分兵騰逾鼓噪而出乃能取勝

死地則戰陷之死地當深溝高壘號令三軍塞井夷竈并力死戰以求生所謂失道而求生者也故曰困而無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

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杜牧曰多設變詐以亂敵人或衝前掩後或驚東擊西或立僞形或張奇勢我則無形以合戰彼則必備而衆分使其分攝離散上下驚撓不能和合不能聚集此名為

善用兵
者也

先奪其所愛 先奪其所愛則敵之進退勝敗皆聽於我所愛謂據我便地或掠我饒野利我粮道我能堅壁清野據險守要則彼之進退惟我是聽

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 凡為客之道深入重地心志專一主在散地故不能勝也如李左車所謂信耳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此下皆言為客深入之道

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鬬 三軍之士陷在危亡之地人持必死故不懼左右前後皆無所往則人心堅固深入重地則人心拘一而不散勢不得已皆悉盡力而鬬也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 禁止妖祥之事絕去疑惑之計則士卒至死而無他適士無以戰之心則亦有假妖祥以使眾者如田單以一卒為神師而破燕是也

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率然速也言遇擊則速然相應也昔諸葛亮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為文縱橫皆八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此即九軍陣法也故率然者如常山之蛇所謂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是也

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為之之事變其所發之謀使人無識我造意之端如耿弇發令治攻具約五日攻西安至期夜半勅諸軍取臨淄裴行儉令軍十營訖忽使移就崇岡初馬使諸人皆無識也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易其所居之地莫去險而就易或去安而從危迂其所由之路或舍近而趨遠或舍平而取隘使人不曉吾所慮之謀如韓信使萬人背水為陣而趙軍為笑鄧艾走陰平而衆人不識初馬人豈知曉吾之慮哉

四通者衢地也四面通達于旁國者衢地也入人之地深者重地也入人之地淺者輕地也前狹後險受制于人者圍地也左右前後皆無所往者死地也此專言為客之道故於九地中指出衢重輕圍死五者明之

圍地吾將塞其闕既任圍地敵開生路以誘我〻曰當塞之以一士心如爾朱兆等以二十萬衆圍齊神武于高俊山時神武有馬二千步不滿三萬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之於是將士必戰四面奮擊大破朱兆等是也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爭迂直之變趋險阻之地践敵人之境求不識之路不用鄉人之習熟者為之前導則動而必迷舉而必窮欲爭迂直之勝圖深入之利安能得其便者乎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吳子嘗敵北者有賞馬隆募士未戰先賞此無法之賞也李愬襲元濟初出衆請所向曰東六十里止至張柴村而諸將請所止曰蔡州無政之令者也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項羽沉船破甑示以必死士無不一當百遂[illegible]秦將韓信使萬人背水陣佯棄旗鼓走水上軍〻水上軍皆殊死戰遂破趙軍

在順詳敵之意敵欲進則誘之令進敵欲退則緩之令退以陵我〻且示怯以驕之奉順其意設計

申時行曰業水
心云以火攻用
間者之疑孫子
亦有未盡之書
者
霍韜曰以火攻
當擇日而又相

之若東胡求千里馬千冒頓冒頓與之又求閼氏冒頓亦與之東胡既驕不為之備遂滅其国

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軍政初舉之日夷塞關[illegible]符信無通使命恐有智賊之士如孟張談婁敬之類泄我事机測我虛实也亦有通其使而反為我利者如秦間使入趙而趙奢善食遣之是也蓋兵法有常变不可執

先其所愛微與之期凡微與之期謂微露其意與之相期敵欲趨之我乃後發先至所以使敵先趨者恐我至而彼不來也

火攻第十二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凡火

敵之動靜而進行火有因如黃蓋隨周瑜拒曹操於赤壁建策[illegible]也四宿其箕翼軫四星乃起風之星也[illegible]曰陸遜大其營五百盡火其兵沿追以雜數百連以長繩繫火于足以鹿羌衆田單以牛數千據以五采龍文束刃于角係火于尾以焚騎劫後周時段韶火弩破百谷後漢時皇甫嵩縱火攻破黃巾但火燒烈前古未有孫子所謂

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于內則早應之于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火可發於外無待于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助攻者明以水助攻者強水可以絕火可以奪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亾命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說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火人 用火焚燒其人也如陸遜勅兵士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蜀軍四十餘營斬張南馮習等而昭烈遁走

已者也

舟載燥荻枯焚燒魏軍而曹操敗北是也

火積火燒其蓄積如漢使劉賈將兵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楚軍乏食隋文帝從高熲之策遣人因風縱火燒陳儲時陳人益弊是也

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若遇敵在荒澤安營立柵火可發之于外不必待作于內但有便即當應時而發若少遲敵先自燒斷近營草穢我起火無益也如李陵征匈奴戰敗為單于追及大澤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葭葦遂絕火勢黃巾賊張角圍皇甫嵩於長社賊依草結營嵩使人問出圍外縱火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譟奔陳賊驚亂敗走是也

水可以絕火可以奪謂水可以隔絕人之軍若韓信決壅囊水大至使龍且軍分而為二因奮擊大敗之火可以焚奪人之物若曹公焚袁紹輜重紹因以敗亡一說敵以水灌我之可以絕之如智伯灌趙襄子於晉陽襄子夜殺守堤吏決水反灌智伯敵以火焚我之可以奪之如單于縱火焚李陵於大澤陵先放火燒其葭葦奪其火勢矣

許国曰古者八家為隣一家從軍七家奉之通計其数故有七十萬家

李筌曰戰必先用間以知敵情然後前数條動不惑矣

陳后山曰五間微妙通神非上聖不能用此言誠當之間豈易用哉

法千変萬化不可執一也

用間第十三

五間微妙通神非上聖不能因而反間尤深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至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因間者因其鄉人而導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

□守益曰間者察敵之情以告于我假偽吾情以告于敵非親之不可使賞莫厚于間如漢祖捐金數百斤恣陳平出入非聖智不能用間三句只是足上意見用間之難、[illegible]

林希元曰漢用陳平以間亞父秦用白起以間趙括齊用田單以間騎劫李之兵用間微哉妙哉

王維楨曰孫子十三篇意思筆力俱高若他人

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

注一月剖勞斗故之審今其著書汝自見必不能如此之迫切無遺漏也

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鄉間因敵之鄉人厚撫而用之如常孝寬以金帛啗齊人而齊人遥通書疏是也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內間者因敵之官人潛通問遺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国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相和同也敵之官人謂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已之材能者有反覆変詐常持兩端之心者潛使人結之如越王之賂太宰嚭吳王之納五子胥楚王之納伯州犂晉侯之納苗賁皇秦人之納隨士會者皆是也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人之來間我者佯為不知而厚賂誘之反為我用如陳平佯驚楚使而離間范增趙奢善食秦間而歸告其將是也

死間死間者佯為虛詐之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泄于敵人之間也死間之事非一如酈生見烹子齊王及趙宋

時曹大尉使僧吞蠟丸入西夏而并其謀臣亦見殺皆是也

生間 生間者使歸以敵情告我也如婁敬之覘伺如秦使之入晉軍是也

非聖智莫能用間 非聖智之才不能用間使聖無不通智深思遠慮然後能以事權間敵也非仁義之德不能任使間使忌以結間之以心斷以決自巳之惑彼以不疑然後可使出入于萬死之地而操知其情非非微精訬者不能得間使之實間亦有貪敵財貨不得彼之實情但將虛詞赴我者如秦間入趙軍不得趙奢之實楚使入漢軍不得陳平之實是也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夫將與間不可相疑將疑間有覆舟之禍間疑將有謀巳之計故秦使張儀相魏數年不疑反遣人陰厚之漢使陳平用金數萬離楚君臣不問其出入皆得其用間之効也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 人聞敵之事謀始定而未發或有先聞者聞者與告俱坐以死一惡其泄一滅其口也

故[illegible]故[illegible]無所不用間也 夫將無間不可相發將發間方[illegible]

之實是其也 不得陳平

將運洞東敵昔如秦間入趙軍不得趙事之實[illegible]趙人
知若不能詳間使之實間亦有貪敵賄賂不得敵之實[illegible]

不疑然後可使出入于萬敵之中而以探知其情而悉陳敵之[illegible]
遣不能往使間使反以結間之心以厚賂以致其身中也[illegible]

非聖智莫能用間 處之以權然後以事權間無不通[illegible]

注 生間者使間往反以報敵情者故也 如
故反間因敵之鄉人以之事晉軍也 如妻

而并其謀臣亦見殺者是也
詩曹大夫使借吞漢共入西夏

巢居知風
穴居知雨
蟄虫知霜

王鏊曰士必具先見易曰知幾其神乎

何寬曰概世取士之識其非斯無其失不則不免不得其人而卒至取之之拙也郁離子以三代取士廣求而不問惟其賢而已今不公天下

郁離子

國朝誠意伯劉基伯温公所著也公年甫二十登乙進士第後棄官避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此書郁離者離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

郁離子曰吾聞天之將雨也穴蟻知之詩註云天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穴野之將霜也草蟲知之季秋之月霜將降則百蟲蟄知之於將萌而避之于未至故或徙焉或蟄焉伏于土曰蟄不慮其知也言貴知之於早今天下無可徙之地可蟄之土矣詩云於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此之謂也是為人不如蟲也憤世之其

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為田也不以羊負轅負轅者以牛賈用羊則僨之治車也不以豕驂服驂以馬用豕則升○凡車之駕兩驂在旁中用兩服知其不可以其事恐為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入官人

之賢而取諸胄伺其取士之失孔

一

維大經曰卽孝弟宜宣陵之士子意

虞集曰士之温潤如良玉美璞寧不自愛惜哉卽離蓋惜艱焉

王慎中曰皦皦者易汙嶢嶢者缺余

學優則仕必試之事而爵然後用之言者以身言書制取人不問其系族世家貴族惟其賢不鄙其側陋微賤之士書曰明明揚側陋令風紀之司。耳目所寄。[illegible]常之選也。儀服云乎哉。言語云乎哉言不在儀服言語乃不公天下之[illegible]而悉取諸世胄世祿之家昵近之都。那監為之卽公廛之下是愛國[illegible]如農夫之田賈子之車也

是故縣黎之玉宋有結綠梁有縣黎楚有和璞晉有垂棘皆玉名也有豪頑石之中而潛于幽谷之底。其壽可以與天地俱也。可以水久無虞無故而舒其光。使人矚而駭之。於是乎椎鑿來而扁鐍發矣開其扁者而啓其鐍桂樹之輪囷結轇與樛櫪奚異詩有樛櫪乃堅久者而本斤尋之斧斤伐之不憚阻遠者。何也。以其香之遠也。故人欲人之不見。莫若晦其明自韜其光欲[illegible]

蔡重第曰言蒙施於君子刑罰加于小人知夫不可輕赦則如唐太宗縱囚〻非所以為訓

不知莫若瘖其聲（自箝其口）是故鸚鵡縶於能言（一名綠衣郎明皇封之以其能言也）蜩螗獲于善鳴（詩如蜩如螗）樗以惡而免割（詩山有樗乃惡木也）瓠以苦而不烹（瓠有甘有苦瓠不可食）何不醫子之煒煒（煒煒光明也詩煒煒震電）而返子之冥乎（詩云鳳飛翽翽鴻舉冥冥即韜光用晦意）

郁離子曰刑威令也其法至于殺而生人之道存焉（民畏法而慮罪故得生）赦德令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民倖赦而多犯法故致死）書曰刑期于無刑又曰眚災肆赦此先王之心也是故刑期于使民畏刑有必行民知犯之之必死也則死者鮮矣（故曰生人之道存焉）赦者所以矜蠢愚宥過誤知罪不避而輒原焉是啟僥倖之心而教人犯也（故曰殺人之道存焉）至於禍稔惡積不得已而誅之是以恩為穽

烏理曰人而無所畏忌卒至滔及者當以蒙人為戒大類天下皆是

卯守益曰處村將及警切之論也

閔如霖曰論致人之道而惟至致思今人思遺賢矣

也（本以愚者民返為民陷穽）蒙人衣猨猊之衣（猨猊乃豸獸猊飼虎者）以適壙（野外郊壙之地）虎見之而走謂虎為畏己也（彼知虎畏已不知實畏猨猊也）返而矜有大志（矜已）肆志明日服㹒裘而往復與虎遇（狐獸之小者徒以劘虎牙耳）虎立而睨之（知其不足畏）怒其不走也叱之為虎所食（蒙人忽不畏以至於是）郗婁子泛于河中流而忽溺水渦煦而出之（渦旋煦沫）淂壺以濟岸（壺可以濟求水也）以為天祐己也（遂矜以為天幸）歸而不事齊魯人伐而分其國齊弗救君子曰無畏者禍之本乎○水泉縮而潛魚驚（魚以水為歸以竭則魚枯）霜鍾鳴而巢鳥悲（鳥以叢為歸霜隕葉落則鳥寒）畏夫川之竭林之落也

或問致人之道郁離子曰道致賢（賢者所好在道）食致民（民之所好在食）淵致魚（魚之所好在淵）藪致獸（獸之所好在藪）林致鳥（鳥之所好在林）臭致蠅（蠅蚋之屬所好在臭沫）

海曰覡吠一可為致思者戒

婁昉曰井蛙不可語海夏虫不可語氷類然

岁大經曰易色之鳥乱常之木荀卿独不以為賀

利致賈。賈人之所好在利 故善致物者各以其所好致之則天下無不可致者矣是故不患其有所不至而患其有所不安能致而不能安不知不致之亡傷也粤人有學致思者三年得其術於是墐其室之北隅屋漏暗室之處以集思。之至而多無以食戕無以為主則思何益則相帥以為好聲聞于外一夕其人死而爇其室隣里莫不咲之甚矣致思之為害也

澗谷之鱦繩鮒澗谷不可以陵洪濤陵濤則驚高樊之鴽即鷂也不可以御飈風御風則元

楚王好祥有獻白烏烏集於庭有虞氏有白 白鸒鴟即鴉鴟也一名鸒鵶斷舌能言木連理者後漢時有連理木出群臣皆賀荀卿不來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不佞

何孟春曰此以下宰左人之口吻

錢福曰宋景三善言而熒惑退

賴先君之遺德群臣輯睦（上下和同）四鄙無事（都鄙無外変）鬼神鑒格而降之祥大夫獨不喜焉（不來賀意）頓聞其故荀卿對曰臣少嘗受教於師矣王之所謂祥者非臣之所謂祥也臣聞王者之祥有三聖人為上（聖王出為祥）豐年次之（年歲豐登為瑞）鳳凰麒麟為下（見物之不足為祥瑞）而可以為祥可以為妖者不與焉故凡物之殊物（物之異者）詭色（色之怪）者而無益於民用者皆可以謂之祥可以謂之妖者也是故先王之思治其國也見一物之非常必省其政以為祥與則必自省曰吾何德以來之（仰德承休之意）若果有之則益勉其末至無則反躬自勵畏其潛也畏其易福而為禍也以為妖與則必自省曰吾何戾以致之（反躬自責之意）若果有之不待巳而改之無則夙夜祗

趙瑤曰格言主論荀卿此言有益于萬世之君國者

盧集曰以虎之用力喻荀人之用智以虎之自用其爪牙喻人之用物以此較之用力與爪牙皆勝耶用智與用物皆勝耶是知

惕檢視聽之所不及畏其微也畏其有隱慝而人莫之知也夫如是故祥不空來而妖蜃其應今三閭大夫放于湘（屈原沉下汨羅）鄢郢夷陵皆舉於秦（賢上皆為秦用）耕夫牧子莫不尸戈以拒秦老弱餽餉水旱相仍（相因）而至飢饉無蓄（年飢又之積）雖有鳳凰麒麟日集于郊無補楚國之罅漏（空隙處）而況於易色之鳥（指白烏鸜鵒）亂常之木乎（指連埋木）王如不省楚國危矣

郁離子曰虎之力于人不啻倍也虎利其爪牙而人無之又倍其力焉則人之食于虎也無怪矣（見虎之用力與用其爪牙而人卒不能勝之）然虎之食人不恒見而虎之皮人常寢處之何哉虎用力人用智虎自用其爪牙而人用物（大意在此四句盡之）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爪

人之用智物勝也，人亦何憚自用而不用人者耶

林希元曰：蹶叔三不听而三悔，卒終其身。今人喜為妄怙而不恤人言，卒蹈蹶叔之轍，無及大悔，是此類也

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較彼此相勝之勢，用一不如用百，是以百者勝矣）以一敵百，雖猛必不勝。故人之為虎食者，有智與物而不能用者（[illegible]世人之意）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與自用而不用人者，皆（[illegible]）類也。

以刖守閽（刖者無所馳逐，得專其事）以瞽聽樂（瞽者無所雜視，得專其聽）取其專也。

蹶叔好自信而喜違人言。田于龜陰（始耕于齊龜陰之地）取其原為稻（稻宜[illegible]下溼，彼在平原種之）而隰為梁（梁宜高燥，彼在下隰為之）其友諫之曰：梁喜亢，稻喜隰，而子反之，失其性矣。（反常失梁稻之性）其何以能獲？弗聽，積十稔而倉無儲（于年而無獲）乃視於其友之田，莫不如所言以獲（見順物性，果獲其[illegible]）乃拜曰：予知悔矣。（治田而至十年，始悔亦晚矣）既而商於汶上，（蹶叔又行[illegible]）

錫道眉曰悔至于再尚尤不悟世寧有知此之愚者乎郁離浔悔亦無及矣鑒前之術为世大戒

必相借之急于時者趋之無所往而不與人爭。此浔而趋者皆至輙不獲市。為有力者所奪其友謂之曰。善賈者収人所不爭。龍聚天下之物以待時。時來利必倍。時貴則散之其利倍矣此白圭之所以富也。人棄我取之法弗聽。又十年而大困。復思其言而拜曰。予今而後不敢不悔矣。治賈而至十年乃知悔亦無及矣他日以舶入於海。蹶叔又泛舟于海要其友與偕。則氾濫而東臨于巨淵巨大淵也其友曰。是歸塘也。海塘朝水晝夜衝激往且不可復又弗聽則入于大壑之中。江水九折入于大壑海九年浔化鯤之濤嘘之以還。鯨濤翻浪渠始浔飄浪而還岸此還而髮盡白。形如骨腊。形枯而体腊無人識之者。乃再拜稽首以謝其友。仰天而矢之曰。予所弗悔者有如日。指日自誓其友咲曰。悔則悔矣。夫何及乎。言悔之晚矣人謂蹶叔三

王慎中曰好賄者以玄石公喻之自掩袂蓋慚矣大以酒德誇

陳后山曰未結句意思足而文欠莊潤

悔以沒齒終其身曰沒齒不如不悔之無憂也

黔中仕于齊以好賄黜而困貪人賄賂為齊黜不用而困窮謂豢龍先生曰小人今而痛懲于賄矣言不復受財惟先生憐而進之望其進用又黜既用而復黜

以好賄黜豢龍先生曰昔者玄石好酒為酒困昔刘玄石善飲或飲以千鍾酒歸醉不醒以為醉死殯之與酒諭其家共發塚示之至日忽醒而起無恙五臓熏灼如火之熏灼其五蔵肌骨蒸煮如烈熱之甚也百藥不能救酒之病人至此三日而後釋酒始醒謂其人曰吾今而後知酒可以疾人也吾不敢復飲矣居不能閱月過一月也同飲至曰試嘗之始而三爵止古人三爵不識[illegible]敢多飲明日而五之更又五爵又明日十之又復飲十爵又明日而大醉記曰大醉無筭忘其欲死矣即如前者為酒所困亦忘之矣故猫不能無食魚猫性喜魚鷄不能無食蟲鷄性喜木蟲犬不

罗大經曰禍福多有出于非望彼徼倖以冀其獲者似可咲矣

馮叔吉曰擇術在巳得天在时人且柰何

無食臭（夫性在臭味）性之所貺不能絕也（喻性之所在不能絕之使無）

句章之野人翳其藩以草（以草障其藩）聞唶唶之聲發之而得雉（雉山鷄有文彩）則文翳之冀其重獲也（再有雉可得）明日往聆焉唶唶之聲（善聞）如初發之而得蛇傷其手以斃（始得雉而福繼為蛇傷反得禍野人出于非望故也）郁離子曰是事之小而可以為戒也天下有非望之福（可倖得之福）亦有非望之禍（亦有可倖得之禍）

鄭之鄙人學為蓋（雨具也）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為桔槔（治田器即水車也）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又還為蓋為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為兵則老矣（舍技藝而斈兵器其八年已老）郁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與然老从

霍韜曰知旱澇之是亙人當爲之於未澇未旱之先

王維禎曰多疑徼倖之夫誠足以敗人之國奏何世之人而又用之何𢦏

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藝事由巳之學。雖失時在命。而不可盡謂非巳也。故粤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稻。三年皆傷於澇。為水所傷人謂宜洩之以樹黍。黍宜高燥以備旱弗聽。而仍其舊。其年乃大旱連三歲。計其獲。則償所倍甚澇焉。故曰旱思具舟。以備水之用熱思具裘以備寒之用言貴預也天下之名言也

郁離子曰。多疑之人不可與共事。徼倖之人不可與定國。多疑之人其心離。其敗也以優。徼倖之人其心汏。其敗也以忽。夫惟其多疑也。而後逢迎之夫集焉。逢迎者多至于誤事其徼倖也。而後亡忌憚之夫集焉。亡忌憚者至于誤国逢迎之夫道其猜而揜其明。正不可與共事亡忌憚之夫加其欺而厲其暴。正不可與定国然後益疑其所不當疑

葉宣弟曰天道之好善惡惡原有定理君子與小人較其數不勝小人亦有以勝于君子者以人亦可以勝天也天何戾之有哉

而快其所不當快敗而後悔。奚及哉。

盜子問於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飛者烏鳶多烏鳶二鳥名周時有火流為烏鳶鴟類皆惡鳥也而鳳凰少。鳳凰羽虫之長皆瑞鳥也豈鳳凰惡而烏鳶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豺狼二獸名豺能食虎狼子野心皆惡獸也而麒麟少。麒麟毛虫之長仁厚之獸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荊棘刺木多。而稻粱美穀少。豈稻粱惡而荊棘善乎。天下之火食食即熟食也而豎立豎即建立也者姦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姦宄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為善乎。言天以惡者為善人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為惡乎。言天以善者為惡抑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其自善惡乎。言善惡之權天不可得而主之將善者

[illegible]

天之[illegible]物之命而取其自善惡乎 不可謂[illegible]而主之 言善惡之[illegible]天 將善乎

以爲善乎 言若是以害人 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爲惡乎 言天以善爲惡

發究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發究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天

以美小豈稻粱惡而荊棘善乎天下之火食 食即也 而豈立 其實也 者

導之未仁[illegible]惡而[illegible]善乎天下之植者荊棘 本刺 多而稻粱 [illegible]

乎天下之走者虎狼多 虎狼二獸名 [illegible] 而麒麟少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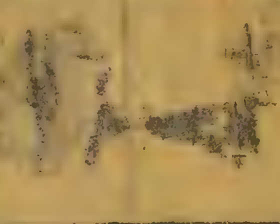
[illegible]而鳳凰少豈鳳凰惡而鷹鸇善

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illegible]

盜子問於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illegible]

而使其所不當得[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

矣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啟。久懣者思嚏。吾聞之。蓄極則泄。閟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為。

何孟春曰：以有憤懣諒之未舒。

欺愚者可畏，而文亦有所吐茹乎？吐，出也；茹，納也。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而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戾乎？郁離子不對。盜子退，謂其徒曰：甚矣哉，君子之私於天也，而今也則竊於予矣。

馬理曰：東陵侯之問卜，而季主彼之以人灵于物，當自听而不當听于物，斯言誠是也。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為也？東陵侯曰：久臥者思起，臥久思欲起來 久蟄者思啟，蟄閉之久思以開之 久懣者思嚏。憤懣之極思舒泰 吾聞之：蓄極則洩，發散也 閟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易无平不陂，无往不復 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為？

曰吹有六感笛踢公鼎之令人分上指矣

鄧付益曰昔人云畫棟朝飛南浦云珠簾暮捲西山雨至今安在哉

侯曰僕未究其粤也願先生卒于教之（卒終也終其教）李圭乃言曰嗚呼天道無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蓍（筮所以）枯草也龜（卜所以）枯骨也物也人靈于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于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頹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言宮室之變）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蕤玉樹也（言景物之變）露蛬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言音律之變）鬼燐螢火昔日之金釭玉燭也（言用度之變）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峰也（言植物改變）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言奢侈改變）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為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為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

樓昉曰天人之道動靜无端陰陽无始大象无象至于不可知其天之神乎

之矣何以卜為

楚南公問于蕭家子雲曰天有極乎（極窮極也）極之外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家子雲曰六合之外聖人不言（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楚南嘆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如鄧平作太初曆僧一行作大衍曆）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即渾天象是也）天之數聖人以筮窮之（即土圭步圭之類）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伏羲畫卦文王周公孔子贊易是也）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睹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無遺漏意）而天之所閟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以天有極處人不可知）今又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illegible]直言諫[illegible]於自知之[illegible]以辨之而忠邪分矣

王維禎曰非質中有一段灼見利害之原則忠邪幾于無辨

陳后山曰天下有激之而成亦有激之而變者如熙豐元祐可鑒也

是故直言人皆知其為忠而不能卒不厭。直言終至於厭聽譏[illegible]

知其為邪而卒不能不惑諛言人終為其所惑故知直言之為藥石。[illegible]

益於己藥石能生我也然後果于能聽。知其為美而誠聽之知諛言之為疢疾而

有害于己疢之疾者其毒滋多然後果於不聽知其為害而不聽之是故善為[illegible]者

必因其利害而道之此直言之善也善為邪者亦必因其利害而欺之

此諛言之惑人也唯能灼見利害之實者為能辨人言之忠邪也。

郁離子曰。石激水水遇石則叫號山激風風遇山則[illegible]法激姦姦以法激之則亂吏

激民。言激戎。直激暴。天下之紛。生于激。是故小人之作亂

由其穣之急束縛之抑之甚。附抑之而吏之東西南北無所容[illegible]

進則死。退則死進退無所逃也。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起[illegible]

馮叔吉曰孤臣孽子毋毋感憤不平讀之胸中起磊塊矣

哉

屠龍子失馬而治廄（馬已亡而方治廄即亡羊補牢之意）人曰晚矣[illegible]

肱而學醫（齊高掌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未晚也。昔者齊桓晉文[illegible]

國而後歸為五伯（重耳在外十九年始復國而成伯業）越王句踐[illegible]

臧夫差佐諸侯長（句踐事吳三年不倦卒豢吳而治之伯于諸侯）知武子[illegible]

歸相晉侯。光復先人之業。孫子刖足而後為大國師。破軍斬將。

威動天下。伍子胥發家出奔。而後入郢復其父兄之讎。（發冢鞭尸）范

睢折脅拉齒。棄于簀中。而後相秦（後更名易姓為張祿丞相）斬魏齊者。此三

君四大夫。方其逃奔困厄之際。孰不謂其當與枯荄落葉同腐

上壤（卒于朽腐無用）而一旦光輝煥赫。使人仰之如日星之在上。向使

慶源集曰托物諷諫婉切懇直與孟子告君同心今齊宣大瞎李伯其國盼子與有力焉

其耳於危亡而自暴也則亦已矣使自暴自棄則安有此如七月之旱二

不生矣猶可芟而望其穡若再芟治之尚有後熟之種若以為晚而遂棄之

田卒荒矣終于荒無不治數月而馬歸人服其識

齊宣王與紛子游于囿出鳥獸魚鱉而觀之見其馴狎而不驚

也物順人意而不驚擾洋洋然有喜色盼子曰王何以能使之若是哉問何道以致之能如此此句便含許多意思在王曰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耳順其性之所欲故能如是盼子曰王必以山林[illegible]猴猿以性所欲在山林沼處其魚鱉以性所欲在沼而澤處其鴻雁[illegible]在澤之所王曰然一段盼子曰王必以

肉飽其虎豹果飽其猴猿稻粱飽其鴻雁乎雞鶩飽其狐狸乎

王曰固然二段盼子曰淩虎豹一日無肉猴猿一日無果鴻雁一

評芳曰以丁方條陳時事明目張膽言之類淳于髡江乙顏斶諸人口吻

日無稻粱狐狸一日無鶏鶩則王能安之乎（又以不遂所欲者詰之）王曰不能也（三段）今欲以澤沼處虎豹狐狸猴猿而山林處鴻雁魚鼈則王能馴之乎（又詰以拂所欲者）王曰不能也（回渋）曰然則王之所以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所矣彼必感王之德而知所以報王矣（言鳥獸魚鼈以能為王奉事以下開其端是也）今濟與洗鬬河濟洗泗同溢（洗水災）民庶流離無人以拯之臣請舉豹（以豹能拯水災也）三晉合兵伐我侵居東至阿（地名）無人以治之臣請舉虎（以虎能治兵）瀛博之間海溢水冒千城郭（海決之患）無人以疏之臣請舉鼈（以鼈能疏海患）四郊多壘烽火不絕狗盜鼠竊（小敵之憝）乘時而興無人以治之臣請舉狐（以狐能治盜）戎卒相[illegible]千里餽餉（孫子曰千里餽糧士有飢色言兵興也）禾黍不滋（[illegible]）[illegible]

林希元曰三句總括上已盡更不費心思

以理之臣請舉雁。以雁能理兵之荒 禮典嘗遺闕紀法失守敵國[illegible]

人以應之臣請舉侯。以侯能應敵國 忠信不孚民隱其情斷獄多疎無

人以明之臣請舉猿。以猿能明刑 力本無肖草萊滋蔓田野荒蕪無

人以闢之臣請舉狸。以狸能闢田野 而王可以坐鎮國矣王勃然色變

盼子曰王無徑也臣以王不惜桑麻之地以為山林沼澤桑麻之地盡為山林沼澤不惜人食以養禽獸者禽獸食人之食為其足以承王之使任也今皆不可則又於人乎取之此句轉機全不費力而王之待士未見惟其性之欲而弗逆者也言不能順賢者之欲未見其處之心以其處言不無舘貴而食之又以其食者也養賢言不能則王之所重輕待特重待人輕人知之矣而又欲繩之以王之徽纆纆索也言有不率者即治之以法範之以王之矩

雪棠曰法言能使人從乎於此可

王風翔曰以鳥寫進諫皆托物善悟其君者一

度強之以其所不能迫之以其所不須則任王之事者非徒鋪饍非但貪其祿養飲食而已則有所不得已焉耳而欲望其悉心竭力與王共治齊國是何異乎築枯櫸以防水鐫朽木以取火哉枯櫸朽木無用之物但貴才亦安肯為其用哉於是宣王豁然大寤寤如同寐者呼之則使其寤也投案而起下令放禽獸開沼澤與民共之禮四方之賢士立盻子為相齊國大強秦楚致伯盻子之力也

吳王夫差與群臣夜飲有鴟鴞一名甲尻乃楚鳥也鳴于庭王惡使彈之使人以彈弓弋之子胥曰是好音也非可彈也二句使含人之言更不祥意王怪而問之子胥曰王何為而惡是也夫有口則有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妖鳥也鳴則不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果以為不

林希元曰其後夫差卒為越所伐皆為不祥之鳴者所敗而後悔一鳥之鳴哉

康海曰甚竿不同調也其所謂

祥而惡之與則有口而為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左右皆能鳴者也（皆有言于王前）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為王文飾其過）王有欲則鳴以道之（為王導欲）王有事則鳴以恃之（為王王事豪）王有聞則鳴以蔽之（為王蔽其聰）王臣之順已者則鳴以譽之（為王將順）其不順已者則鳴以毀之（為王逢迎）凡有鳴必有為也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使王聽之而不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不祥訛大焉（非如一鳥而已）王故不與之處而鳥鳴是處矣吉凶在人禽鳥何知若以為不祥則慮而先為之防（防于未事之先）求吾闕而補焉所益多矣（補其闕則受益雖有不祥無害也）

熊蟄父居楚有見聞必言不待王之問也及其之宋宋王雖問

之異，方員之不相入也，以其器之殊。熊鼇父不對宋王之問，蓋自比為鳴球磬筦矣





顏昺臣曰：君子之所以與小人異者，以其所自立者異也。苟使同俗而尤不為眾所悅乎。故屈原曰：舉世皆

之，弗言。或曰：宋王之待先生不薄于楚王，而先王或言焉，或不言焉，無乃異乎。熊鼇父曰：子亦嘗學樂乎。鼓鍾懸矣，和之以琴瑟，間之以笙磬，合止柷敔，柷狀如漆桶，敔狀如伏虎，柷以起樂，敔以止樂。然後八音諧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音而簫韶成矣。今有倕笙箎笛筦皆樂之小者間以鐃鈸，雜以侏儒之樂，和以羯鼓，雖有鳴球蕭筦，其奇以襍奏乎。是故雷不鳴于啓蟄，夏至雷鳴，則而鳴于門至也，冬至則天道變；雞不鳴于卿晨，近曉而鳴于宵中，夜半之時，則人聽惑也。

是故眾醉惡醒，醒眾皆醉而我獨醒，則其醒者必惡于人下做此眾貪惡廉，眾淫惡貞，眾汙惡潔，眾枉惡直，眾惰惡勤，眾佞惡忠，眾私惡公，眾慢惡禮，是猶鵂鶹之見人而嚇也。惡鳥見人思必[illegible]況小人之[illegible]故[illegible]以[illegible]

□□羅承世皆以良清豈肯以身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者乎

何孟春曰李射李疾旋以躁心勝之安能必業之精況事有大於是者乎

謨勛曰因著知微以显推隱此吾儒格物致知之道即康即先

為鬼而夷狄亦以中國之師為鬼必有能辨之者（在君是非）

是以天下貴大同也

晉鄭之閒有躁人焉射不中則碎其鵠（射不中其鵠則責鵠而碎之）奕不勝則齧其子（當局不勝於人則碎其子）人曰是非鵠與子之罪也盍亦反而思之乎弗瘉卒病躁而死郁離子曰是亦可以為鑒矣夫即猶鵠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則中矣（言有道以命中）兵猶子也行之者我也行得其道則勝矣（言有道以取勝）致之無藝（即法也）用之無法至于不若人而不勝其憤恚非所當恚（怒也）烏得不死

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海水有潮汐）禍福之素定吾於夢寐之先兆見之（禍福兆于夢寐閒）同聲之相應吾於琴之絃見之

之見之（虞森禍福閒非）十同戲之相應喜怒哀樂之發見之
籍于曰大號之乎及吾於謂以見之（讓以潮治有）禍福之素定也
若入而不勝其憤恚（非所當恚然）直以得不勝
也。行得其道則勝矣。（以言其勝之無敵也）用之無法至于不
也射之若有也射得其道則中矣（以言其中之道）也。行之者敬
之乎。弗爲若病讓而亦有講于曰是亦可以爲禮矣夫即酒讓
則譏其子（入則其勝不勝）入曰是非謂樂乎之罪也盡亦反而思
晉酒之間有讓入焉射不中則譏其（語言不中其說）則求之
是以天下貴大同也
而亦欲亦以中國之所能說以有之

[illegible]

非得卞和之良明采珠之以黃金為土則人命[illegible]而有以其[illegible]

猶手謂執玫 固以臣 者曰。物之所貴乎言者以其言之[illegible]

所于聞見意 非知天人者矣

此物格致知之要。在乎其功下。除其散指於耳目。正以 [illegible]

吾於人之脈色見之。象脈色可以[illegible]其音者。[illegible]知隱

之理不與吾於於盡見之[illegible]中三尺[illegible]之[illegible]口必發

[illegible]賴見之[illegible]天[illegible]之中吾於乎子[illegible]至流

介靜之於川見之[illegible]於

于[illegible]五行之消息入[illegible]以吾於

周之[illegible]於鐵器石見之[illegible]化吾

天之奉要不外此

同氣之相求。吾於鐵與磁石見之（鐵與磁石有相求之妙用）鬼神之變化吾於雷霆見之（雷霆變化若神鬼然）陰陽五行之消息人命數其吉凶。吾於介鱗之於腑見之（或策之十朋之龜能決疑之物盡天人之動也）祭祀之非虛文吾於豺獺見之（豺祭獸獺祭魚）天樞之中吾於子午之針見之（子午針分南北）巫祝之理不無吾於吹蠱見之（漢時宮中治巫蠱）三辰六氣之變有占必驗吾於人之脉色見之（脉色可以察人氣候）觀甚著以知微察其顯而知隱。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不研其情不得其故梏于耳目而止。（梏械也）（係于耳目即局于聞見意）非知天人者矣

偷以訓曰名器不輕以假人爵賞不濫及惡德柄政者宜知所貴云

郁離子謂執政（宰臣執国政）者曰。物之所貴乎天下者以其少有（術）難得也如使明珠如沙。黃金如土則人皆得而有之其何以[illegible]

馬理曰是猶設菽禖于道左黠綺穀于市門非處亦倡優下食不衣也

貴乎。故服有章（言有尊卑）爵有等（服有等級）使人不可以妄覬。然後上令尊而榮辱行（予之則榮奪之則辱）此鼓舞天下之奇貨也（以賞爵為貨物之奇者此二字出呂不韋語）昔者趙王得于闐之玉以為爵曰以飲有功者。邯鄲之圍解。王跪而進爵進酒為魏公子（無忌）壽。公子拜嘉焉（拜嘉其賜）故邯南之後王無以為賞。乃以其爵飲將士。（又以爵飲公子者復飲將士）將士飲之皆喜。於是趙人之得爵飲重於十乘之祿（言其榮寵過于得祿）及其後王遷以爵之嬖人之舐痔者（舐痔即嬖臣賤人也言向爵公子將士今爵賤人）於是秦伐趙李牧卻之。王取爵以飲將士。將士皆不飲而怒（以其爵舐痔故也）故同是爵也施之一不當則反好以為惡（爵及賢人則美不知爵及賤人則惡）寶其所貴而已矣

濟其所貴而已矣

故同是爵也施之一不當則反好以為惡爵及賤人則惡不好爵及貴人則美也

故趙奢擊秦之王取爵以敵將士將士皆不敢而怒以其爵[illegible]

王遂以爵與之人之所將者[illegible]爵公子將士今爵入言於是秦

之兵害於是趙人之爵重於十乘之祿言其爵重近于諸侯及其後

之後王無以為賞乃以其爵授將士若又以復授將士公子將士欲

圍解王說而進爵進酒為魏公子壽公子先起公子拜辭焉其賜拜言故曰

常語出於耳不昔者趙王得于闕之王以為爵曰以敵有功者也[illegible]

尊乎宗廟行乎事之則鼓舞天下之奇貨也[illegible]

貴乎[illegible]有章言布[illegible]便入不可以妄顯[illegible]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二十卷終

在民矣
犯禁即是由不
一語而今之愈
上說來何新民
民用所為急者
若非耳而說為
說繇以繫繫與

切而犯禽獸由不在民矣是故犯重禁以民用所切在

可食不必假主權以行世。而私之以為己足適卑食也故禁之

之在己也耕以之其重犯禁主若盜詩水也品或諸海水天物也貴之曰

權以行世犴以令善講萬問曆元之末類辯詳故請之乘雜至者。而人若然知

可故錢鏵法令雜民用之所切而飢者不可寒不可衣必諸主

行雜子曰。天下之人重禁雖不在衣食之數若可也註即重禁者非民用所至

錢幣曰錢幣與塩等耳而塩為民用所急為民上独柰何靳民一塩而今之愈犯禁耶是曲不在民矣

郁離子曰。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數者可也（苟非民用所急即重禁無）之。故鑄錢造幣。雖民用之所切。而飢者不可食。寒不可衣。必藉主權以行世（如唐鑄開元宋鑄祥符今鑄萬曆之類）故其禁雖至死。而人弗怨。知其之在己也（以其犯主權之重禁）若盜海水也（熬海波而成塩）海水天物也。煑之即可食。不必假主權以行世。而私之以為己。是與爭食也。故禁切而犯愈盛。而不在民矣（以民用所切在是故犯重禁）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二十卷終